恶童三部曲

2

La Preuve

Agota Kristof

[匈牙利]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著
简伊玲 译

二人证据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La Preuve

这对双胞胎分开了，留在外婆家的是路卡斯。自此以后，他便独自一人过活。

“坐下吧！路卡斯。告诉我谁是克劳斯。”
“我兄弟。”
“我不知道你还有个兄弟，你从没提过。”
“我兄弟好几年前就到边界的另一边生活去了。”
“你和他有通信保持联络吗？”
“想告诉他的事我都写在笔记本里，他当然应该也会这么做。”
“可是你从没收到过他的信吗？”
“你认为他死了，对不对？可是克劳斯他没死，他还活着，而且会再回来。”

以为在处女作《恶童日记》之后，很难再读到令人震撼的续作，但是作者却完美地展现了续篇的风格。《二人证据》如同愈陈愈香的美酒一般，是可以永久珍藏的作品。——**法国传真报**

这是一本大胆、简洁、令人不可思议的佳作。结尾安排了意外急转直下的剧情，就小说的架构而言，是介于卡夫卡与博尔赫斯之间极不寻常而又非凡的小说。——**出版商周刊**



易文网 www.ewen.cc
文景网 www.wenjingbook.com

[匈牙利] 雅歌塔 · 克里斯多夫 著
简伊玲 译
Agota Kristof

La Preuve

二人证据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人证据／（匈）克里斯多夫（Kristof, A.）著；简伊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08－08061－4

Ⅰ．二… Ⅱ．①克…②简… Ⅲ．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560 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
责任编辑　李恒嘉
装帧设计　聂永真
版式设计　张　布



二人证据
[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著
简伊玲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97,000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061－4/I·589
定　价　22.00 元

1

回到外婆家后，路卡斯躺在院子篱笆旁矮木丛的树阴下。他在等待。一辆军车停在边界卫兵营房前，几个士兵下了车，把一具装在迷彩防水布袋里的尸体从车里抬到地上，一位士官长从营房里走出来，挥挥手叫士兵解开袋子。那个士官长嘘了一声，然后说：

“要辨认出这个人的身份绝不是件轻松事！哼！只有蠢蛋才会笨到想越过这该死的边界，而且还在大白天！”

一个士兵说：“那些人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呀！”

另一个士兵说：“好吧！去看看对面那个白痴，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路卡斯走进屋里，坐在厨房的 L 形长板凳上，他切了些

面包，在桌上摆了瓶葡萄酒和一块羊奶酪。这时有人敲门，士官长和一个士兵走了进来。

路卡斯说："我在等你们。坐吧，用点酒和奶酪。"

士兵说："好极了！"

他顺手拿了一片面包和奶酪，路卡斯替他倒了杯酒。

士官长问路卡斯："你为什么在等我们？"

"因为我听到了爆炸声。每次爆炸过后，就会有人来问我是不是见过什么人。"

"你没看到任何人？"

"没有。"

"还是一样？"

"对啊！还是一样，不会有人来告诉我，他想要越过边界。"

士官长笑了，他也拿起酒和奶酪来吃。他说：

"你总会看到有人从这里走过，或是闲逛到森林里去吧！"

"我什么也没看见。"

"如果你看见了什么，会说出来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会，你也不会相信。"

士官长又笑了："有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叫你

白痴?”

“我也这么想。只是小时候在战争中造成的损伤性精神病，导致现在神经毛病不断而已。”

士兵问：“什么东西啊？他刚刚说什么?”

路卡斯解释：“我的脑子有点错乱，是因为轰炸的关系，那是我小时候发生的事。”

士官长说：“你的奶酪很好吃，谢谢！和我们一起来吧!”

路卡斯跟着他们走，士官长指着尸体要他看，并且问道：

“你认识这个人吗？见过他吗?”

路卡斯看着他父亲残缺不全的尸体，然后说：

“他已经面目全非了。”

士官长说：“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衣服、鞋子，甚至他的手或头发来辨认。”

路卡斯说：“我能看出来的，就只有他不是镇上的人。他的衣服就可以证明，镇上没有人穿得像他这么高雅。”

士官说：“谢谢你，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又不是白痴。我要问你的是，你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

“没有，从没见过。但我看到他的手指甲都被拔掉了，他一定坐过牢。”

士官长说：“我们的监狱不会对犯人用刑。奇怪的是他的

口袋全都空了，连一张照片、一把钥匙或一个皮夹子也没有。再说，他起码应该有身份证，甚至有张通行证好进入边境区才对啊！”

路卡斯说：“他可能全扔在森林里了。”

“这点我也想过了，他是不想让人认出身份。不过我觉得很奇怪，他这么做到底是想保护谁呢？如果你去采蘑菇时，正巧发现了什么的话，你会把它交出来吧，对不对，路卡斯？”

“相信我吧！士官长。”

路卡斯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头斜靠在房子的白墙旁边。太阳烈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他闭上双眼：

“现在该怎么办？”

“和以前一样，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做一些为了生活该做的事。”

“日子依旧很漫长。”

“也许一辈子。”

牲畜的叫声吵醒了路卡斯，他站起身来走过去照顾他的牲畜。他喂猪，喂鸡，喂兔子。他到河边找山羊，把它们牵回来挤奶，然后把羊奶拿到厨房。坐在长板凳上，他就这样

坐着，直到夜幕降临。然后他才又站起身来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浇水。今夜是满月。他回到厨房里，吃了一些奶酪，又喝了点酒，然后把头伸出窗外吐了起来。他又整理了桌子，走进外婆的房间，打开窗子透透气，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中的自己。过了一会儿，路卡斯打开他房间的门，看了看那张大床，然后关上房门，往镇上走去。

街上没有半个人影。路卡斯走得很快，他停在一扇明亮、敞开的窗前。那是一间厨房，有一家人正准备吃晚餐，母亲和两男一女三个小孩围坐在桌旁，他们吃的是马铃薯浓汤。他们的父亲不在。

也许他还在工作，也许是在牢里，也可能在军营中。或者他根本就没从战场上回来过。

路卡斯经过那些嘈杂的小酒吧。不久以前，他偶尔会在那儿吹口琴。他没进去，继续走他的路。

他走进城堡后面没有一丝光亮的小巷里，然后走上那条通往墓地的阴暗小路，他停在外公外婆的坟前。

外婆去年在第二次中风发作时死了。

外公则死了很久。镇上的人都说他外公是被他外婆毒死的。

路卡斯的父亲在今天企图闯越边界时被炸死了，而路卡

斯将永远不知道他父亲的坟墓在哪儿。

路卡斯回到家中，攀着绳子爬上阁楼。在那上面，有一张草席、一床旧军毯和一口箱子。路卡斯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本小学生用的大笔记本，他在上面写了几句话，然后又合上笔记本，躺在草席上。

在他的头顶上，月光透过天窗照亮了阁楼，他母亲和妹妹的骷髅还挂在梁柱上左右晃动。

路卡斯的母亲和妹妹也都死了，是被炸弹炸死的。事隔五年了，她们是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天，就在这里，在外婆家的院子里被一颗炸弹炸死的。

路卡斯坐在院子的板凳上，他闭起双眼。一辆运货马车停在门前。马车声吵醒了路卡斯。菜农约瑟夫走进院子，路卡斯看着他说：

“约瑟夫，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你还问我要做什么？今天是市集日，我一直等你等到七点，你知不知道?”

路卡斯说：

“对不起，约瑟夫。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几了。如果你愿

意，我们可以很快就把货全搬上车。”

“你在开玩笑？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我又不是来帮你搬货的，我是来问你还要不要我卖你的货，不要的话你起码也该通知我一声。我是无所谓！我这么做也只是想帮你一点忙而已。”

“当然，我知道你的好意。约瑟夫，我只是忘了今天是市集日。”

“你不只是今天忘了而已吧？你上星期也忘了，上上星期也一样。”

路卡斯说：“已经三个礼拜了？我都不知道。”

约瑟夫摇摇头说：“你怎么回事？这三个礼拜以来，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的蔬菜水果都怎么啦?”

“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我想，我每天都在院子里浇过水。”

“你想？去看看吧!”

约瑟夫走到屋后的菜园里，路卡斯跟在他后面。约瑟夫弯腰看了看菜园，大声骂道：

“我的老天！你让它们全都烂掉了！看看这些掉在地上的番茄，长得太老的四季豆，枯黄的黄瓜和黑掉的草莓！你疯了啊！这样糟蹋这些食物！你真该被吊死，被枪毙。你的青

豌豆都完了！那些杏子也全都一样，只有苹果和李子还有救。给我拿个桶来！”

路卡斯拿了一个桶过来，约瑟夫开始捡拾那些掉在草堆里的苹果和李子，他对路卡斯说：

“再去拿个桶来，把那些烂掉的全都捡起来，也许你那些猪还会吃呢……天啊！你那些牲畜！”

这时，约瑟夫急忙往畜栏冲去，路卡斯也跟了过去。约瑟夫一边揩去额头上的汗水一边说：

“谢天谢地！还好它们没死。给我一把长叉子，好把这个地方清理清理。真是奇迹，你竟然没忘记喂这些牲畜！”

“它们才不会让人忘记，它们一饿就叫。”

约瑟夫工作了几个小时，路卡斯在一旁帮他，听从他的指挥。

当太阳下山时，他们走进厨房。

约瑟夫说：“哇，让我死了吧！从来没闻过这么恶心的味道！是什么东西臭成这样？”

他看了看四周，发现一大盆羊奶。

“那些羊奶都馊了，把它给我拿开，倒到河里去。”

路卡斯照着做。当他回来时，约瑟夫已经打开门窗让厨房透气通风，还擦洗过地板了。路卡斯走下地窖，拿了一瓶

酒和一块腌肉上来。

约瑟夫说："也得有面包配着吃才行。"

"我没有面包。"

约瑟夫二话不说就站起来，跑到他货车那里取了一大块圆面包。

"喏！我在市集散了后买的，我们现在都不在家做了。"

约瑟夫又吃又喝。他问："你不喝吗？你也不吃吗？路卡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累，吃不下东西。"

"你那张褐色的脸看起来惨白一片，而且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

"没什么，我还挺得住的。"

约瑟夫说："我实在很怀疑你脑子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我想应该和女孩儿有关吧！"

"不，和女孩儿无关。"

约瑟夫眨了眨眼说：

"我也年轻过！我知道。但像你这样俊秀的男孩因为女孩子而意志消沉，就让我很难受。"

路卡斯说："不是因为女孩儿。"

"要不然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就该去看医生了。”

“约瑟夫，别麻烦了，没事的。”

“没事，没事。他忘了他的院子，他让羊奶发酸，他不吃，他不喝，他还以为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呢！”

路卡斯没回答。

当要离开时，约瑟夫说：“听好，路卡斯，为了让你别再忘记市集的日子，我会早一个小时起床过来叫醒你，然后我们一起把那些要卖的青菜、水果和牲畜搬上货车，这样可以吗？”

“好，谢谢你，约瑟夫。”

路卡斯给约瑟夫一瓶酒，伴着他走向货车。

然后，约瑟夫一边挥着马鞭一边说：

“小心啊！路卡斯！爱情有时会要人命的啊！”

路卡斯闭着眼睛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当他张开双眼时，看见一个小女孩坐在樱桃树的树枝上晃来晃去。

路卡斯问她：“你在这里干吗？你是谁？”

那个小女孩跳下树来，摸摸绑在辫梢上的粉红色缎带

说道：

“蕾欧妮姨妈要你去神父家，他一个人在家，因为蕾欧妮姨妈不能再工作了，她躺在家里起不来，她太老了。我妈妈没时间去神父家，因为她在工厂工作，我爸爸也是。”

路卡斯说：“我知道了。你几岁？”

“我也不清楚，上次我过生日时是五岁，那时候是冬天，但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如果不是太晚出生的话，我就可以去上学了。”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小女孩说：“你不知道吗？因为现在天气还很热，所以大家以为还是夏天，其实秋天已经来两天了。”

“你又都知道了！”

“对啊！我有个大哥哥告诉我所有的事，他叫西蒙。”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阿格涅丝。”

“这是个好名字。”

“路卡斯也不错，我知道路卡斯就是你，因为姨妈说，‘去找路卡斯，他住在边界对面的最后一间房子。’我猜得没错吧？”

“那些卫兵没拦你吗？”

“他们没看见我，我是从后面绕过来的。”

路卡斯说：“我很想要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小妹妹。”

“你没有吗？”

“没有，我以前有一个，我帮她做过一个秋千，你想不想要我也帮你做一个？”

阿格涅丝说：“我在家里已经有一个秋千了，但是我喜欢在别的东西上面荡秋千，这样比较好玩。”

她跳起来抓住一根樱桃树的大树枝，笑着荡来荡去。

路卡斯问：“你从来不伤心吗？”

“从来不会，因为总有另一件事来安慰我。”小女孩跳到地上说，“你要赶快去神父家！我姨妈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就已经告诉过我了。可是我每次都忘记，她一定又要骂我了。”

路卡斯说：“别担心，我今晚会过去的。”

“那好，我回家了。”

“再留一会儿。你喜欢听音乐吗？”

“哪一种音乐？”

“听了就知道，来吧！”

路卡斯牵着小女孩的手，走进他的房间。他把小女孩放在大床上，然后放了一张唱片在那台老留声机上。他坐在床边的地板上，把头埋在双手里听音乐。

阿格涅丝问："你在哭吗?"

路卡斯摇摇头。

她又说："好可怕哦！我不喜欢这个音乐。"

路卡斯抓住她的一只脚，紧握在手里。她叫道：

"你弄痛我了！放开我!"

路卡斯松开了他握紧的双手。

当唱片放完，路卡斯起身要换另一面时，那小女孩已经不见了。路卡斯就这么听着那些唱片，直到夕阳西沉。

到了晚上，路卡斯准备了一个篮子，里面放了蔬菜、马铃薯、蛋、奶酪。他还杀了一只鸡，把它清洗好，又拿了羊奶和一瓶酒。

他拉了神父家门口的绳铃，没有人来开门，于是他从开着的侧门走进去，把篮子放在厨房里。他敲了敲寝室的门就进去了。

神父是一位又高又瘦的老人，坐在桌前，独自在烛光下玩西洋棋。

路卡斯拉了一张椅子到桌旁，坐在神父对面，然后开口说道：

“神父，原谅我。”

“路卡斯，欠你的我会一点一点慢慢还给你。”

路卡斯问：“我很久没过来了吗?”

“从夏天开始的时候就没来了，你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了，这段时间是谁弄东西给你吃?”

“蕾欧妮每天都会给我带点汤来，但是前几天她生病了。”

路卡斯说：“我向你道歉，神父。”

“道歉？为什么？我好几个月都没付你钱了。其实我也没有钱了。政教分家，我的工作就没人付钱了，我得靠信徒们的捐献过日子，但是人们害怕别人歧异的眼光，不再上教堂，现在只有一些又老又穷的妇人来望弥撒。”

路卡斯说：“如果我没来，绝不是为了那些你欠我的钱，而是更严重的问题。”

“什么更严重的问题?”

路卡斯低下头说：“我把你全忘了，我也忘了我的院子、市集日期、羊奶和奶酪，我甚至忘了要吃饭。在这几个月之间，我睡在阁楼里，不敢走进我的房间。今天是因为一个小女孩，就是蕾欧妮的外甥女到我家来，才让我有勇气走进那个房间。她也提醒了我对你应尽的责任。”

“你对我没有任何责任，也没有任何义务。你卖你的东

西，你靠卖东西过日子。如果我不能再付你钱，你以后就可以不再拿东西给我，这也是很正常的呀！”

“我已经说过了，不是因为钱的关系，相信我。”

“你说吧，我在听。”

“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了。”

神父站起来，捧起路卡斯的脸说：“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路卡斯摇摇头说：“我说不上来，就好像生了一种病一样。”

“我看得出来，是一种心灵的病，因为像你这种年纪的人，心情都不太稳定，也或许是因为你长久以来太寂寞造成的。”

路卡斯说：“也许吧！我去准备晚餐，然后我们一起吃饭。我也是，我也很久没吃饭了，只要我试着吃东西就会吐。不过，和你在一起，我也许可以吃得下。”

路卡斯走到厨房生了火，把那只鸡和蔬菜混在一起煮，再整理好桌子，打开那瓶酒。

神父走到厨房来，他说：“我再告诉你一次，路卡斯，我不能付钱给你了。”

“可是你还是得吃饭啊！”

“对，但是我不需要这样的大餐，一点点马铃薯或玉米就

够了。”

路卡斯说：“你就吃我给你带来的东西，我们别再谈钱的事了。”

“我不能接受。”

“施比受更容易，是不是这样？骄傲也是一种罪恶，神父。”

他们静静地吃着桌上的晚餐，也喝了酒。路卡斯不吐了。饭后，路卡斯洗碗盘，神父回到自己的房间。路卡斯稍后也进入房间。他说：

“我现在得走了。”

“你要去哪里？”

“到街上走走。”

“我可以教你下棋。”

“我不认为我会对下棋有兴趣，下棋是很复杂的游戏，而且又得全神贯注。”

“试试看。”

神父说明游戏的方法，他们下了一盘，结果路卡斯赢了。神父问：

“你在哪儿学下棋的？”

“从书上学来的，不过这是我第一次下棋。”

“你会再过来陪我下棋吗？”

后来，路卡斯每晚都去下棋，神父的技巧越来越进步，虽然最后总是路卡斯赢，但棋局却变得很有趣。

路卡斯又恢复了在房间睡觉。他睡在大床上，他不再忘记市集日，也不会再让羊奶变酸。他照顾牲畜，整理院子，忙着做家事，他又回到森林里去捡蘑菇和干柴，他也开始钓起鱼来了。

在路卡斯小的时候，他都用手或钓竿去抓鱼或钓鱼，现在他发明了一种方法抓鱼：改变河水流动的方向，导引鱼儿游进一个小池子里，再也出不来。当路卡斯需要鲜鱼时，只要拿个网子去就可以捞到鱼了。

路卡斯晚上都和神父一起吃饭，下一两盘棋，然后就到镇上逛街。

有一天夜里，他走进他看到的第一家酒吧。以前那是一家收拾得很干净的小咖啡馆，就算战争期间也一样。但是，现在这家酒吧是个肮脏阴暗的地方，而且几乎空无一人。

那位又丑又疲倦的女服务生从柜台后喊着问：“要几杯？”

“三杯。”

路卡斯坐在一张被红酒和烟灰弄得脏兮兮的桌前，女服务生端给他三小杯当地酿的红酒，而且当场就收钱。

当路卡斯喝完了他那三小杯酒之后，便站起来走了出去。这一次他走得更远一些，一直走到中央广场。他停在一家文具店前面，久久盯着那家店的橱窗看——有一些小学生用的笔记本、铅笔、橡皮擦和几本书。

路卡斯走进对面的那家酒吧。

这里的人稍微多一些，但是却比刚才那家还脏，地板上满是木屑。

路卡斯坐在敞开的大门边上的位置，这是这家酒吧惟一的通风口。

一群边界卫兵占住了一张长桌，有一些女孩和他们一起唱歌。

一个衣衫褴褛的小老头坐到路卡斯的桌边说：

“要不要表演什么啊?”

路卡斯对男服务生叫道：“一小瓶酒，两个杯子。”

小老头说：“我不是要白喝你的酒，我只是要你表演，就像以前一样。”

“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表演了。”

“我知道，但是多少还是表演一下吧！拜托你！”

路卡斯斟了一杯酒说：“喝吧！”

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他的口琴，开始吹奏一首很悲伤的歌。那是一首情歌，细诉有关分手的事。

那些边界卫兵和那些女孩跟着音乐唱起那首歌来。

其中一位女孩跑来坐在路卡斯身边，抚摸他的头发说：

“看他多可爱啊！”

路卡斯停止吹奏，站起身来。那女孩嘲笑地说道：

“真是个小野人。”

到了外面，天空下起雨来了。他走进第三间酒吧，又点了三小杯酒。当他开始吹奏时，那些客人的脸全朝他转了过来，然后又继续喝他们的酒。在这里，那些人只是喝酒，却不说话。

突然，一个高大强壮，但少了一条腿的男人拄着他的拐杖，神气活现地站在大厅中央，在那个惟一亮着的赤裸裸的灯泡下唱起一首歌，是一首禁唱的歌。

路卡斯吹起口琴伴奏。

其他客人赶紧喝完他们的酒，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离开酒吧。

唱到最后两句歌词时，缺了一条腿的男人脸上流着泪：

这个民族为了过去和未来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二天，路卡斯到那家文具店，他选了三支笔、一叠方格纸和一本厚笔记本。当他走到柜台时，那个身材肥胖、脸色苍白的老板跟他说："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去了什么地方？"

"不，我只是太忙了。"

"你消耗纸张的数量真惊人！有时我真怀疑，你要这些纸做什么。"

路卡斯说："我喜欢用铅笔把白纸填满黑字，这样可以消磨时间。"

"从很久以前到现在，那些纸张一定已经堆积成山啰？"

"那些作废的纸都被我拿去当柴烧了。"

文具店老板说："真可惜，我就是少了一些跟你一样勤恳的顾客。哎！生意做不下去了。战争前，生意还算可以，当时这里有很多学校，有高级中学、寄宿学校，还有初级中学，那些学生晚上都会到街上散步、找乐子。那时还有一所音乐艺术学院，每个礼拜都有音乐会或戏剧表演。看看现在的街上，只

有小孩和老人，几个工人和几个种葡萄的农人——这个镇上再也没有年轻朝气了。那些学校全都搬到内地去了，除了那所小学。那些年轻人，就连那些不读书的人也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们都到那些有生气的镇上去了。我们这里是个死镇，一座空空荡荡的死镇，一个被封锁、遭人遗忘的边境区。你也都认得镇上这些居民，总是些老面孔，没有一个外地人会搬来这里住。”

路卡斯说：“那些边界卫兵就很年轻。”

“话是没错，不过他们是可怜人，白天被关在营房，晚上就出来巡逻。然后呢，半年就换另一批人过来，避免让他们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我们这个镇上的老百姓有一万多人，外国士兵有三千多人，另外再加上两千名边界卫兵。而在战前，我们镇上就有五千名学生，还有夏天来旅游的不计其数的观光客，而那些从内地来的观光客，和从边境另一边过来的人一样多。”

路卡斯问：“那时边界是开放的吗？”

“当然，那边的农人来这里卖农产品，学生到另一边的镇上欢度节庆，火车也继续开往另一个国家的下一个大城市。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镇是终点站，每一个人都得下车，然后还要出示你的证件！”

路卡斯问："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自由来去吗？我们可以到外国旅行吗？"

"当然！这些是你从不知道的。现在啊，如果你不出示身份证，就寸步难行啰！还包括那张在进入边界区时使用的特别许可证。"

"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话呢？"

"最好是有。"

"可是，我就没有。"

"你几岁了？"

"十五岁。"

"你最好有身份证，就连那些小孩都有学校发的身份证。否则当你离开镇上再要回来时，你该怎么办？"

"我从没离开过镇上。"

"从来没有？你要的东西在我们镇上买不到时，你连邻镇都不去？"

"没有，自从我妈带我到镇上之后，我就从来没离开过，都已经有六年了！"

文具店老板说："如果你不想惹麻烦，最好就去给自己弄张身份证。你可以到镇公所说明你的情况。如果他们刁难你，就去找彼得·N，告诉他是维多叫你去的。彼得和我是

同乡，我们都是从北方来的，他在党部担任很重要的职位。”

路卡斯说：“你人真好，但是我要一张身份证会有什么困难吗？”

“天晓得！”

路卡斯走进城堡附近的一栋大建筑物里，这栋建筑物正前方有几面随风飘扬的旗子。在建筑物里面的墙壁上，贴了许多黑底金字的标示牌，标示出办公室的位置：

政治局

书记局

青年联盟

妇女联盟

工会联盟

在门的另一边，一个简单的灰色牌子上写了几个红字：

市镇业务请往二楼

路卡斯走上二楼，他敲了敲不透光的毛玻璃，那上面写着：“身份证”。

一个穿灰色罩衫的男人打开那扇可以左右滑动的玻璃小门。他只是看着路卡斯，一句话也没说。

路卡斯说：“你好，先生，我想要一张身份证。”

“你是要重新办理？原来那张过期了？”

“不，先生，我没有身份证，从来没有过，有人跟我说，我应该要有一张。”

那个公务员问：“你几岁了？”

“十五岁。”

“那当然啦！你是该有一张身份证，把你的学生证给我。”

路卡斯说：“我什么证件都没有，任何证件都没有。”

那官员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小学还没毕业，就该有小学的学生证，如果你是大学生，就该有大学的学生证，如果你是见习生，也总该有张见习证吧？”

路卡斯说：“很抱歉，我全都没有，我从没上过学校。”

“怎么会呢？到十四岁为止，上学是每个人的义务。”

“我因为神经方面有障碍，所以不用上学。”

“那现在呢？你现在做些什么？”

“我靠我院子里的东西过活，我晚上还在酒吧里演奏

音乐。”

那位官员说：“啊！是你，路卡斯·T。这是你的名字吧?”

“对!”

“你和谁一起过日子?”

“我住在边界旁边的外婆家，我一个人住，因为外婆几年前就死了。”

那位公务员抓了抓头说：“听着，你的情况很特殊，我必须请示一下，我不能自作主张，你过几天再来。”

路卡斯说：“彼得·N也许可以处理。”

“彼得·N？那个党部书记？你认识他?”

他拿起电话，路卡斯跟他说：“我是维多先生介绍来的。”

公务员挂上电话，走出办公室说：“来，我们到楼下去吧!”

他敲了敲一扇上面写着“书记局”的门，然后他们走了进去。一位年轻男子坐在办公桌后，原来的那个公务员递给他一张空白卡片说：“是有关身份证的事。”

“我来就好，你先出去。”

公务员走出去之后，这位年轻男子便站起来握住路卡斯的手说：“你好，路卡斯。”

“你认识我吗?”

“镇上的每个人都认识你，我很高兴能帮你的忙。先把你的资料填好，包括姓名、地址、出生日期。你只有十五岁吗？你看起来比你的年纪大多了。职业呢？那就登记‘音乐家’吧？”

路卡斯说：“我也靠院子里种的那点东西过活。”

“那就写‘园丁’好了，这样比较正式。嗯！褐色头发、灰色眼睛……政党派别呢？”

路卡斯说：“把这栏划掉。”

“好，那这项‘官方评估’你要我怎么写？”

“如果可能的话，就写‘白痴’。我有过精神上的创伤，我并不是很正常。”

那年轻人笑着说：“不正常？谁会相信？不过你说得对，这样的评估会让你省掉很多麻烦，例如兵役。我这样写好了，‘慢性精神障碍’，这样可以吗？”

路卡斯说：“可以。先生，谢谢你。”

“叫我彼得就好。”

路卡斯说：“彼得，谢谢你。”

彼得走近路卡斯，递给他那张证件，另一只手则轻轻抚摸路卡斯的脸，路卡斯闭上眼睛，彼得捧着路卡斯的脸，久久地吻着他，之后又盯着路卡斯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坐回他的位子，对路卡斯说：“路卡斯，抱歉，你的俊美让我心绪

不宁，我应该更小心一点才是，这里不容许有这种事实存在。”

路卡斯说：“不会有人知道的。”

彼得说：“这种不道德的事是藏不了一辈子的，看来我是待不久了。之所以会得到这个职位，是因为我曾经当过逃兵，曾经向敌人投降，然后又和我们获胜的军队一起回来。当初被送上战场时，我还只是个学生。”

路卡斯说：“你应该结过婚，或是至少有个引人猜疑的情妇吧！要去引诱一个女人对你来说应该很容易才对。你长得这么英俊，又这么有男人味，而且你又很忧郁。女人都喜欢忧郁的男人。再说，你的地位也很高。”

彼得说：“我没有任何想引诱女人的念头。”

路卡斯说：“可是，也许有一些女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爱。”

“以你的年龄，你知道不少事，路卡斯。”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胡乱猜想而已。”

彼得说：“假如你有任何需要，就来找我吧！”

2

今天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一股强大的寒流从北方刮来，侵袭大地。

路卡斯打算到河边抓鱼给神父当年夜饭。

天色已暗下，路卡斯带了一盏防风灯和十字镐。当他正要挖凿封在水池上的冰层时，突然听到一阵婴孩的哭声。于是，他将灯光投向哭声的方向。

一个女子坐在路卡斯多年前建造的小桥上，她身上裹了一条毯子，双眼凝视着覆盖雪花和薄冰的河流。在那条毯子里，还有个哭泣的婴孩。

路卡斯走过去问那女子："你是谁？在这儿做什么？"

女子没答话。她黑色的大眼睛直盯着防风灯的灯光。

路卡斯说：“过来！”

他用左臂搂住女子，灯光照向她脚前的小径上，他们朝灯火通明的屋子走去。婴孩仍然不停地哭。

厨房里很暖和。女子坐在凳子上，露出乳房给小宝宝喂奶。

路卡斯转过身去，把剩下的蔬菜浓汤放在炉灶上温热。

婴孩睡在母亲的膝上。母亲看着路卡斯。

“我想把他丢到河里，但是我办不到。”

路卡斯问：“你要我帮忙处理？”

“你可以吗？”

“我淹死过老鼠、小猫还有小狗。”

“这是小孩啊！和动物不一样。”

“你到底要不要我淹死他？”

“不，不要！现在太晚了。”

一阵沉默之后，路卡斯说：“这里有个房间没人住，你可以和小孩睡在里面。”

她抬起黑色的眼睛望着路卡斯，然后说：“谢谢你。我叫雅丝蜜娜。”

路卡斯打开外婆的房门说：“抱着你的孩子到床上睡吧！门开着可以让房里保暖。等你吃过饭后，就睡在小孩旁

边。”

雅丝蜜娜把小孩放在外婆床上，然后回到厨房。

路卡斯问她：“你饿吗？”

“从昨晚起，我就没吃东西了。”

路卡斯把浓汤倒进碗里。

“吃吧！吃完就去睡觉。我们明天再聊。我该走了！”

他返回河边的小水池，用网子捞了两条鱼，然后就朝神父家走去。

路卡斯和平日一样准备饭菜，然后和神父一块儿吃。他们还下了一盘棋。路卡斯第一次输棋。

神父很生气。

“路卡斯，今天晚上你心不在焉，犯了明显的错误。再来一盘，专心一点！”

路卡斯说：“我现在很累，我要回去了。”

“你还要到酒吧里混？”

“神父，你的消息很灵通嘛！”

神父笑了笑说道：“不少老妇人常来这儿看我，她们告诉我镇上所发生的一切。喂！别板着脸了！去吧！好好玩！今天是除夕夜。”

路卡斯起身说道：“神父，祝你新年快乐。”

神父也站起身，将手掌平贴在路卡斯的头上，然后念道：

“愿上帝保佑你，愿他赐予你心灵上的平静。”

路卡斯说：“对我来说，永远都不会平静。”

“孩子，你要常常祈祷，时时期待。”

路卡斯走在街道上。当他经过嘈杂的酒吧门前时，并未停下脚步，反而加快了步伐，甚至在那条通往外婆家没有街灯指引的小路上跑起来。

路卡斯推开厨房门。雅丝蜜娜仍旧坐在 L 形的板凳上，她打开灶门，两眼凝视灶里的火堆，而那只盛满凉掉的浓汤大碗仍摆在桌上。

路卡斯在雅丝蜜娜面前坐下，他说：“你没吃。”

“我不饿。全身还是一样冻得发麻。”

路卡斯从架子上取下一瓶白兰地，倒在两只玻璃杯里。

“喝吧！这会让你的身子暖和一些。”

路卡斯一口饮尽，雅丝蜜娜也跟着喝。然后，路卡斯又斟满酒杯。他们两人静静喝酒，听着从远处镇上传来的钟声。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新的一年开始了。”

雅丝蜜娜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路卡斯起身脱掉仍裹在雅丝蜜娜身上的毛毯。他轻抚她

那头又长又亮的黑发，也轻抚她那因饱含奶水而鼓胀的乳房，然后解开她上衣的扣子，他弯下腰，吸吮她的乳头。

第二天，路卡斯走进厨房，雅丝蜜娜坐在板凳上，宝宝坐在她膝上。她说：

“我想帮孩子洗个澡，然后再离开。”

“去哪里?”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已经待不下去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路卡斯问：“什么事情已经发生？小孩？除了你之外，镇上也有不少未婚妈妈。你的父母亲抛弃了你吗?”

“我没有父母。母亲在我出生时就死了。我和父亲还有姨妈住在一起，姨妈是我母亲的妹妹。是姨妈把我养大的。父亲从战场回来之后就娶了她，但是他不爱她，他只爱我。”

路卡斯说：“我了解了。”

“是吗？但是，当姨妈知道那件事后，她就去告发我们，我父亲被关进了监狱，而我则在医院里当清洁工，直到孩子出生为止。今天早上我从医院出来，去敲家里的大门，但是姨妈不开门，还在门后面咒骂我。”

路卡斯说："我知道你的故事，有人在酒吧里提起过。"

"没错，镇上所有人都在谈论，这是个小镇。我无法待下去了。我想淹死小孩，然后穿越边界。"

"边界是过不去的，你会被地雷炸死。"

"我不怕死。"

"你几岁了？"

"十八岁。"

"这个年龄就死也太早了。你还年轻，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过一阵子，等孩子长大一点之后，再搬到别的地方也不迟。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要待多久都可以。"

她说："可是，镇上的那些人会怎么说？"

"闲言碎语，总有一天会安静下来，他们终究会沉默的。你不必和他们碰面。这里不是镇上，是我家。"

"你要收留我和孩子住在你家？"

"你可以在那间房里睡，也可以到厨房里来，但绝不可以到我房间，也不可以上阁楼，而且，你也绝不要向我问东问西。"

"我不会问东问西，不会打扰你，也不会让孩子吵到你。我会做菜、收拾房子，什么都会做。在我家里，就是由我一手照料整个家，因为姨妈在工厂上班。"

路卡斯说："水开了，你可以准备给孩子洗澡了。"

雅丝蜜娜把一只小水盆放在桌上，解开小宝宝身上的衣服和尿布。路卡斯将浴巾罩在炉灶上烘热。雅丝蜜娜给小孩洗澡，路卡斯看着她忙。他说：

"这小孩的肩膀长得很不正常。"

"是呀！他的腿也一样。在医院里就有人告诉过我了。这都是我的错，我曾用紧身衣束紧肚子，好掩饰自己怀孕了。他会残废的。早知道无论如何都要鼓足勇气把他淹死。"

路卡斯把包裹在衬衫里的婴孩抱在怀里，看着他皱巴巴的小脸，路卡斯说：

"雅丝蜜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她说："这个小孩真不幸。"

"你也是，你也很不幸，可是你并没有残废。也许他不会比你或是其他人更不幸。"

雅丝蜜娜再抱起小孩，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说："路卡斯，你真好。"

"你知道我的名字？"

"镇上所有人都知道你。他们说你是疯子，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路卡斯出去了，他拿了几块木板回来，说："我要帮他钉

一个摇篮。”

雅丝蜜娜洗完衣服后，接着又做饭。摇篮一完成，他们就让孩子躺在里面，然后静静地推动摇篮。路卡斯问：“他叫什么名字？你给他取了名字吗？”

“取好了，在医院里取的。有人向我要名字去镇公所申报。我叫他玛迪阿斯。这是我父亲的名字。在我脑海里，没有任何其他名字了。”

“你很爱他吗？”

“我心中就只有他。”

晚上，路卡斯从神父家回来，没有到酒吧逗留。灶里的火仍在燃烧。经过半掩的门，路卡斯听到雅丝蜜娜温柔的低吟声。他走进外婆的房里，雅丝蜜娜身上穿着衬衫，正摇着窗边的宝宝。路卡斯问她：“你怎么还没睡？”

“在等你。”

“你不必等我，我通常很晚才回来。”

雅丝蜜娜微笑着说：“我知道，你都在酒吧逗留。”

路卡斯靠近问道：“他睡了？”

“睡很久了，但是我喜欢这样摇着他。”

路卡斯说："到厨房里来。我们可能会吵醒他。"

他们在厨房里面对面坐着，静静喝着白兰地。过了一会儿，路卡斯问她：

"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和你父亲的事。"

"他从战场上回来不久之后就开始了。"

"那时候你几岁？"

"十二岁。"

"他强暴你？"

雅丝蜜娜笑了起来，说："噢，不是这样。他并没有强暴我。他只是躺在我身旁，将我紧紧抱向他那边。他亲我，抚摸我，然后哭了。"

"那时候，你姨妈在哪里？"

"她在工厂上班，是轮班制的。当姨妈上夜班的时候，父亲就和我一起睡在我的床上，那是一张放在没有窗户的陋室里的窄床。我们很幸福，就两个人躺在床上。"

路卡斯斟了白兰地说："继续。"

"我长大了，父亲抚摸我的胸部说：'不久之后，你就会成为女人，会和年轻男孩跑了。'我说：'不！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一个晚上，在迷迷糊糊中，我拿起他的手放在我两腿间，我紧压住他的手指，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快感。第二

天晚上，是我自己要求他再给我一次这种极其温柔的快感。他哭着说不可以，说这么做是不道德的。但是我坚持，我哀求他。于是，他靠在我的性器上面，他舔我，吸吮我。而我的快感比第一次还强烈。

有一个晚上，他躺在我身上，将他的性器放在我大腿间，他一直不停对我说：‘夹紧你的腿，用力夹，千万不要让我进去，我不愿意伤害你。’

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交欢做爱的。然而，有一天晚上我无法再抗拒了，我对他的欲望实在是太强烈了。我张开双腿，完全地张开，就这样，一下子，他就进到我里面了。”

雅丝蜜娜停止说话，看着路卡斯。她黑色的眸子明亮闪烁，丰厚的双唇微启。她露出了衬衫里半边乳房，问路卡斯：“你想要吗?”

路卡斯抓住她的头发，拖着她到房里，推倒在外婆的床上，然后咬着她的颈子占有了她。

接下来的几天，路卡斯又回到酒吧里。他再度踏上镇上冷清的街道，就像以前一样，在街上行走。

一回到家，他便直接到他房里。

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他打开外婆的房门，厨

房的光照亮了这个房间，雅丝蜜娜睡着了，小孩也睡了。

路卡斯脱掉衣服，躺在雅丝蜜娜的床上。雅丝蜜娜的身上是火热的，而路卡斯的身子却是冰凉的。雅丝蜜娜背对他面朝墙，他从她背后紧抱她，然后将自己的性器置于她的大腿间。

雅丝蜜娜夹紧大腿，低吟着："爸爸！噢，爸爸！"

路卡斯在她身边说道："夹紧，用力夹紧。"

她不停挣扎，状似困难地喘息。他贯入她那里，她高声尖叫。

路卡斯用手捂住雅丝蜜娜的嘴，将枕头按在她头上说道：

"别出声！会吵醒孩子！"

她咬他的手指，吸吮他的拇指。

完事后，他们仍在床上躺了几分钟，然后路卡斯下床。

雅丝蜜娜躺在床上哭。

路卡斯回到他房里。

正值夏天。小孩到处爬，爬到外婆的房间里，爬到厨房或院子里，一刻也停不下来。

他是个驼子，长相难看。他的腿太细，手臂太长，整个身材不成比例。

他也爬到路卡斯的房里。他总是用他那小小的拳头不断敲打房门，直到路卡斯开门为止。然后他便会爬上那张大床。

路卡斯在唱机上放了一张唱片，而孩子就在床上左右摇摆。

路卡斯又放了另一张唱片，孩子便躲进被窝里。

路卡斯又拿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只兔子、一只鸡和一头猪。孩子笑了，然后猛亲这张纸。

路卡斯又画了一只长颈鹿和一头大象，孩子摇了摇头就把纸撕了。

路卡斯为孩子在院子里整理了一块四方形沙地，还给他买了一把铲子、一个浇水壶和一辆独轮车。

他还为孩子搭秋千，钉了一辆有货物箱和轮子的小车。他把孩子放在货物箱里坐着，然后拖着他去闲逛。他指鱼儿给孩子看，还让他进入兔笼内。孩子试着触摸那些兔子，但是兔子们却惊慌地四处跑开了。

这孩子哭了。

路卡斯到镇上买了一只用长毛绒做的填充玩具熊。

孩子见到玩具熊就紧紧抱住它，和它“说话”，摇晃它，

然后将它扔到路卡斯的脚边。

雅丝蜜娜拾起小熊，摸着它说："这只熊真可爱，相当可爱的玩具熊。"

孩子看着他的母亲，然后用头直撞厨房的地板。雅丝蜜娜见状便将玩具熊丢在一边，把孩子抱进怀里。孩子依旧不停地吼叫，并且朝他母亲的头挥了好几拳，然后又往他母亲的肚子上踢一脚。雅丝蜜娜放开他，这孩子便躲在桌下，一直到晚上都不肯出来。

那个晚上，路卡斯带回一只从约瑟夫的尖叉耙下救来的小猫。这只小动物站在厨房的地板上喵喵叫，四肢不停颤抖着。

雅丝蜜娜在猫咪面前放了一碗羊奶，但是猫咪却仍旧一直喵喵叫。

雅丝蜜娜将猫咪放在孩子的摇篮里。

孩子爬进摇篮里，躺在小猫旁边，他将小猫转向他抱着。而猫咪却在挣扎，然后用爪子抓了他满脸满手。

几天后，他们喂猫咪什么，它就吃什么，而且睡在摇篮里孩子的脚边。

路卡斯要约瑟夫带一只小狗来。

有一天，约瑟夫来了，他带了一只有长长鬈毛的小黑

狗。雅丝蜜娜正在院子里将刚洗过的衣服挂起来晾干，小孩正在睡午觉。雅丝蜜娜猛敲路卡斯的房门，扯着嗓子喊："有人来了。"

然后便躲进外婆房里。

路卡斯出来见到约瑟夫，约瑟夫说："这就是我答应给你带来的狗。这是大平原的牧羊犬，很好的看门狗。"

路卡斯说："谢谢你，约瑟夫，进来喝杯酒吧！"

他们到厨房里喝酒，约瑟夫问："你不给我介绍一下你的妻子吗？"

路卡斯说："雅丝蜜娜不是我的妻子，她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所以我就收留了她。"

约瑟夫说："整个镇上的人都知道她的故事。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我猜这条狗是要送给她孩子的吧！"

"没错，是给雅丝蜜娜的孩子。"

离去前，约瑟夫说："路卡斯，你那么年轻，要负担一个女人和小孩的生活，这责任相当重哦！"

路卡斯说："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约瑟夫离开了，雅丝蜜娜走出房门。路卡斯怀里抱了一条小狗，他说：

"你看！这是约瑟夫给玛迪阿斯带来的小狗。"

雅丝蜜娜说："他看到我了，他没说什么吗？"

"有，他说你长得很美。雅丝蜜娜，你不该担心别人会怎么想。以后，你该找一天跟我到镇上为自己买些衣服。打从你在我这儿住下到现在，你都穿着同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很适合我，我不要别的衣服。我不去镇上。"

路卡斯说："我们把小狗带去给玛迪阿斯看。"

孩子和小猫在厨房的餐桌下，雅丝蜜娜说："玛迪，这是给你的礼物。"

路卡斯和小狗坐在长板凳上。小孩爬到他膝上，他看着小狗，拨开了盖在它脸上的长鬈毛。小狗舔了孩子的脸，而猫咪则朝小狗发出嘘声，然后便逃到院子里。

天气愈来愈冷。路卡斯对雅丝蜜娜说："玛迪阿斯需要保暖的衣服，你也一样。"

雅丝蜜娜说："我会织毛衣，我需要毛线和棒针。"

路卡斯买了一篮羊毛线团和几根不同尺寸的棒针。雅丝蜜娜织了套头衫、袜子、围巾、手套和无边软帽。剩下的毛线，雅丝蜜娜用来织成各种颜色的毯子。路卡斯称赞雅丝蜜娜的手艺。雅丝蜜娜说：

"我还会做衣服，以前在家里，我有一台母亲留下来的缝纫机。"

“你要我去拿回来吗？”

“你敢到我姨妈家吗？”

路卡斯推着独轮车离开了，他敲了几下雅丝蜜娜姨妈家的大门。一个还算年轻的女人过来开门，她问：“有什么事吗？”

“我来拿雅丝蜜娜的缝纫机。”

她说：“进来吧！”

路卡斯走进一间很干净的厨房。雅丝蜜娜的姨妈盯着他看。她说：

“果然是你呀！可怜的男孩，你只是个孩子而已。”

路卡斯说：“我已经十七岁了。”

“她呢？她马上就要十九岁了。她过得怎么样？”

“很好。”

“小孩呢？”

“也很好。”

沉默了一会儿，她说：“我听说那小孩天生畸形。这是上帝的惩罚！”

路卡斯说：“缝纫机在哪儿？”

姨妈打开一扇门，是一间没有窗子的狭小陋室。她说：“她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拿走吧！”

房间里有一台缝纫机和一只用柳条编成的箱子。路卡斯问："没有其他东西了吗?"

"还有张床。我烧掉了。"

路卡斯将缝纫机和箱子搬上独轮车。他说："多谢了，夫人。"

"这不算什么。不过我倒轻松了。"

近来时常下雨。雅丝蜜娜忙着缝制衣服和打毛线。孩子无法再到室外玩耍，他就坐在厨房的桌子底下和小猫、小狗玩，借此打发日子。

这孩子已经会说几个字了，但还是不会走路。当路卡斯试着要他站起来时，他就挣扎爬开，然后躲到桌子底下。

路卡斯到文具店选了一大叠白纸、彩色笔和图画书。维多问他："你家有小孩吗?"

"有，但不是我的孩子。"

维多说："孤儿可真多呀！彼得又向我提起你，你该去看看他。"

路卡斯说："我很忙。"

"我了解。你在忙孩子的事。以你的年纪……"

路卡斯回到家，孩子睡在厨房桌下的毯子上。

雅丝蜜娜在外婆房里缝衣服。路卡斯把一包东西放在孩子身旁，然后走进房里，吻了一下雅丝蜜娜的颈子，雅丝蜜娜停止缝衣服。

小孩在画图，他画了狗和猫，也画了其他的动物。他还画树、花、房子，也画他母亲。路卡斯问他："你为什么从不画我？"

孩子摇摇头，然后拿起他的图画书躲到桌底下。

圣诞节前夕，路卡斯在林子里砍了一棵冷衫，又到镇上买了一些彩色玻璃珠和一些蜡烛。他在外婆房里装饰冷衫树，雅丝蜜娜在一旁帮忙。冷衫树下摆了一些礼物：给雅丝蜜娜的布料及保暖长筒靴，路卡斯的粗毛线衫，给玛迪阿斯的书和木马。

雅丝蜜娜在烤炉里烤了一只鸭，又煮了一些马铃薯、卷心菜及干豆。另外，还有一些几天前就做好的小饼干。

当第一颗星星出现在天际时，路卡斯便点亮了冷衫树上的蜡烛。雅丝蜜娜抱起玛迪阿斯走进房里。

路卡斯说："玛迪阿斯，过来拿你的礼物。书和木马是送

你的。”

玛迪阿斯说：“我要马。马好漂亮哦！”

他试着爬上马背，但是没成功。他大叫：“马太大了，路卡斯故意的。他是坏路卡斯。他故意给玛迪阿斯一匹大马。”

这孩子一边哭，一边拿自己的头撞房间的地板。路卡斯把他举到半天高，摇晃着他，并且说：

“不是马儿太大，是玛迪阿斯太小了！因为他不想站起来，总是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用四肢爬着走！你知道吗？你不是动物，你不是！”

他抬起孩子的下巴，让孩子不得不看着他的眼睛，他冷酷地对孩子说：

“如果你不想走路，你就永远无法走路，你懂吗？”

那孩子大吼大叫，雅丝蜜娜从路卡斯手上抢过孩子。她说：

“让他静一静！他很快就会走路了。”

她把孩子放在马背上，扶着他让他坐直。

路卡斯说：“我该走了，哄他睡吧！等我回来，我很快就回来。”

他走进厨房把烤好的鸭子切成两半，其中一半放在温过的盘子上，然后在鸭子四周摆上青菜和马铃薯，接着就用方

巾把盘子打包好。当他到达神父家时，盘子里的食物仍是热的。

待他们吃完，路卡斯说："神父，很抱歉，我该回去了，有人在等我。"

"我知道，孩子。说真的，今晚你会来，我还感到惊讶呢！我知道你堕入了罪孽的深渊，和一个身负罪恶的女人，以及她的罪恶之果生活在一起。这孩子甚至没有受洗过，虽然他取了圣者之中的一个名字。"

路卡斯没说话。神父又说："至少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过来望子夜弥撒吧！"

路卡斯说："我们无法放着孩子没人照顾。"

"那么，你就自己一个人来吧！"

路卡斯说："神父，你的口气很大。"

"抱歉！路卡斯，我忍不住要发怒，因为我一直把你看成是自己的儿子，而且我很担心你的不朽灵魂。"

路卡斯说："神父，你说你一直把我看成是你自己的儿子？真是太抬举我了。但是你应该很清楚，我从不上教堂的。"

路卡斯回到家，外婆房里的灯全都熄了。小猫和小狗睡在厨房里，而那半只鸭子则原封不动放在桌上。

路卡斯想进房间，而房门却锁上了。他敲了几下门，雅丝蜜娜没回答。

路卡斯返回镇上，家家户户的窗子里都有闪烁的烛光。酒吧都关门了。路卡斯在街上游荡了很久，然后走进教堂。这座大教堂很冷清，几乎没什么人。路卡斯倚靠门边的墙站着。神父正在另一端的祭台上举行弥撒，路卡斯离那儿很远。

这时候，有只手碰了路卡斯的肩膀一下，是彼得。他说："来，路卡斯，我们出去。"

一到外面，他问路卡斯："你在那儿做什么？"

"你呢？彼得。"

"我从维多家里出来时就看见你了，然后跟着你过来。"

"看到那些酒吧都关了，我有一种失落感。"

"在这个镇上，到任何地方去我都会有失落感。来我家吧！在你回去之前好取取暖。"

彼得住在面对中央广场一栋体面的屋子里。他家里有深陷下去的扶手椅，墙的四周都是书柜。屋里很暖和。彼得递上了白兰地，他说："除了维多，在这个镇上我没有半个朋友。维多是个和善又有教养的人，但是很无趣，一直不停地抱怨东抱怨西。"

路卡斯睡着了。黎明来临，当他醒来时，彼得仍坐在他对面，看着他。

第二年夏天，小孩会站了。他紧紧扶住小狗的背叫道："路卡斯，你看！你看！"

路卡斯跑来了，小孩说："玛迪长得比小狗狗还大。玛迪站起来了。"

小狗一跑开，小孩就跌倒了。路卡斯将他抱在怀里，然后举在头上说道：

"玛迪阿斯比路卡斯还高！"

小孩笑了。第二天，路卡斯给小孩买了一辆三轮脚踏车。

雅丝蜜娜对路卡斯说："你买这东西太花钱了。"

路卡斯说："这三轮车会帮助他双腿的发育。"

秋天时，小孩已能稳稳地走路，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是一瘸一瘸地走。

一天早上，路卡斯对雅丝蜜娜说："吃过午饭，给孩子洗洗澡，穿干净点。我要带他去看医生。"

"看医生，为什么？"

“你没见他跛着脚吗?”

雅丝蜜娜回答:“他会走路已经算是奇迹了。”

路卡斯说:“我要他走得像所有人一样。”

雅丝蜜娜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说:“我可以接受他现在这个样子。”

当孩子一洗好澡，穿好衣服时，路卡斯就抱起他说道:

“我们要一起散步到很远的地方去哦！玛迪阿斯，如果累了，我就背你走。”

雅丝蜜娜问:“你要带他到镇上，一直走到医院?”

“为什么不?”

“人们会盯着你们看，你们可能还会遇到我姨妈。”

路卡斯没搭腔。雅丝蜜娜又说:“如果有人要留下他，你不会听他们的，对吗，路卡斯?”

路卡斯说:“这算什么问题啊!”

从医院一回来，路卡斯只说:“雅丝蜜娜，你说的没错。”

他将自己关在房里听唱片，而小孩敲他房门时，他也不开门。

晚上，雅丝蜜娜哄孩子入睡，路卡斯走进外婆房间，像平常的夜晚一样，他坐在摇篮旁说故事给玛迪阿斯听。故事说完时，他说:“你的摇篮很快就会变得太小了，到时候我该

给你钉一张床。”

孩子说：“我们把这个摇篮留给小狗狗和小猫咪。”

“好，我们留下这个摇篮。我也会给你钉个书架。你年纪虽然还小，但是已经有不少书了，以后我还会买很多书送给你，这些书都可以放在书架上。”

孩子说：“再说一个故事。”

“我要去工作了。”

“现在是晚上，不会有工作的。”

“对我来说，我一直都在工作，我得赚很多钱。”

“为什么要赚钱?”

“为了要买我们三个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衣服和鞋子?”

“对！还有玩具、书、唱片。”

“玩具和书……好！去工作吧!”

路卡斯说：“而你呢……你得睡觉，才能长高。”

孩子说：“我不会再长高了！你很清楚，医生也说过。”

“你没弄懂他的意思，玛迪阿斯。你会长高的！虽然比别的小孩长得慢，但是你会长高的。”

孩子问：“为什么会长得慢?”

“因为所有人都不一样。你会比别人长得慢，却会比较聪

明。身材不重要，只有智慧才重要。”

路卡斯走出屋子。但他并不是到镇上，他到了河边。他坐在湿草地上，凝视着又黑又泥泞的河水。

3

路卡斯对维多说："这些儿童书都写得差不多，而且书里的故事都蠢得不得了，这对一个四岁大的小孩来说没有多大帮助。"

维多耸了耸肩说："这我有什么办法？那些成人书还不都一样！看吧！就只有这几本小说，专写些歌颂我们政体的东西。这是为了让人们以为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作家了。"

路卡斯说："我知道这些小说，我看过，不过都比它们用掉的纸张还不值钱。以前的书都到哪儿去了？"

"禁止出版，要不就是消失了，全都从市场上收回了。如果还有的话，或许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

"我们镇上的图书馆？我可从没听人说过。到哪儿

去找?”

“过了城堡之后，左边的第一条街上。我说不出那条街名，因为它老在改名字。他们那些人不停地给街道取名、改名。”

路卡斯说：“我会找到的。”

维多说的那条街空荡荡的，看不到什么人，路卡斯在那儿等待。一个老人从一间屋子里走出来，路卡斯问他：“你知道图书馆在哪儿吗?”

那老人指着一间灰暗残破的老房子，说道：“就在那里，不过我想大概不会长久了。有人说他们在搬家，因为每个礼拜都有卡车到那儿载走一大堆书。”

路卡斯走进那栋灰色的建筑物。他沿着一条阴暗的长廊走去，长廊的尽头是一扇玻璃门，上面有块生锈的铁牌，写着“公共图书室”。

路卡斯敲了敲门，有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请进!”

路卡斯走进一间被落日照亮的大房间，一个灰发女人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戴着眼镜。她问：

“你要做什么?”

“我想借几本书。”

那女人摘下眼镜，看着路卡斯说：“借几本书? 自从我到

这里以后，就没有人来这里借过书。”

“你在这里很久了吗?”

“两年了，我负责整理这里所有的一切，我要把这些书籍挑选分类，然后把那些列为禁书的作品淘汰掉。”

“然后那些书呢？你怎么处置?”

“我把它们装箱，然后就被其他人带去销毁!”

“禁书很多吗?”

“几乎都是。”

路卡斯看看那些装满书的箱子说：“你的工作令人难过。”

她问：“你喜欢读书吗?”

“我读过神父家所有的书，他有好多书，可是并非所有的书都很好看。”

她笑说：“我可以想像。”

“我也在书店里买了一些书，可是那些书更没意思。”

她又笑了：“那你喜欢读什么书?”

“禁书。”

她又戴上眼镜说：“不可能的，很抱歉，你走吧!”

路卡斯没动，她又说：“我叫你走啊!”

路卡斯说：“你好像我妈妈。”

“我希望是她年轻的时候。”

“不，我妈妈死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年轻。”

她说：“对不起，我很抱歉。”

“我妈妈那时还有黑头发。而你的头发不但灰白，而且还戴起了老花眼镜。”

那女人站起来说：“五点了，我要关门了。”

在街上，路卡斯说：“我陪你走，让我帮你拿袋子吧！看起来好像很重。”

他们安静地走着，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间矮小房子前，她停了下来。说道：

“我住在这里，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

“路卡斯。”

“谢谢你，路卡斯。”

她接过她的袋子，路卡斯问：“里面是什么？”

“煤块。”

第二天，将近黄昏时，路卡斯又回到图书馆。那位灰发女人坐在办公室里，路卡斯说：

“你昨天忘了借我一本书。”

“我告诉过你，那是不可能的。”

路卡斯从一个大箱子里取出一本书说：“让我拿一本就好，就这本。”

她提高了嗓门大叫："你甚至连书名都没看。把那本书放回去，然后立刻滚蛋！"

路卡斯把书放回箱里说："别生气，我什么都不拿，我等你关门。"

"你什么都别等！快滚出去！可恶的捣蛋鬼！都这个年纪了还这样，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她开始低声咒骂："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监视我，注意我，怀疑我？"

路卡斯走出图书馆，坐在对面房子的阶梯上等待。五点钟过一点儿，那个女人出现了。她笑着说：

"对不起，我实在很害怕，随时随地对每个人都害怕。"

路卡斯说："我不会再向你借书了，我来这里是因为你和我妈妈长得很像。"

他从口袋拿出一张相片说："你看。"

那女人看着那张照片说："我看不出任何相似之处，你妈妈那么年轻、漂亮而且又有气质。"

路卡斯问她："你为什么要穿矮跟鞋和素色衣服？为什么要穿得像个老女人？"

她说："我三十五岁了。"

"我妈妈照片上的年纪和你一样，至少你可以去染

头发。”

“我的头发是在一夜之间变白的。那个晚上，他们以叛国罪名把我先生吊死，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她把她的袋子递给路卡斯说：“陪我走走吧!”

在她屋前，路卡斯问：“我可以进去吗?”

“从来没有人进过我家。”

“为什么?”

“我在镇上不认识半个人。”

“你现在认识了啊！你认识我。”

她笑了：“好吧！进来，路卡斯。”

到了厨房，路卡斯说：“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可不想叫你‘女士’。”

“我叫克萝拉，你把袋子拿到卧室里，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火炉旁，我去泡茶。”

路卡斯把煤炭倒在一个木箱里，他走到窗户旁边，看见一座荒废的小花园。不远处，有一条爬满杂草的铁道经过。克萝拉走进房间说：“我忘了买糖。”

她把一只托盘放在桌上，走到路卡斯身边说：“这里很安静，再也没火车经过了。”

路卡斯说：“这房子很漂亮。”

“这是公家宿舍，它原来的主人已经逃到国外了。”

“那些家具也是吗?”

“这个房里的家具是，但另一个房间的家具都是我的。我的床、书桌和书箱。”

路卡斯问：“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房间吗?”

“下次吧！也许可以。去喝你的茶吧!”

路卡斯喝了一口苦涩的红茶，然后说：

“我得走了，我有工作要做，但是我晚一点可以再来。”

她说：“不，别再来了！我很早睡，为了省煤。”

当路卡斯回到家时，雅丝蜜娜和玛迪阿斯在厨房里，雅丝蜜娜说：

“你没回来这小鬼就不肯睡觉。我已经喂过那些牲畜了，羊奶也挤了。”

路卡斯说了个故事给玛迪阿斯听，然后便外出到神父家。最后，他还是走回车站那条街上的小屋子前，里面的灯光已经熄了。

路卡斯在街上等待，克萝拉从图书馆走出来，她没拿袋子，她对路卡斯说：

“你不要每天来这里等我，好吗?”

“为什么？给你添麻烦了吗?”

“对！而且很可笑，又没什么用。”

路卡斯说：“我喜欢陪你走回去。”

“我没拿袋子，而且，我也不直接回家，我要去买些东西。”

路卡斯问：“晚上稍晚时，我可以去你家吗?”

“不行。”

“为什么？今天是星期五呢！你明天不必上班，不必太早睡。”

克萝拉说：“够了，你少惹我，也不要管我什么时候睡觉！别再等我，也别再像条小狗一样地跟着我。”

“直到星期一，我都不能再见到你吗?”

“星期一或哪一天都不行！不要再缠我了，路卡斯，我求你，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路卡斯说：“我很喜欢看你，就算你穿那些老人衣服，又有一头灰发。”

“没礼貌的小鬼!”

克萝拉转过身，朝中央广场的方向走去，路卡斯跟着她。

克萝拉走进一家服饰店，然后又走进一家鞋店。路卡斯等了很久。接着她又去了一家杂货店。当她再度踏上通往车站的那条街道时，手上已经捧满东西了。

路卡斯拍了拍她说："让我帮你。"

克萝拉脚步不停地说："你够了没有？快走吧！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很好，克萝拉。你再也看不到我了。"

路卡斯回到家，雅丝蜜娜对他说："玛迪阿斯已经睡了。"

"已经睡了？为什么？"

"我想他是在赌气。"

路卡斯走进外婆房间，他说："玛迪阿斯，你睡了吗？"

那小孩不答话，路卡斯走出房间，雅丝蜜娜问他：

"你今天晚上会很晚回来吗？"

"今天是星期五。"

她说："院子里的东西和那些牲畜赚的钱已够多了，路卡斯，你没有必要再到那些酒吧里表演了，你在那里赚的几毛钱，还不够你在那里待一晚上呢！"

路卡斯没回答，他做完他晚上的杂务之后，便去神父家。

神父说："我们很久没下棋了。"

路卡斯说："我最近很忙。"

他到镇上，走进一家酒吧里表演口琴，然后喝酒。当他喝遍了镇上所有的酒吧之后，便走向克萝拉家。

往厨房的窗口望去，光线正从两片拉起的窗帘间泄透出来。路卡斯迂回绕过这个街区，然后沿着铁路往回走，进入克萝拉的院子，这里的窗帘比较薄，路卡斯看出昨天进去过的那间房里有两个人影；一个男人在房里走来走去，克萝拉则靠在炉边。那男人走近她，又走开，然后又走过去。路卡斯听到他的声音，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那两个人影重叠在一起，持续了很久，又分开了。这时候，卧室里的灯光亮了，客厅里没半个人。

路卡斯走到另一个窗口，灯熄了。

路卡斯走回房子正前方，躲在阴影里等待。

一大清早，一个男人从克萝拉家走出来快步离去，路卡斯跟着他，那男人进入中央广场附近的其中一间房子。

回到家后，路卡斯到厨房喝水，雅丝蜜娜从外婆房里走出来说：

"我整个晚上都在等你，现在是早上六点了，你到哪儿去了？"

"街上。"

“路卡斯，哪儿不对劲了吗？”

她伸手要摸他的脸，路卡斯推开那只手，离开厨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到了星期六晚上，路卡斯一家接一家走遍所有的酒吧，里面的人都醉了，但很慷慨。

突然，路卡斯透过烟雾看见她的身影。她一个人坐在入口附近喝红酒。路卡斯走到她那桌坐下：

“克萝拉，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睡不着，我想看人。”

“看这些人？”

“不管谁都好，我不能老是一个人待在家里。”

“你昨晚可不是一个人。”

克萝拉没回答，她又倒了酒喝。路卡斯从她手中抢过酒杯。他说：“够了！”

她笑说：“不够，永远都不够！我要喝，喝完再喝！”

“可是不要在这里，不要和这些人一起喝！”

路卡斯紧紧握住克萝拉的手腕，她看着他喃喃说道：“我一直在找你。”

路卡斯说：“是你不想再看到我。”

她默不作声转过头去。

客人们吵着要听音乐。

路卡斯丢了铜板在桌上。

“走吧！”

他抓起克萝拉的手，带着她走向出口。他们身后是其他人的注目和粗野的笑声。

外面正在下雨，克萝拉摇摇晃晃地走着，她踩不稳那双高跟鞋，路卡斯几乎得抱着她走。

到了她家，克萝拉倒在床上发抖。路卡斯帮她脱鞋，给她盖被子，然后走到另一个房间，在那座足够让两个房间温暖的壁炉里生火又到厨房泡了茶，倒了两杯带到房里。

克萝拉说：“厨房壁橱里有兰姆酒。”

路卡斯取来兰姆酒，倒一些在杯子里。

克萝拉说：“你还小，不能喝酒。”

路卡斯说：“我已经二十岁了，我十二岁时就会喝酒。”

克萝拉闭上眼睛说：“我几乎可以当你妈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待在这里，别留下我一个人。”

路卡斯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看着那个房间。除了床之外，只有一张大书桌和一个小书柜。他看看那些书，都是些

无聊的书，他都看过了。

克萝拉睡着了，一只手伸出床外，路卡斯握起这只手。他亲吻手背，然后再亲手心，接着又舔起这只手，舌头一直往上舔到手肘，克萝拉都没动。

现在，房间渐渐暖和起来，路卡斯掀起羽绒被，克萝拉的身体展现在他面前，黑白相间。

路卡斯刚才走进厨房时，克萝拉就脱掉裙子和毛衣了。现在，路卡斯脱掉她的黑色长袜、黑色吊袜带、黑色胸衣，再用羽绒被盖在她白皙的身子上。然后，他把脱下来的内衣拿到隔壁房的炉里烧掉，然后又从那里搬来一张扶手椅放在床边。这时他发现地上有一本书，他翻了翻，是本破旧的书，里面的借书卡上盖有图书馆的戳印。路卡斯读着那本书，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克萝拉开始呻吟，她的眼睛仍旧是闭上的，脸上满是汗水，整个头则在枕头上左右转动，嘴里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梦呓。

路卡斯跑到厨房，弄湿了毛巾，放在克萝拉的额头上。那些语意不明的梦呓变成了喊叫声。

路卡斯摇动克萝拉叫醒她，她张开眼睛说："书桌抽屉里有镇静剂，在白盒子里。"

路卡斯找到镇静剂，克萝拉用剩下的冷茶吞了两颗，她说："没事了，每次都是一样的噩梦。"

她再度合上眼睛。当她的呼吸渐趋平缓时，路卡斯就带着那本书离开了。

他在雨中慢慢走着，穿过荒凉的街道，一直走到镇上的另一端，外婆的家。

星期天下午，路卡斯又回到克萝拉家，他敲了敲厨房门。

克萝拉问："谁?"

"我，路卡斯。"

克萝拉打开门，她脸色苍白，穿着一件旧的红色睡袍。

她说："你想做什么?"

路卡斯说："我经过这里，想知道你好不好。"

"我觉得很好，真的。"

她那只抓着门的手在发抖。

路卡斯说："对不起，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你没有任何理由为我担心。"

路卡斯低声说道："克萝拉，求求你，让我进去。"

克萝拉摇摇头说："路卡斯，我真拿你没办法。进来吧！

喝点咖啡。”

他们坐在厨房里喝咖啡。

克萝拉问：“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你都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了，自从我先生死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治疗。我吃的那些药，有时候会让我的记忆力变得很糟糕。”

路卡斯说：“我把你从酒吧里带回来。如果你在吃药，就该把酒戒掉。”

她把脸埋在双手里说：“你无法想像我过的日子。”

路卡斯说：“我知道那种离别的痛苦。”

“你母亲的过世？”

“还有其他事情，像兄弟的离去。我们就像是一个人，分不开。”

克萝拉抬起头，望着路卡斯说道：“我们也是，托马斯和我。我们也像是形影不离的个体……他们杀死了他。他们也杀了你兄弟吗？”

“不，他走了，他穿过了边界。”

“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走呢？”

“我们总得有一个人留在这里照料牲畜、院子和外婆的房子。我们也得学学不靠另一个人过日子，单独一个人过。”

克萝拉把手放在路卡斯的手上说："他叫什么名字?"

"克劳斯。"

"他会回来的！但是托马斯他再也回不来了。"

路卡斯站起来说道："要不要我去生火？你的手好凉。"

克萝拉说："你真好，我去煎些薄饼，我今天还没吃东西。"

路卡斯把壁炉清理了一下，不留半点黑色内衣的痕迹。他生了火，又走回厨房：

"没有煤炭了。"

克萝拉说："我到地下室拿。"

她拿了一只铁皮桶。路卡斯说：

"我去拿。"

"不行，那里没有灯，我已经习惯了。"

路卡斯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从克萝拉家里拿走的书来读。

克萝拉端来一盘薄饼。

路卡斯问："他是谁？你的情人。"

"你偷看我?"

路卡斯说："你就是为了他才去买那些黑色内衣，为他穿高跟鞋？我看，最好把你的头发也染黑好了。"

克萝拉说："这不关你的事，你在读什么?"

路卡斯把书拿给她看："我昨天向你借的，我很喜欢这本书。"

"你没有权利带回家，我要把它还给图书馆。"

路卡斯说："别生气，克萝拉，我向你道歉。"

克萝拉转身过去。

"我的内衣裤呢？你也把那些衣服借走了?"

"没有，我把它们烧了。"

"烧了？凭什么?"

路卡斯站起来说："我想，我还是快滚的好。"

"对！快滚！有人在等你。"

"谁在等我?"

"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有人告诉我了。"

"雅丝蜜娜不是我的妻子。"

"她和她的孩子在你家住了四年。"

"那孩子不是我生的，但他现在是我的孩子。"

到了星期一，路卡斯在图书馆对面等待。夜晚来临了，但克萝拉并未出现，路卡斯走进那间灰蒙蒙的老房子沿着长

廊走去。他敲敲那扇玻璃门，没人回答，门已上锁了。

路卡斯跑到克萝拉家，没敲门就走进厨房，然后又走到客厅里，卧室的门微微开启。路卡斯喊道："克萝拉!"

"路卡斯，进来。"

路卡斯走进房里，克萝拉躺在床上。路卡斯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她全身发烫，路卡斯又摸摸她的额头说道："我去找医生。"

"不要，不必去了，只是小感冒而已，我只是头痛，喉咙痛，就这样。"

"你有镇痛退烧的药吗?"

"没有，我没什么药，明天再看看，你只要生个火、泡个茶就好了。"

她喝茶时说道："路卡斯，谢谢你过来看我。"

"你知道我会再来的。"

"我是很希望你来。生病时孤孤单单一个人真难受。"

路卡斯说："克萝拉，你不会再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克萝拉把路卡斯的手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我以前对你很凶。"

"你以前把我当成狗一般对待，但这不要紧。"

他摸摸克萝拉那头被汗水浸湿的头发：

“试着睡一觉。我去找些药就回来。”

“药房一定关门了。”

“我会叫他开门。”

路卡斯跑到中央广场，按了镇上惟一一家药房的门铃好几次，木门上的小窗终于打开了，药剂师问道：“有什么事?”

“一些镇痛退烧药。我有急用。”

“你有医师的处方吗?”

“我没时间找到医师。”

“我不觉得奇怪，但麻烦的是，没有处方笺的话会很贵!”

“没关系。”

路卡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药剂师拿了一瓶药给他。

路卡斯跑回外婆家，雅丝蜜娜和孩子都在厨房里，她说：

“我已经料理好牲畜了。”

“谢谢你，雅丝蜜娜，今晚你能不能拿晚餐去给神父呢?我很忙。”

雅丝蜜娜说：“神父？我又不认识他，我不想看到他。”

“你只要把篮子放在他厨房的桌上就行了。”

雅丝蜜娜没说话，她看着路卡斯。路卡斯转身向玛迪阿斯说：

"今天晚上由雅丝蜜娜给你说故事。"

那孩子说："雅丝蜜娜不会说故事。"

"那么，由你给她说个故事，然后帮我画一张很漂亮的画像。"

"好，一张很漂亮的画像。"

路卡斯跑回克萝拉家，他把两片药掺进一杯水里搅和，然后递给克萝拉。

"把这个喝了。"

克萝拉听他的话，很快就睡着了。

路卡斯拿了手电筒走下地窖。墙角有一小堆煤，还有一些袋子整齐排放在墙的四周，有几个袋子是开着的，另一些则是用绳子绑起来。路卡斯看了其中一个，里面装满了马铃薯。他解开另一只麻袋的绳子，里面则是一些煤块，他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地上，有四五块煤和二十几本书掉了出来。路卡斯挑了一本，然后把其他的放回麻袋里，他带着书和装了煤的桶子上楼去。

他坐在克萝拉的床边看书。

到了早上，克萝拉问："你整晚都待在这里？"

"对，我睡得很好。"

他准备热茶，递给克萝拉几片药，又生了火。克萝拉量

了量自己的体温，她还是有点发烧。

路卡斯说："待在床上，我中午再过来，想吃些什么？"

她说："我不饿，但是能不能拜托你经过事务局办公室时，帮我请病假？"

"我会去的，别担心。"

路卡斯去了事务局，然后回家杀了一只鸡，放进蔬菜里一块儿煮。中午，他带了青菜鸡汤到克萝拉家。她喝了一点。

路卡斯对她说：

"昨晚我到地窖拿煤时，看到了那些书。那些都是你放在袋子里拿回来的，对不对？"

克萝拉说："没错，我无法忍受他们把书全都毁掉。"

"你允许我读那些书吗？"

"你爱读什么就去读吧！不过得小心点，我可是冒着坐牢的危险。"

"我知道。"

将近黄昏，路卡斯回到自己家里。每年的这个时节，院子里没什么工作可做。路卡斯料理了牲畜，然后就在房里听唱片。小孩敲门，他让他进来。

小孩爬上大床上问："雅丝蜜娜为什么要哭？"

"她在哭？"

“对呀！几乎随时都在哭，为什么？”

“她没告诉你为什么？”

“我不敢问她。”

路卡斯转身换唱片：“她哭一定是因为她爸爸被关进监牢。”

“监牢？什么是监牢？”

“那是窗户上有铁条栅栏的大房子，用来关人的。”

“为什么？”

“为了各种原因，人家说那里的人很危险。我爸爸也被关过。”

那孩子睁着他又黑又大的眼睛望着路卡斯：“你呢？你也会被关吗？”

“对！我也可能会被关。”

那孩子倒吸了一口气，小下巴颤抖着：“那我呢？”

路卡斯把他抱到腿上，亲了亲他：“不会，你不会，他们不会关小孩。”

“那我什么时候才会长大？”

路卡斯说：“到了那个时候，所有事情都会改变，再也不会有人被关了。”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那些被关起来的人，他们

从此再也不能出来了?”

路卡斯说:“总有一天，他们会出来的。”

“雅丝蜜娜的爸爸也会吗?”

“会呀! 那是当然的了!”

“那她就不会再哭了?”

“不会了，她就不会哭了。”

“那你爸爸呢? 他也会出来吗?”

“他已经出来了。”

“他在哪里?”

“他死了，因为一个意外。”

“如果他没出来，就不会有意外了。”

路卡斯说:“我现在得出去了，回厨房去，别向雅丝蜜娜提到她爸爸，那会让她哭得更伤心，乖乖听她的话。”

雅丝蜜娜站在厨房门口问:“路卡斯，你要出去吗?”

路卡斯在院子门边停了下来，他没回答。

雅丝蜜娜说:“我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又要自己去神父家了?”

路卡斯头也不回地答道:“雅丝蜜娜，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去，我可没时间。”

路卡斯一直在克萝拉家过夜，直到星期五。

星期五早上，克萝拉说："我好多了，下星期一就恢复上班，你不必再待在这里过夜了，你为我牺牲了很多时间。"

"克萝拉，你到底想说什么?"

"今晚我想一个人独处。"

"'他'又要来了，对不对?"

克萝拉垂下眼睛不作答。路卡斯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克萝拉盯着路卡斯的眼睛说："你曾经怪我行为举止像个老女人，你说得对，我还很年轻。"

路卡斯问："他是谁？为什么他只在星期五才来？为什么他不娶你?"

"他结婚了。"

克萝拉哭了。路卡斯问："你为什么哭？该哭的人是我!"

到了晚上，路卡斯回到酒吧里，酒吧打烊之后，他在街上闲逛。下雪了，路卡斯在彼得的房子前面停下。窗内黑漆漆的，路卡斯按下门铃，没人回答，路卡斯又按了一次，一扇窗子打开了，彼得问：

"谁?"

“是我，路卡斯。”

“等一下，路卡斯，我马上下来。”

窗子又关上了，很快地门开了。彼得说：“进来吧！游魂。”

彼得身穿睡衣，路卡斯说：“我吵醒你了，对不起。”

路卡斯坐在一张皮椅上：

“我不想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回去。太远了，而且我喝多了，我可以睡你家吗？”

“当然可以，路卡斯，睡我的床吧！我去睡沙发。”

“我去睡沙发。这样我才可以在睡醒后不吵醒你就离开。”

“随你便，路卡斯，我去找毯子。”

路卡斯脱了外套和靴子躺在沙发上，彼得拿了一条厚毯子回来，他帮路卡斯盖上毯子，并且在他头底下放了几个靠垫，然后在路卡斯的身旁坐下。

“路卡斯，哪儿不对劲了？是因为雅丝蜜娜吗？”

路卡斯摇摇头：“家里一切都很好，我只是想看看你。”

彼得说：“我不相信！路卡斯。”

路卡斯抓住彼得的手，紧靠在自己的下腹。彼得把手抽回，站了起来：

“不要，路卡斯，不要进入我的世界。”

他走进房间关上门。

路卡斯等着，过了几个小时，他爬起来，轻轻推开房门走近彼得的床。彼得在睡觉。路卡斯走出房间，关上门，套上靴子，穿上外套，又检查一下他的“武器”是否还在口袋里，然后悄悄走出屋子。他走到车站大街，在克萝拉家对面等待。一个男人走出屋子，路卡斯跟着他，然后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超越他。那个男人得经过一座小公园才能回到家，路卡斯就藏在那座公园的树丛后面，他用雅丝蜜娜织的大红围巾缠住头，当那个男人到了之后，路卡斯站到他面前。路卡斯认得他，他是替玛迪阿斯检查病情的那家医院的医生之一。那医生说：“你是谁？要干吗?”

路卡斯抓住那男人的大衣领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剃刀。

“下次你再去她家，我就割断你的喉咙。”

“你疯了！我刚从医院做完夜间巡视回来。”

“说谎也没用，我不是开玩笑，我什么事都做得到，今天这只是警告。”

路卡斯从他外套口袋里取出一只装满沙砾的袜子，往那男人的头上狠狠敲了一下，那男人就像死了一般倒在结了薄冰的地上。

路卡斯回到彼得家，倒在沙发上睡觉，七点时，彼得端着一杯咖啡叫醒他：

“我来看过你，我以为你已经回家了。”

路卡斯说：“我整晚都在这儿没动，彼得，这很重要。”

彼得久久看着他：“路卡斯，一言为定。”

路卡斯回到家，雅丝蜜娜对他说：

“有个警员来过，你得去一趟警察局。发生什么事了？路卡斯。”

玛迪阿斯说：“他们会把路卡斯关进监牢，然后路卡斯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小鬼冷笑着，雅丝蜜娜抓住他的手臂，给了他一巴掌：“你闭不闭嘴？”

路卡斯把孩子从雅丝蜜娜跟前拉开，把他抱在怀里，他擦擦孩子脸上的泪水说：

“别怕，玛迪阿斯。不会有人把我关起来。”

孩子凝视着路卡斯，他不哭了，他说：“太可惜了。”

路卡斯出现在警局里，有人告诉他局长办公室的方向，路卡斯敲门后走了进去，克萝拉和那个医生坐在局长的对面。

局长说："你好，路卡斯，请坐。"

路卡斯坐在他几个小时前打昏的那个男人身旁的一张椅子上。

局长问："医生，你认得出袭击你的人吗？"

"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被袭击，是我自己在薄冰上滑倒的。"

"但是你是背朝下倒下去的，我们的警员发现你仰躺在地上，而且奇怪的是，你的额头上有一个肿包。"

"我真的是朝前倒下的，然后当我开始恢复意识时，我翻了个身。"

局长说："这就是了，你也坚持当时你做完夜间例行巡视从医院里回家。不过，根据打听到的消息说，你晚上九点就离开医院，然后在这位女士家过夜。"

医生说："我不想坏了她的名声。"

局长转向路卡斯说："那女士的邻居有好几次看过你进了她家。"

路卡斯说："有段时间我都在帮她跑腿，尤其是她上个礼拜生病的时候。"

"我们知道你昨晚没回家，你在哪儿？"

"我太累了，回不了家，酒吧打烊后，我就到一位朋友

家，在他家过夜。我今天早上七点半离开他家的。”

“你的朋友？他是谁？让我猜，是酒吧里的朋友吧？”

“不是，是党书记长。”

“你说你在党书记长家过夜？”

“对，他早上七点时还帮我泡咖啡。”

局长走出房间。

医生转向路卡斯，他注视路卡斯很久，路卡斯也还以目光，医生再看看克萝拉，她正望向窗外。医生看着自己前方说道：“我不怪你，即使我很肯定我能认出那就是你。是边界卫兵巡逻队发现我，把我带来这里的，他们把我当成是粗俗的醉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麻烦，我求求你绝对要严守这个秘密，我是国际级的精神科医生，我有孩子。”

路卡斯说：“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个小镇，迟早每个人都会知道的，甚至包括你老婆。”

“这是威胁吗？”

“没错。”

“我是因为降职，所以才被调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的，我无法决定我的去路。”

“不管到哪里，你可以申请调职。”

局长和彼得一起进来，彼得看看路卡斯，然后看看克萝

拉，又看看医生。局长说道：

“路卡斯，我已经证实了你不在场。”

他又转身对医生说：“医生，我想我们就到此为止，你是从医院回家时滑倒的。好吧！这件事就此结束。”

医生问彼得：“我星期一可以到办公室去看你吗？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彼得说：“当然可以，你可以相信我。”

医生站起来，他握住克萝拉的手：“我很抱歉。”

克萝拉别过头去，医生走出房间：“各位先生，谢谢。”

路卡斯对克萝拉说：“我陪你回去。”

克萝拉一声不吭地从他前面走过。

路卡斯和彼得也走出警察局，彼得看着克萝拉走远，然后才说道：“就是因为她？”

路卡斯说：“做你能做的事吧！彼得，让那男人调职，如果他待在我们镇上，他就会是个死人。”

“我相信，你对这种事是够疯狂的。别担心，他会走的。但是如果她爱他，你知道你对她做了什么吗？”

路卡斯说：“她不爱他。”

当路卡斯从警局回到家时，都快中午了。

小孩问："他们没把你关起来吗?"

雅丝蜜娜说："我希望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

路卡斯说："没有，一切都很好，他们只是要我为一场打架当目击证人而已。"

雅丝蜜娜说："你最好去看看神父，他不吃东西了。我发现我昨天和前天送去的东西，全都原封不动。"

路卡斯拿了一瓶羊奶去神父家。厨房的桌上有几盘已经冻结的菜，火炉是冷的。路卡斯穿过一间空房间，他没敲门就直接走进卧室，神父躺在床上。

路卡斯问："生病了吗?"

"不，我只是很冷，我老觉得冷。"

"我给你带来了足够的木柴，你为什么不生火取暖呢?"

神父说："要节省，不管是木柴还是其他东西。"

"你只是懒得生火而已。"

"我老了，没力气了。"

"你没力气是因为你没吃东西。"

"我没胃口，自从不是由你拿饭来之后，我就没胃口了。"

路卡斯递了睡衣给他："穿上睡衣，到厨房来。"

路卡斯帮那老人穿上睡衣，扶他走到厨房，让他坐在一

张凳上，帮他倒了杯羊奶，神父就着杯子喝。

路卡斯说："你不能再继续一个人过日子了，你年纪太大了。"

神父放下杯子，望着路卡斯说："我要离开了，路卡斯，上级寄了一封召返通知给我，我要去一家修道院休息。以后这个镇上就没有神父了，邻镇的神父每个礼拜会来一次，他会来做弥撒。"

"这是明智的决定，我替你高兴。"

"我很舍不得这个小镇，我在这里住了四十五年。"

一阵沉默后，神父又说："这几年来，你就像我儿子一样照顾我，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是，这么多的爱和仁慈之心要从何谢起呢?"

路卡斯说："不用谢我，我心里没有半点爱和仁慈。"

"路卡斯，那是你的想法，而我想的却正好相反，你受到的伤害还未痊愈。"

路卡斯不说话，神父接着说："虽然我在你一生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但是精神上我却永远与你在一起，而且我会不停地为了欢迎你的灵魂而祈祷。当你踏上歧途时，我有时候真的怀疑你究竟会走到什么地步。你热情、焦虑不安的天性，会把你带到很远的、最糟的两个极端去，但是我仍然抱

着希望。主的仁慈是永无止境的。”

神父站起来，捧着路卡斯的脸。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

路卡斯低下头去，额头抵着老神父的胸口念道：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反回……’这是《传道书》。”

老神父细瘦的身子因呜咽而摇晃。

“是的，你知道它的，你仍记得。你小的时候，你可以熟背好几页《圣经》，你现在偶尔还有时间读一读吗？”

路卡斯离开神父的身子。

“我有很多工作，而且我还有其他的书要读。”

神父说：“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喋喋不休的说教很烦人。你现在就走吧！别再来了，我明早搭第一班火车走。”

“希望你能平静的休息，神父。”

路卡斯回到家，他对雅丝蜜娜说：“神父明天就要离开，以后不必再拿东西给他了。”

那孩子问：“他离开是因为你不再爱他了吗？雅丝蜜娜和我，如果你不再爱我们的话，我们也要离开。”

雅丝蜜娜说：“玛迪阿斯，闭嘴！”

那小孩叫道："是她这样说的！可是你爱我们，对不对，路卡斯？"

路卡斯把他抱在怀里："当然，玛迪阿斯。"

克萝拉家客厅火炉里的火正在燃烧，卧室的门是半掩的。

路卡斯走进房间。克萝拉躺在床上，手里有本书，她看着路卡斯，然后合上书，放在床头的桌上。

路卡斯说："对不起，克萝拉。"

克萝拉推开盖在身上的羽绒被，她全身赤裸。她继续盯着路卡斯："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克萝拉！"

克萝拉熄了床头灯："你还等什么？"

路卡斯点亮书桌上的灯，把灯光转向床上，克萝拉闭起眼睛。

路卡斯跪在床脚旁，把克萝拉的两腿撑开，然后再拨开她的外阴唇，一小股鲜血像细丝般流出来，路卡斯弯下腰舔它，吸吮鲜血。克萝拉则不停呻吟，她的手紧紧抓住路卡斯的头发。

路卡斯脱下衣服，趴在克萝拉身上，进入她的身体，口中开始发出狂啸。过一会儿，路卡斯起身，打开窗户。外面正在下着雪，路卡斯又回到床上，克萝拉拥他入怀。路卡斯全身都在发抖，她说："平静点。"

她抚摸着路卡斯的头发和脸颊。路卡斯问她："你不为那个男人怨我？"

"不，他走了比较好。"

路卡斯说："我知道你不爱他，当你从酒吧回来的那一个礼拜，你是多么的不快乐。"

克萝拉说："我是在医院认识他的，在此之前的夏天我又得了抑郁症时，是他治好我的。那是托马斯死后的第四年。"

"你常梦到托马斯？"

"每晚都梦到，但只是梦到他的死刑，至于活生生的快乐的托马斯，却从来没有过。"

路卡斯说："我到处都看得到我的兄弟，在我房里、院子里，甚至在我身边陪着我在街上走，他和我说话。"

"说什么？"

"他说他活在一种要人命的寂寞里。"

路卡斯在克萝拉的怀里睡着了。夜更深时，他又进入她的身体一次，非常温柔地、慢慢地，就像在梦里一般。

自此之后，路卡斯每晚都在克萝拉家过夜。

这年冬天非常冷，整整五个月都没出太阳，一股冰冷的雾气停滞在这个荒凉的几乎无人烟的小镇上。地是冰冻的，河水也一样。

外婆家的厨房里，炉火不停地燃烧，炉灶里的木柴消耗得很快。每天下午，路卡斯都到森林里找木柴，他把那些木柴放在厨房炉灶旁烤干。

厨房的门半掩，好让雅丝蜜娜和孩子的房间暖和些，而路卡斯的房里并不暖和。

当雅丝蜜娜在房里裁衣或打毛线时，路卡斯和小孩就坐在她织的那条铺在厨房地板上的大地毯上。他们和猫狗一起玩，一起看图画书，他们也画图，路卡斯还用串珠教玛迪阿斯算术。

雅丝蜜娜在准备晚餐，他们三个人全坐在厨房的长板凳上吃着马铃薯、干豆和卷心菜。那孩子不喜欢这些菜，他吃得很少，路卡斯在面包上涂了些果酱给他吃。饭后，雅丝蜜娜洗碗盘，路卡斯带着孩子到房间去，脱下小孩的衣服，让他躺下，讲故事给他听。当孩子睡着之后，路卡斯就出去了，到克萝拉家。那是在镇上的另一端。

4

车站大街上的栗树开花了。因为白色的花瓣在地上厚厚覆盖了一层，所以路卡斯甚至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他从克萝拉家回来，已经是凌晨了。

那小孩坐在厨房的长板凳上。路卡斯说："才五点钟，你为什么那么早起床?"

孩子问："雅丝蜜娜在哪里?"

"她去大城市了，她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那孩子的黑眼睛睁得很大。

"她走了? 没带我?"

路卡斯转过身，点燃炉灶里的火。孩子问："她会回来吗?"

“不，我想不会。”

路卡斯倒了些羊奶在平底锅里加热。

孩子问：“她为什么不带我走？她答应过要带我一起走。”

路卡斯说：“她认为你和我一起在这里会比较好，我也这么认为。”

孩子说：“我和你在这里不会比较好，我和她不管在哪里都比较好。”

路卡斯说：“大城市对小孩来说一点也不好玩，那里既没有院子也没有动物。”

孩子说：“可是有我妈妈。”

他看着窗外，当他转过身来时，小脸蛋因痛苦而扭曲。

“她不爱我了，因为我是个残废，她是因为这样才把我留在这里。”

“不是这样的，玛迪阿斯，她全心全意地爱你，你很清楚才对。”

“那么她会再来找我。”

那孩子把杯子盘子推开，走出厨房。路卡斯到院子里浇水，太阳已经出来了。狗在树阴下睡觉，那孩子手里拿根木棍走近它。路卡斯看着孩子举起木棍打狗，那条狗呻吟几声便逃跑了。那孩子看着路卡斯说：

“我不喜欢动物，我也不喜欢那些植物。”

那孩子又用木棍击打莴苣、番茄、南瓜、四季豆和花。路卡斯看着他，却什么都没说。

那孩子走回屋里，躺在雅丝蜜娜的床上。路卡斯跟了进去，坐在床沿说道：

“和我待在这里有那么难过吗？为什么？”

孩子的黑眼睛盯着天花板。

“因为我讨厌你。”

“讨厌我？”

“对，我一直都讨厌你。”

“我不知道，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因为你又高大又英俊，因为我觉得雅丝蜜娜很爱你，但是如果她离开了，就表示她不爱你，你也不爱她了，我希望你和我一样难过。”

路卡斯用手捧着头。孩子问：“你在哭吗？”

“不，我没有哭。”

“那你是因为雅丝蜜娜而难过吗？”

“不是，不是因为雅丝蜜娜。我伤心是因为你，因为你的悲伤。”

“真的吗？因为我？太好了。”他笑了笑接着说，“可是，

我只是小残废，而雅丝蜜娜，她可是个美女。”

沉默一阵之后，孩子问：“那你妈妈，她在哪里？”

“她死了。”

“是不是因为太老，所以才死了？”

“不是，是因为战争而死的。炸弹炸死了她，而且是和我一个很小的妹妹一起被炸死的。”

“那她们现在到哪儿去了？”

“死人不在任何地方，却也无所不在。”

那孩子说：“她们在阁楼里，我看过她们，大骨头和小骨头。”

路卡斯低声问道：“你上去过阁楼了？你怎么上去的？”

“我爬上去的，很简单，我可以表演给你看。”

路卡斯不说话，孩子又说：“别怕，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别人把‘它们’拿走。我很喜欢它们。”

“你喜欢它们？”

“对，尤其是那个娃娃，它比我还丑、还小，而且它绝不会长大。我不知道它是个女孩。那东西只是骨头时，看不出是男的或是女的。”

“那东西叫做骷髅。”

“对，骷髅。我也在你那本高高放在书柜中的大书本里

看过。”

路卡斯和孩子在院子里。一条绳子从阁楼入口处垂下，正好垂到路卡斯伸高了手的高度。他对孩子说：“让我看看你是怎么爬上去的。”

那孩子拿了板凳放在稍远的地方，在路卡斯房间窗外的下方，他爬上凳子，跳起来抓住绳子，一边把脚靠在墙上，好让摆动的速度慢下来，一边借着手和腿力，往上爬到阁楼入口。路卡斯跟着他爬上去，他们坐在草席上，看着垂挂在梁上的骷髅。孩子问：“你兄弟的骷髅架呢？你没把它留下来吗？”

“谁告诉你我有兄弟的？”

“没人告诉我，是我听到你和他说话。你和他说话，但是他不在任何地方，却又无所不在，所以他也死了。”

路卡斯说：“不，他没死，他是去了另一个国家，他还会再回来。”

“就像雅丝蜜娜，她也会再回来。”

“对，我兄弟和你妈妈的情况一样。”

孩子说：“这是死人和离开的人惟一不同的地方，对不

对？那些还没死的人会再回来。”

路卡斯问道：“但是，你怎么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会不会死？”

“我也不知道。”

那孩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问：“你兄弟离开时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不知道没有他的话，我要怎样继续活下去。”

“现在你知道了吗？”

“对，自从你到这里后，我就知道了。”

那孩子打开木箱。

“箱子里的这些大笔记本是什么？”

路卡斯又盖上木箱。

“没什么，天啊！幸好你还不识字。”

孩子笑了：“你错了，只要是印刷字体我就看得懂，你看！”

他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外婆的那本《圣经》，他念了几个字和几个完整的词组。

路卡斯问：“你从哪儿学会识字的？”

“当然是从书上学的，从我的书和你的书上。”

“跟雅丝蜜娜学的吗？”

“不是，是我自己一个人学的。雅丝蜜娜不喜欢读书，她说过我绝对不会去上学的，但我很快就会去了，对不对？路卡斯。”

路卡斯说：“我可以教你所有该知道的事。”

孩子说：“到了六岁要去上学，这是义务。”

“对你来说不是，我们可以拿到义务免除许可证。”

“因为我残废，对不对？我不要你的许可证，我要像其他小孩一样去上学。”

路卡斯说：“如果你想去就去吧！但是你为什么想去呢？”

“因为我知道我在学校会是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

路卡斯笑了：“当然也最自负了。我啊，我一向最讨厌学校，为了能不去学校，我还假装耳聋。”

“你真的这样做吗？”

“对，听好，玛迪阿斯，你想上来这里就可以上来，你也可以去我房间，即使我不在那里。你可以读《圣经》、字典，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读全套百科全书，但是那些大笔记本，你不准动。狗养的！”

他又加了一句：“外婆叫我们‘狗养的’。”

“谁是‘你们’？你和另外一个？你和你兄弟吗？”

“对，我和我兄弟。”

他们下了阁楼，走进厨房，路卡斯准备午饭，孩子问：

“那谁来洗碗、洗衣服、整理衣服?”

“我们两个人一起做，你和我。”

他们吃午饭。路卡斯趴在窗户上吐了。他转过身，满头大汗。他失去了知觉，倒在厨房的地板上。

孩子叫道：“别这样，路卡斯，别这样!”

路卡斯张开眼睛：“别叫，玛迪阿斯，扶我起来。”

那孩子拖着路卡斯的手臂，路卡斯紧紧抓住桌子，摇摇晃晃走出厨房。他坐在院子的板凳上，孩子站在他面前看着他。

“路卡斯，你怎么了？你刚刚好像死了一样!”

“没有，我只是因为太热了不舒服而已。”

孩子问道：“虽然雅丝蜜娜离开了，但是应该不要紧吧?是不是？事情没那么严重，对不对？你不会为了这种事而死掉吧?”

路卡斯没有回答，孩子坐在他脚边，抱着他的腿，把自己那头黑鬈发靠在路卡斯的膝上，说道：

“也许再过一阵子，我就会变成你儿子。”

当孩子睡着后，路卡斯又爬上阁楼，从箱子里取出笔记

本，把它们包在黄麻布里，然后到镇上去。

他按了按彼得家的门铃。

“我希望你能帮我保管这个东西，彼得。”

他把布包放在客厅桌上。

彼得问：“那是什么？”

路卡斯打开布包。

“一些小学生的笔记本。”

彼得点点头：“这就是维多跟我说过的，你写东西，买了大量的纸笔。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买笔，买方格纸，还买了小学生用的大笔记本，你在写书吗？”

“没有，不是写书，只是随手记些东西。”

彼得掂掂笔记本的分量：“随手记的！整整半打的厚笔记。”

“这些年来慢慢累积起来的，但是我已经淘汰很多了，我只把那些绝对需要的留下来。”

彼得问：“你为什么要把它们藏起来？因为警察的关系吗？”

“因为警察？这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小孩的关系！他开始学会识字了，而且还到处乱翻，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些笔记。”

彼得笑着说：“你也不愿意那孩子的母亲看到，对吧？”

路卡斯说：“雅丝蜜娜不在我家了，她走了，到大城市去了。这一直是她的梦想，我给了她一些钱。”

“然后她把孩子留给你？”

“那孩子是我坚持要留下的。”

彼得点了根烟，看着路卡斯什么也不说。

路卡斯问：“到底能不能把这些东西保存在你家？”

“当然可以。”

彼得又把这些笔记本包起来，拿到他房间。当他出来时，他说：

“我藏在床底下，明天我再找个妥当的地方藏起来。”

路卡斯说：“谢谢你，彼得。”

彼得笑着说：“别谢我，我对你的笔记本也很有兴趣。”

“你想看？”

“当然，如果你不想让我看，你只好把它放到克萝拉家了。”

路卡斯站起来说道：“那可不行！克萝拉只要是能读的她都读，不过我可以寄放在维多那里。”

“这样的话，我就去维多他家看，他不会拒绝我的任何要求，而且，他很快就要走了。他想回到他出生的镇上，他姐姐的身边。他想卖掉他的房子和那间书店。”

路卡斯说："把这些笔记本还给我，我要把它们埋在森林里的某个地方。"

"对，把它们埋起来，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烧掉。这是惟一可以不让任何人看到的方法。"

路卡斯说："我必须保存它们，这是为了克劳斯，这一些笔记本全是要留给克劳斯的，给他一个人的。"

彼得打开收音机，他转了很久才找到播放轻音乐的电台频道。

"坐下吧！路卡斯。告诉我谁是克劳斯。"

"我兄弟。"

"我不知道你还有个兄弟，你从没提过，也没人告诉过我，就连维多那个从你小时候就认识你的人也没提过。"

路卡斯说："我兄弟好几年前就到边界的另一边生活去了。"

"他是如何穿越边界的？边界向来以不可能穿越而著名。"

"反正他就是穿越过去了。"

彼得沉默了一阵子问道："你和他有通信保持联络吗？"

"你说通信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大家一般说的通信。是他写信给你，还是你写信给他？"

“我每天都写在笔记本里给他，他当然应该也会这么做。”

“可是你从没收到过他的信吗?”

“他不能从那边寄信给我。”

“边界对面有很多信寄过来，自从你兄弟走了之后就没给你写过信？他没给你他的地址?”

路卡斯摇摇头，站了起来。

“你认为他死了，对不对？可是克劳斯他没死，他还活着，而且会再回来。”

“对，路卡斯，你兄弟会再回来的。至于那些笔记本，我原本可以答应你不去看它们的，但你不相信我。”

“你说得对，我不相信你，我知道你无法阻止自己不去看那些笔记本，我来这里就知道了。那就别管了，我宁可让你看，也不让克萝拉或任何其他人看到。”

彼得说：“还有一件事我不懂，就是你和克萝拉的关系。她年纪比你大很多。”

“年纪不重要，反正我是她的情人。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不，不完全是，这我早就已经知道了。但是，你爱她吗?”

路卡斯打开大门。“我不知道这个字的定义，也没人知道。彼得，我没想到你会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在你一生中，你会常常被问到这类问题的，而且有时候你还被迫非答不可。”

“那你呢，彼得？你也会有被迫非答某些问题不可的时候。我偶尔也去参加你的政治演说，你说得头头是道，台下的人也为你鼓掌叫好，但是你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吗？”

“我是被迫相信那些话的。”

“但是在你内心深处，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想，我也不敢有这样的奢求。这股恐惧从小时候就在我心中了。”

克萝拉站在窗前，看着沉浸在夜色中的庭院。当路卡斯走进房里时，她头也不回地说道：

“夏天真可怕，夏天是最接近死亡的季节。一切都变得很干燥，令人窒息而且毫无生气。离他们杀死托马斯已经有四年了。就在那年八月的一个清晨。黎明时分，他们把他吊死了。最令人担心的是他们每年夏天都会出现。每当黎明你回家时，我都到窗前看他们。他们又开始行动了，却无法杀死同一个人好几次。”

路卡斯吻着克萝拉的脖子说：“怎么了？克萝拉，你今天

怎么了?”

“我今天收到一封信，一封官方的信，就放在我桌上，你可以拿来看。上面说托马斯已获得平反，他是无辜的。我从没怀疑过他的无辜。他们写到:‘你先生是无辜的，我们错杀了他，我们错杀了好几个人。但是，现在一切都上了轨道，我们向你道歉，而且保证类似的错误绝对不会再发生。’他们错杀了人，然后再平反、道歉。但是，托马斯已经死了!他们能让他复活吗?他们能抹杀掉让我头发变白，令我发狂的那一夜吗?

“那年夏夜，我一个人在我们的公寓里，一栋属于我们两人的公寓，那是托马斯和我的，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一个人独处了。自从托马斯被关进监牢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没有人能，也没有人敢来探望我了。我已经习惯孤独，这并没什么不寻常，就算我不睡觉也没什么稀奇。不寻常的是，那个晚上我竟然没哭，我一个晚上都没睡，收音机里宣布几个叛国罪犯的死刑，在这些名字里，我清楚地听到了托马斯的名字。到了凌晨三点，就是死刑执行的时间，我望着钟摆，一直望到早上七点。然后我去上班，到首都的一家大图书馆上班。我坐在办公桌前，我当时是阅览室的职员，我的同事们一个接着一个聚在一起，我听到他们窃窃私语:‘她竟然来

了！’‘你看到她的头发没？’我走出图书馆，在街上逛到夜晚来临，我迷路了。虽然我对这座城市相当熟悉，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城里的哪一区，于是我搭出租车回家。凌晨三点时，我从窗口往外望，我看到他们，他们把托马斯吊在对面房子的外面。我尖叫，邻居们都跑了过来，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而现在，他们却说这只是个错误，托马斯被杀、我的病、待在医院的那几个月和我的白发，全都只是个错误。果真是个错误，他们就应该还我一个活生生的、脸上带着微笑的托马斯，那个拥我入怀，抚摸我头发，用他那双温暖的手捧着我的脸，吻我的眼、我的耳、我的唇的人。”

路卡斯抓住克萝拉的双肩，将她转向自己，说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我提起托马斯？”

“永远，我会永远谈论托马斯。那你呢？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对我提起雅丝蜜娜呢？”

路卡斯说：“没什么好说的，尤其是现在，她已经不在镇上了。”

克萝拉拍打拉扯着路卡斯的脸、脖子和肩膀。

她叫道：“她不在？她在哪里？你对她做了什么？”

路卡斯把克萝拉拖到床上，把她压在下面。

“你冷静点，雅丝蜜娜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了，就这样

而已。”

克萝拉紧紧抱着路卡斯。

“他们会把你和我分开，就像他们以前把托马斯和我分开一样。他们会把你关起来，把你吊死。”

“不会，这一切都结束了。忘掉托马斯，忘掉监狱和绳子。”

天一亮，路卡斯就起床了。

“我得回家了，孩子起得很早。”

“雅丝蜜娜把她的孩子留在这里?”

“那是个残废的孩子，她带着那孩子在大城市里能做什么?”

克萝拉不停地问：“她怎能丢下孩子不管?”

路卡斯说：“她是想带走他，是我不准的。”

“不准？凭什么？那是她的孩子，孩子是属于她的。”

克萝拉眼看着路卡斯穿上衣服，她说：“雅丝蜜娜离开是因为你不爱她。”

“我是在她有困难时帮助她，我没对她作过任何承诺。”

“我也是，你也没对我作过什么承诺。”

路卡斯回家为玛迪阿斯准备早餐。

路卡斯走进那家文具店，维多问他："路卡斯，你需要纸笔吗?"

"不，我想和你谈谈，彼得说你想卖房子。"

维多叹了口气："这年头没有人有足够的钱买一幢房子外带一间店面。"

路卡斯说："我想买。"

"你？路卡斯？拿什么来买？噢，我的孩子!"

"把外婆的房子卖了就可以，军方会给我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怕那还是不够，路卡斯。"

"有一块地也是我的，还有其他东西，一些我从外婆那里继承来的值钱货。"

维多说："今晚到公寓来看我吧！我会把大门打开的。"

到了晚上，路卡斯步上一个阴暗的小梯，那楼梯通往文具店上面的公寓。他敲了一扇门，门底下透出一点亮光。维多高喊："进来！路卡斯。"

路卡斯走进一间房间，尽管窗户是开着的，不过屋里仍旧飘着一大片雪茄冒出的浓厚烟雾。天花板上有一层淡褐色的污垢，纱窗也已泛黄，屋里塞满了老旧的家具、沙发床、长沙发、小桌、灯和一些小摆设。墙壁也都被图画和雕刻遮

住，地板上则覆盖着重重叠叠磨穿破损的地毯。

维多坐在窗边一张覆盖红色长毛绒桌巾的桌前，桌上有几只雪茄盒和烟盒，各式各样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旁边还有几只玻璃杯和里面装了半瓶黄色液体的大肚瓶。

“过来，路卡斯，坐下来喝一杯。”

路卡斯坐了下来，维多倒酒给他，维多喝干了自己那杯，又重新倒满一杯。

“我想给你喝更好的白兰地，就像我姐姐上次来访时给我带来的那种，可是，刚好已经喝光了。我姐姐来看我的时候是七月，你记不记得，那时天气好热。我最不喜欢热天了，我也不喜欢夏天。没错，多雨、凉快的夏天，的确很舒服，不过那股酷热实在会让我生病。

“我姐姐来的时候，还带了一瓶杏桃酒送我。在我们家乡那个地方，我们都习惯喝杏桃酒。我姐姐一定以为这瓶酒可以喝上一整年，或者起码撑到圣诞节，但事实上，我在第一个晚上就已经喝掉一半了。因为我觉得惭愧，所以在刚开始时我把瓶子藏起来，后来买了一瓶普通的酒，反正商店里也找不到其他的酒，然后我把酒倒进我姐姐带来的瓶子里，放在一个很容易看到的地方。喏，就在你面前的那个碗橱里。

“就这样，我每天都偷偷喝着姐姐送我的劣质杏桃酒，然

后为了让她安心，再把那瓶看起来几乎喝都没喝过的酒拿给她看。偶尔有一两次，为了面子的关系，我会倒一小杯那瓶我假装很欣赏的酒来喝，不过那瓶酒都已经变质了。

“我一直希望我姐姐能快些离开，话说回来，她并没打扰到我。相反，她帮我做饭、补袜子、缝衣服，还清理厨房和其他所有脏东西，所以她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而且，我们通常都在打烊之后边享受大餐边愉快地闲聊。她睡在那间小房间里。就在这里，旁边的这间。她睡得很早，而且很安静，这样一来，我就有属于自己的一整个晚上，可以在房间、厨房和走廊里四处走来走去。

“你知道吗，路卡斯，我姐姐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都过世了，尤其当时我还只是个小孩，我姐姐年纪比我大一点，大五岁，我们住在一些什么叔叔婶婶之类的亲戚家，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是我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的。

“我对她的爱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我想你无法理解当我看着她从火车上走下来时所感受到的那份喜悦。我已经十二年没看到她了。因为那几年都有战争，加上荒年及边界禁区的问题，比方说，当她终于存够了一点钱可以出门，却拿不到进入边界区的通行许可证，类似的事情就这样一直

重复发生。而我这边，我手头上的现金老是太少，而且书店也不能想关就关。她那里也一样，她不能突然放下客人不管。她是个裁缝，而那些女人啊，就算那几年有多穷困也需要个裁缝，尤其是在她们买不起新衣服的穷困年代。当时，那些女人总叫我姐姐做些不可思议的工作，像是把她们已故丈夫的长裤改成短裙，睡袍改成罩衫。至于小孩穿的衣服，则是找一些任何还有利用价值的碎布头缝成的。

当我姐姐终于能够一次凑足需要的钱、证件以及其他必需的许可证时，她就写信告诉我她要来的消息。"

维多站了起来，看看窗外："还没到十点，对吧?"

路卡斯说："对，还不到十点。"

维多又坐了下来，倒杯酒，点根烟说道："我在车站等我姐姐，那是我第一次在车站等人。我下定决心，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等上好几班火车。我姐姐是搭最后一班车到达的，她坐了一整天的车。当然，我一眼就认出她了。但是，她和我记忆中保留的样子有很大的差距！她的个子变得好小好小。她从前就一直很瘦小，但至少也不是眼前这个模样。她那张应该说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脸，现在布满了细细的皱纹。总之，她老了很多，当然，我没对她说什么，我把我所看到的留在自己心里。但是她却开始哭着说：'噢！维多，你

变了好多！我差点儿认不得你了。你变胖了，又掉了头发，你完全走了样。’

“我帮她提行李。沉甸甸的，很重，因为里面装了果酱、灌肠和杏桃酒。她到了厨房就把这些东西全都取出来，她甚至还从自己院子里摘了些四季豆来。我立刻开瓶喝酒，在她煮四季豆时，我就喝掉了大约四分之一瓶的酒。她洗完碗盘，就到我的房里来。窗子是敞开的，因为天气很热，我继续喝酒，不停来到窗前走动，而且还抽烟。我姐姐说着她那些难缠的客人和她寂寞又难堪的生活，我边喝酒边抽烟，听她说话。

“一到十点，对面那扇窗就会亮起。那个白发男人出现了，嘴里嚼着东西，他总是在那个时候吃饭。每到晚上十点，他就走到窗前吃东西。我姐姐这时还在继续说话，我带她去看她的房间，跟她说：‘你一定很累了，坐车坐了那么久，好好休息吧！’她亲了亲我的双颊，走到最旁边的那间房睡觉。我猜她是睡着了，就继续喝酒、抽烟，四处走来走去，偶尔往窗外看，看到那个白发男人靠在他的窗边，我听到他向偶尔路过的行人问道：‘几点了？能不能请你告诉我现在几点了？拜托！’街上有个人回答他：‘现在是十一点二十分。’

“我一直无法熟睡，我姐姐在隔壁房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这反倒让我很担心。到了早上，已经是星期天了，我仍然听到那个失眠的人在问时间，然后有人回答：‘差十五分七点。’过了一会儿，当我起床时，我姐姐已经在厨房忙了，对面那扇窗则已关上。

“路卡斯，你对这件事有何看法？我十二年没见的姐姐跑来看我，而我却迫不及待地等着她去睡觉，以便静静观察对面那个失眠人。事实上，他是惟一引起我兴趣的人，虽然我爱我的姐姐胜过一切。

“路卡斯，你什么都不说，但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我疯了。不过你想得没错，那个每晚十点打开窗户，早上七点关上窗户的老人在我心头萦绕不去，他整晚都待在窗边，我就不知道接下来他在做什么了。他睡了？还是在另一个房间或厨房度过白天？我从没见他在街上出现过，也没有在白天遇见过他。我不认识他，也没向其他人问过有关他的问题，你是我第一个提起这件事的人。他整晚靠在窗边想什么？三更半夜，街上空无一人，他甚至无法向路人问时间，他只能在早上将近六七点时向路人问时间。他真的需要知道时刻吗？他有可能连一只表或闹钟都没有吗？如果真是这样，他又怎能每天晚上十点整准时出现在窗前？我经常这样

自问有关他的种种问题。

“但是，在我姐姐离开后的某个晚上，那个失眠人对我说话了。我站在窗前，观察天空是否有暴风雨来袭的乌云，因为前几天气象预报说那几天会有暴风雨。那老人在街道对面对我说话：‘看不到星星，暴风雨就快来了。’我没回答他，我不想和他做朋友，我没理他。

“我坐在房间的一角，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了，我现在已经明白，如果我还待在这里，除了抽烟、喝酒或从窗户观察那个失眠者之外，我什么都不做，如此一来，就轮到我成了失眠人。”

维多看看窗外，叹叹气跌坐在他的扶手椅里：“他在那里，他在那里观察我，他在等待机会和我说话，但我不会如他所愿。无论他如何坚持，他都不会得逞的。”

路卡斯说：“冷静点，维多，他也许是个退休的夜班职员，已经习惯白天睡觉而已。”

维多说：“夜班职员？也许吧！这并不重要，如果我再待在这里，他会毁了我，我已经是半疯狂的状态了，我姐姐也注意到这个情形。她在上火车之前还对我说：‘我年纪太大，不可能再来一次这样劳累的长途旅行了。维多，我们得作个决定，如果不这样，我害怕……害怕我们再也见不到面

了。’我问：‘什么决定?’她说：‘我很清楚，你的生意做得并不好，你整天都枯坐在店里，却没半个客人出现。晚上，你在公寓里走来走去，到了早上就筋疲力尽了。你酒也喝太多了，我带来的酒你几乎已经喝掉了一半，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就会变成酒鬼。’

“我小心翼翼避免告诉她说，在她住在我这里的这段时间里，我除了喝掉我们每天每餐所开的酒之外，还多喝了另外六瓶白兰地。当然，我也没向她谈到那个失眠的人。她继续说：‘你气色很不好，有黑眼圈，脸色又苍白，但却近乎痴肥。你吃太多肉，却运动不足，又从不出门，你的生活不正常。’我说：‘别替我担心，我好得很。’我点了一根烟。那班火车误点，我姐姐脸上不太高兴地转过头去，说道：‘你烟抽太多了，老是一根接着一根抽。’

“我也避免告诉她医生在两年前就发现我有动脉方面的疾病了，是尼古丁中毒引起的。我右大腿的髂骨动脉阻塞了，血液无法流向左腿。更糟的是，我臀部和小腿肚都很痛，而且左脚的大拇趾也没感觉了，医生给我开了药，如果我不停止抽烟也不运动，情况就不会改善。但我没有任何戒烟的意愿。而且我完全缺乏意志力，没有人能够要求一个酒鬼要有意志力。所以，如果我想戒烟，就得先戒酒。每次我才一想

到该要戒烟，就会立刻点上一根雪茄或香烟，而且我边抽边想，如果我不停地抽烟，我左脚的血液循环马上就会完全停止，那会引起肌肉坏死，接着就得切除整只脚甚至小腿了。

“关于这些，我一个字也没说，免得我姐姐担心。但她还是很担心，临上火车时，她亲吻我双颊对我说：‘把书店卖了，回家乡来和我住一起吧！我们会在小时候住的那间屋里住一阵子。我们到森林里散步，我会料理一切，你戒了烟酒就可以写书了。’

“火车走了，我回到家，倒了一杯酒。我问我自己，她所说的书到底是哪一本书？那天晚上，我除了服下平常促进血液循环的药剂之外，还吃了几颗安眠药，然后把我姐姐带来的那瓶酒里剩下的酒全都喝光了，几乎有半升之多。虽然吃了安眠药，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很早就醒了，而我的左脚也完全失去了感觉。我浑身都是汗，心脏跳得很快，双手发抖，我陷入恐惧之中，那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忧虑。我看看闹钟上的时间，它停了，我拖着身子走到窗边，对面那个老人还在那里，越过那条空无一人的街道，我问他：‘能不能请你告诉我现在几点了？拜托你，我的表停了。’在回答我之前，他转过身去，似乎是在看挂钟。‘现在是六点半。’我想穿衣服，但我已经穿了，原来我昨晚穿着鞋子和衣服睡觉。我下

楼到街上，走到最近的一家杂货店，门还没开。我在街上徘徊等待。最后，老板来了，他打开店门，招呼我。我随便拿了一瓶酒，回家喝了几杯，内心的不安消失了，对面那个男人也已经关上他的窗子。

“我下楼到书店去，坐在柜台后面，没有半个客人。当时还是夏天，学校放暑假，没人会需要书本或其他这类东西。我坐在那里，看着架上的那些书，突然记起我的书，那本我姐姐提到的书。我想成为一名作家，那是我年轻时的梦想，我姐姐和我常常一起提到这件事。她很相信我，我当时也相信自己，但是后来却越来越不这么想了。最后，写书的梦想，终于被我完全忘光了。

“我只有五十岁，如果戒烟戒酒，或是先戒酒再戒烟，都还可以写几本书。几本，哦，不，也许只有一本书。路卡斯，我深信全人类都是生而为了写一本书，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事物。一本才华洋溢或一本平凡不过的书，都没关系，但是什么都不写的人就是个迷失生命的人，他只是在这块土地上经过，却未曾留下任何足迹。

“如果留在这里，我永远也写不了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卖了房子和书店，然后去我姐姐家，她会阻止我喝酒抽烟，我们会过着健康的生活，她会照顾一切。我除了写我的书之

外，其他什么事都不必做，只需摆脱酒精和香烟。你也是，路卡斯，你自己也写书，写谁写什么我不管，但是你在写，你从小就没停止过买纸笔和笔记本。”

路卡斯说：“维多，你说得对，写作是最重要的事情。开个价吧！我买下这间房子和书店，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件事了。”

维多问：“你对我说过的那些值钱东西是什么？”

“一些金币和银币，还有一些珠宝。”

维多笑了：“你想参观一下房间吗？”

“没这必要，我势必会将这房子作些改变，这两间房已经够我们两个人用了。”

“如果我没记错，你们应该是三个人。”

“我们只剩两个人了，孩子的妈妈走了。”

路卡斯对孩子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们要住在镇上的中央广场上，我买了那间书店。”

孩子说：“很好，那我离学校更近了，但是如果雅丝蜜娜回来的话，她找得到我们吗？”

“在这么小的镇上，她很容易找到我们的。”

孩子问："我们不养小动物，也不种菜了吗？"

"我们会有个小院子，就留下狗和猫，也留下几只鸡生蛋，其他的小动物，就卖给约瑟夫。"

"那我要睡哪儿？那边没有外婆的房间。"

"你睡在我隔壁的那间小房间，我们彼此会住得很近。"

"没有那些小动物和菜园里的青菜，我们要用什么过活？"

"书店。我卖笔、卖书、卖纸，你可以帮我。"

"好，我会帮你。我们什么时候搬家？"

"明天，约瑟夫会驾着他的马车来。"

路卡斯和孩子住进维多的房子，路卡斯为房间重新油漆。现在，整个屋里是既明亮又干净。在厨房旁边，以前的那间陋室，路卡斯把它改成了浴室。

孩子问："我可以把那些骷髅放在我房间吗？"

"这不可能，想想看，如果有人进你房间的话……"

"不会有人进我房间，除了雅丝蜜娜回来的时候。"

路卡斯说："好吧！你可以留下那些骷髅，但还是得把它们藏在窗帘后面。"

路卡斯和孩子把那座被维多遗忘的院子作了初步的整理。孩子指着一棵树说：

“路卡斯，你看那棵树，全枯掉了。”

路卡斯说：“这是棵枯树，得把它砍掉，其他的几棵也掉了叶子，但这棵已经是死树了。”

孩子经常在半夜里醒来，冲进路卡斯的房里，跳到他床上，如果路卡斯不在，他就在那儿等着告诉路卡斯他那些噩梦。路卡斯睡在孩子身旁，把那小小的身躯紧紧抱在怀里，直到孩子不再颤抖为止。

孩子说着他那些噩梦，那些千篇一律的噩梦总是一直重复而且规律地出现在他的夜里。

其中的一个梦，是有关那条河的噩梦。孩子躺在水面上仰望着星星，任水流带着他跑，那孩子正高兴，但是慢慢的，有一个东西靠了过来，是一个让人害怕的东西。然后，突然间，那个东西就在那儿，孩子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它突然爆炸了，爆发出尖锐刺耳的巨响，令人目眩。

另一个梦，则是一只老虎躺在孩子的床边，那只老虎好像睡着了，它一副温驯乖巧的模样，那孩子有一股极大的欲望想摸摸它。孩子虽然很害怕，但是他想摸老虎的念头却逐渐增强。那孩子再也无法抗拒这个念头了，他的手指终于碰触到了老虎那身柔软而又光滑的皮毛，结果那只老虎却一掌就扯掉了他的手臂。

另外一个梦，是在一个荒岛上。孩子在那里玩他的独轮车，他在车上装满了沙，并且到其他地方把沙倒光，然后再到更远的地方，重新装满沙，再倒掉。就这样重复持续了好久。突然间，天黑了，也变冷了，没有半个人，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星星在它们无尽的孤寂里闪耀。

另一个梦，是孩子想回到外婆的屋子。他在街上行走，但他不认得镇上的路，他迷路了，街上空荡荡的，房子也不在它原来的地方，所有东西都不在原位了。雅丝蜜娜大声哭喊他，但孩子不知道该走哪条街、哪个路口才能找得到她。

最可怕的梦是有关那棵枯树的梦。孩子看着院子里那棵树，过了一会儿，那棵树把它光秃秃的树枝伸向孩子，枯树说："我现在只不过是棵枯树，但是我还是像活着时一样爱你。来吧！孩子，到我怀里来。"

那棵树说话的声音是雅丝蜜娜的声音。当孩子一走近时，那些枯枝便将他紧紧缠住、掐住。

路卡斯砍掉那棵枯树，把它锯成木材，在院子里生火烧掉，当火熄灭的时候，孩子说：

"现在它只不过是堆灰烬罢了。"

路卡斯走进房间，打开一瓶酒喝，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回到院子里吐了起来。黑色灰烬里还不断升起几缕白

烟。此时大滴的雨点开始落下，一场大雨完全熄灭了火堆。

过了一会儿，孩子在潮湿的草堆、烂泥里找到了路卡斯，他摇醒路卡斯说道：

“路卡斯，起来，回家吧！下雨了，天都黑了，又好冷，你能走吗？”

路卡斯说：“让我待在这里，你回去吧！明天就都没事了。”

孩子在路卡斯身旁坐下来等他。

太阳出来了，路卡斯张开眼睛：

“玛迪阿斯，发生了什么事？”

孩子说：“只是另一场噩梦而已。”

5

那个失眠男子每晚十点依旧在窗前出现。孩子已经睡了，路卡斯走出屋子，失眠男子问他时间，路卡斯回答他之后，就往克萝拉家走去。天刚亮，当他回来时，失眠者又问他时间，路卡斯告诉他之后，就去睡觉。过了几个小时，失眠者房里的灯也熄了，鸽群占据了他的窗台。

一天早上，当路卡斯回家时，失眠者叫住他："先生！"

路卡斯说："五点了。"

"我知道。我对时间没兴趣，那只是和陌生人开口说话的方法。我是想告诉你，那孩子今晚十分激动，他快两点时醒来，到你房间好几次，往窗外看了好久，甚至还到街上去，跑到小酒吧前，然后我想他又回来睡觉了。"

“他经常这样吗?”

“对，他常常在半夜醒来，几乎每个晚上。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晚上走出那间屋子。”

“就连白天他也从不走出那屋子。”

“我想他在找你。”

路卡斯走进公寓，孩子在床上睡得很沉，路卡斯看看窗外，失眠者问:

“一切都还好吧?”

“对，他在睡觉。你呢?你从不睡觉吗?”

“我偶尔会打个小盹儿，但从没熟睡过，我已经有八年没睡了。”

“你白天都在做什么?”

“散步，当我觉得累了，就在公园里坐一下，我在公园里度过大部分的时光。在那里我偶尔会坐在长凳上睡几分钟。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怎么样?”

路卡斯说:“如果你想的话，现在就可以。”

“就这么说定了，我喂一下鸽子就下去。”

他们走在冷清的街道上，小镇还在沉睡中，他们往外婆家的方向走去。失眠者在一片几平方米的枯黄草地前停了下来，草地上有两株老树伸展着它们裸露的树枝。

“这就是我的公园，我惟一能睡一会儿的地方。”

老人在惟一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长凳旁有口干涸的水池，上面覆盖着青苔和霉湿。路卡斯说：“镇上还有更漂亮的公园。”

“但对我来说并不是。”

他举起他的拐杖，遥指一幢漂亮的大房子。

“我们以前住那里，我和我老婆。”

“她死了吗?”

“她在战争结束的三年后被好几发子弹打死了，在一个晚上的十点钟。”

路卡斯在老人身旁坐下。

“我想起来了，我们以前住在边界附近，每次从镇上回家，我们都习惯在这里停下来喝喝水，休息一下。当你太太从窗子看见我们时，她就走下楼来，给我们几块马铃薯糖。之后我就再也没吃过那种东西了。我还记得她的笑容和腔调，也记得她被杀的事，全镇的人都在谈论。”

“大家都说什么?”

“说她之所以被杀，是因为有人要把她那三家纺织厂收归国有。”

老人说：“那些工厂是她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而我则

在那儿当工程师。我娶了她后，她就留在这儿了。她很喜欢这个小镇，然而她却保留了她的国籍，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杀死她，这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他们在我的卧室枪杀她。当时，我在浴室里听到枪声，凶手从阳台上进来又出去，她的头上、胸口、腹部各中了几枪。而调查的结论是，这是一个痛恨的工人为了报复下的毒手。然后，他就越过边界逃到国外去了。"

路卡斯说："那时候边界就已经无法越过了，而且没人拥有手枪。"

失眠者闭上眼睛不说话。路卡斯问："你知道现在是谁住在你的房子里吗？"

"都是小孩，我们的房子变成孤儿院了。你该回去了，路卡斯。玛迪阿斯就快醒来了，而且你的书店得开门。"

"你说得没错，现在已经七点半了。"

路卡斯偶尔会回到公园和失眠者聊天，那老人诉说他的过去，他和他老婆快乐的过往。

"她脸上总挂着笑容。她很快乐，就像个孩子般无忧无虑。她喜欢那些树果，花草、星星和云朵。黄昏时，她会到

阳台上看看天空，她认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落日像这个镇上的一样迷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天空颜色像这个镇上一样耀眼，一样美丽。”

那个男人闭上布满血丝的双眼，他的眼睛因为失眠而有了黑眼圈。他又更换了语调说：

“在她死之后，当局就没收了那栋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东西，像是家具、餐具、书本和我老婆的珠宝洋装。他们只准我带走一只装了我部分衣服的皮箱，他们叫我离开这个镇。我丢了工厂的职位，不再有工作，不再有房子和钱了。

“我到一个朋友家，一个医生朋友，我甚至在我老婆被杀的当天晚上就去找他，他给了我一些钱搭火车，他对我说：‘永远不要再回到这个小镇了，他们能让你活着还真是奇迹。’

“我搭上火车前往邻近的一个小镇。我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身上剩下的一点钱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也许可以到首都也说不定，但是我在首都没什么可做的，就算在其他任何城市也一样。我在窗口买了一张票，再度回到这里。我敲了敲书店对面一栋小房子的门。我认识工厂里所有的男女工人，也认得给我开门的那个女人，她什么也没问就叫我进去了。她带我到一个房间，然后说：‘先生，你在这里可以爱待多久，就待多久。’

“那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她的两个儿子，她的女儿只有十七岁，在一场让她毁容的意外后，加入前线当护士，却在前线阵亡了。收留我的女人从不谈这件事，大致说来，她几乎不再说话了。她把我安置在面对街上的那间房里不管，她自己则在另一间更小的、面对花园的房间里，厨房也面对院子，我想去就去，而且厨房里总有热东西可吃。每天早上，我都在走廊上发现我那双鞋子已经擦拭干净，而烫洗过的衬衫就放在椅子上。收留我的女主人从不进我房间，我也很少遇到她，我们活动的时间不一样，我不知道她靠什么过活，我想大概是靠她的菜园和她的遗属赔偿金吧！

“住在她那里的几个月之后，我到镇公所的办公室毛遂自荐当杂工，那些官员把我的事从这个科室丢到另一个科室，他们都不敢为我的事作决定，因为我的异国婚姻，我成了可疑分子。最后，是党书记长彼得雇我当杂工。我是守门人，也要洗玻璃、洗瓷砖、扫灰尘、扫落叶和积雪。幸亏有彼得，我现在才有权利退休，而且像大家一样领到退休金。我没有变成乞丐，我想我可以在这土生土长的镇上度完余生。

“当我领到第一笔钱的那个晚上，我把它放在厨房的桌上，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但是对那个收留我的人来

说，已经是很多钱了。按她的看法是多了一点，她留下一半在桌上，然后我们就继续这么下去。每个月我都把我那一点退休金放在她的餐具旁，而她再把那笔钱的半数放回我的碗盘边。”

一个围着大披巾的女人从孤儿院里走了出来，她细瘦而苍白，削瘦的脸上闪烁着深邃的眼神，她在长凳前停下来，面带微笑看着路卡斯并对那老人说：“我想你找到朋友了。”

“对，一个朋友。茱蒂丝，我来为你介绍路卡斯，他在中央广场开书店。茱蒂丝是孤儿院院长。”

路卡斯站起身来，茱蒂丝和他握手，说道：

“我得为我的孩子们买些书，但我忙不过来，而且我的预算很紧。”

路卡斯说：“我可以把玛迪阿斯的书送给你，你的孩子都几岁了？”

“五到六岁。玛迪阿斯是谁？”

那老人说：“路卡斯也在照顾一个孤儿。”

路卡斯说：“玛迪阿斯不是孤儿，他妈妈离开了，他现在是我的小孩。”

茱蒂丝笑说：“我那些孩子们也不全是孤儿，大部分都是些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被他们那些被强暴或当妓女的妈妈

所遗弃。”

她在老人身边坐下，把头放在他肩上，闭上眼睛说：

“米歇尔，很快就得生火了，如果天气不变，我们星期一就开始生火。”

老人搂住她：“一言为定，茱蒂丝，我星期一早上五点会在那里。”

路卡斯看着这对男女，在这个秋天湿冷的早上，在这座完全宁静，被遗忘的小镇里，闭着眼，互相拥抱。他走了几步，想悄悄离开。但茱蒂丝颤抖了一下，睁开眼睛站了起来：

“别走，路卡斯，孩子们就快起床了，我得去为他们准备早餐。”

她亲了老人的额头：“米歇尔，星期一见。路卡斯，再见，先谢谢你那些书了。”

她转身回到屋里，路卡斯坐下来。

“她很美。”

“对，很美。”

失眠者笑说：“一开始，她在怀疑我，她看我每天都坐在长凳上，当时也许以为我是个色狼。有一天，她到我身边坐下，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把一切都告诉她，那是去年冬天刚开始的时候。她要我帮她把那些房间生火取暖，她自己一

个人没办法，她只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在厨房帮忙，那屋子没有中央暖气设备，只是在每个房间有个瓷砖壁炉，总共有七座壁炉。你知不知道，当我确信我又能重新走进我们屋子的房间时，我有多高兴！而且也很高兴能帮茱蒂丝的忙，她是个历经苦难的女人，她丈夫在战争时失踪了，她自己则被押送到集中营里，几乎已到了地狱的大门前。这并不是比喻，的确有一阵熊熊烈火在那扇大门后面燃烧，那把火是为了烧掉某些人的尸体而点燃的。”

路卡斯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类似的事情。就在这个镇上。”

“你当时应该还很小。”

“我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我永远也忘不了。”

“你会忘记的，人生就是如此，一切都会随时间而消逝，回忆会越来越淡薄，痛苦也会越来越少。我现在想起我老婆，就像人们记起一匹马或一朵花儿一样。在这个一切看起来都很轻松、容易又美丽的世界里，我老婆是个生命的奇迹。一开始，我是为她而来此地的，现在我则是为了茱蒂丝而来。为了活着的人。路卡斯，也许这对你来说很可笑，但我爱上了茱蒂丝，因为她的坚强、她的善良和她对那些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付出的温柔。”

路卡斯说："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可笑。"

"以我这样的年纪?"

"年纪只是个细节，最重要的是你爱她，而她也爱你。"

"她在等她丈夫回来。"

"很多女人都在为她们失踪或死去的丈夫等待或哭泣，但你刚刚说，'痛苦会慢慢减少，回忆也将会渐渐淡薄。'不是吗?"

失眠者抬眼望着路卡斯："减少……淡薄……对！我刚刚是这么说的，但并不是消失。"

同一天早上，路卡斯选了一些儿童书装进一个纸箱里，然后对玛迪阿斯说：

"你能不能把这些书送到孤儿院去，就在通往外婆家路上的一座公园旁，那是一栋有阳台的房子，前面有喷水池。"

孩子说："我知道在哪里。"

"孤儿院的院长叫茱蒂丝，你以我的名义把这些书送给她。"

孩子带着书走了，他很快就回来了。路卡斯问：

"你觉得茱蒂丝和那些孩子怎么样?"

“我既没看到茱蒂丝也没看到那些小孩，我把书放在门口了。”

“你没进去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进去？好让别人把我抓起来吗?”

“什么？你说什么？玛迪阿斯!”

那小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而路卡斯则在店里一直待到打烊，然后做晚餐自己一个人吃。当小孩突然走出房间时，路卡斯正好刚洗完澡在穿衣服。

“你要出去吗？路卡斯？你每天晚上都到哪儿?”

路卡斯说：“我去工作，你很清楚。”

孩子躺在路卡斯的床上：

“我在这里等你。如果在酒吧里工作，半夜打烊后你就会回来，但是你都很晚才会回来。”

路卡斯在孩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对，玛迪阿斯，没错，我都很晚才回来，酒吧打烊之后，我还要去几个朋友家拜访他们。”

“哪些朋友?”

“你不认识。”

“每天晚上我都是一个人。”

“到了晚上你就睡觉了。”

“如果我知道你在你房里也正要睡觉时，我才睡得着。”

路卡斯在孩子身边躺下，亲亲他的脸颊说道：

“你真的相信我叫你到孤儿院是为了让人把你留在那里吗？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并不这么想，但是，当我到了那栋房子的大门口时，我很害怕，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雅丝蜜娜也答应过我永远都不离开我……不要叫我往那里走，我不喜欢往外婆家那个方向走。”

路卡斯说：“我了解。”

孩子说：“那些孤儿都是没有父母的小孩，而我也没有父母。”

“有，你有妈妈，雅丝蜜娜。”

“雅丝蜜娜走了。那我爸爸呢？他在哪儿？”

“你爸爸就是我。”

“但另外那个，那个真的呢？”

路卡斯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

“他在你出生前就死了，在一场意外中死的，就像我爸爸一样。”

“那些做爸爸的老是在意外中死掉，那你呢？你很快也会发生意外吗？”

“不会，我会非常小心。”

那孩子和路卡斯在书店工作，孩子把书从纸箱里取出来再递给路卡斯。路卡斯站在四脚梯上，把那些书排在书架的隔板上。这是个多雨的秋天早晨。

彼得走进店里，身穿一件戴帽斗篷，脸上、脖子上淌着雨水，他从斗篷下取出一只麻布包。

“拿去吧！路卡斯，我把它拿来还你，我不能再帮你保管了，我家不安全。”

路卡斯说：“你脸色很苍白，彼得，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你没看报也没听广播吗？”

“我从不看报纸，而且我只听老唱片。”

彼得转向孩子问道：“这就是雅丝蜜娜的孩子？”

路卡斯说：“对，他是玛迪阿斯。跟彼得说早安，他是朋友。”

孩子死盯着彼得不说话。

彼得说：“玛迪阿斯已经用眼神向我道早安了。”

路卡斯说：“玛迪阿斯，去弄东西给牲畜吃。”

孩子低下眼睛，翻弄箱里的书说：

“现在不是喂牲畜的时间。”

路卡斯说：“你说得对，那就待在这里，如果有客人来，再告诉我。我们上去吧！彼得。”

他们上去路卡斯的房间。

彼得说：“那孩子有一双不错的眼睛。”

“对，一双雅丝蜜娜的眼睛。”

彼得把包裹递给路卡斯。

“路卡斯，你的笔记本里缺了几页。”

“对，彼得，我告诉你了，我会作些修改、删减，把所有不重要的都丢掉。”

“你又修又减，还删掉一些，你兄弟克劳斯就什么都看不懂了。”

“克劳斯会懂的。”

“我也是，我看得懂。”

“这就是你为什么把它们拿来还我的原因？因为你自认为都懂了？”

彼得说：“现在发生的事和你的笔记本没有关系，路卡斯，而是更严重的事。我们国家正有人准备反抗。事件已经从那些专写些不该写的东西的学者开始了。大学生们则延续这次革命，那些大学生老是准备制造混乱，他们组织一群人

展开示威游行，结果发展成暴动，和镇暴部队对立。但是真正危险的时刻，是从那些工人，甚至我们军队中部分的军人加入了那些大学生时开始的。昨天晚上，有部分军人把武器发给一些不负责任的人，那些人在首都互相射击，这次的暴乱已经波及了其他省份和农民阶级。”

“换句话说，这个行动代表了各个阶层的人民。”

“除了一个阶层——我所属的那个阶层。”

“对于那些和你们敌对的人来说，你们的人数太少了。”

“当然，但是我们有靠山。”

路卡斯不说话。彼得打开门：

“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路卡斯，让我们在没有恨的情况下分手吧！”

路卡斯问：“你要去哪里？”

“党部的领导人都必须接受外国军队的保护。”

路卡斯站了起来，紧按彼得的双肩，深深望着他：

“告诉我，彼得！你难道就没有羞耻感吗？”

彼得抓住路卡斯的手，贴着自己的脸，他闭上眼睛，低声说道：

“我有的，路卡斯，我感到相当惭愧。”

几滴眼泪从他紧闭的双眼滑落下来。路卡斯说：“不，别

这样，镇定点。”

路卡斯陪彼得走到街上，他目送那个低着头的黑影，在雨中朝车站的方向走去。

当路卡斯回到书店时，孩子对他说：“那位先生长得很好看，他什么时候会再来？”

“我不知道，玛迪阿斯，也许他不会再来了。”

到了晚上，路卡斯到克萝拉家，他走进那间所有灯光都熄灭的屋子。克萝拉的床冰冷而且空着，路卡斯打开床头灯，枕头上有克萝拉留下的字：

“我为托马斯报仇去了。”

路卡斯回到家，在他床上发现了孩子。他对孩子说：

“我受够了你每天晚上到我床上睡觉，回你房里睡去！”

孩子的下巴在颤抖，倒吸了一口气：

“我听见彼得说，人们在首都互相开枪，你想雅丝蜜娜会不会有危险？”

“雅丝蜜娜不会有危险，别担心。”

“你说过彼得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你想他会死吗？”

“不会，我不这么想，但克萝拉就一定会死。”

“谁是克萝拉？”

“我的一个朋友，去你床上睡，玛迪阿斯，我累了。”

在这座小镇上，几乎什么都没发生。那些外国国旗在公共建筑物上消失了，那些领导人的塑像也一样。一队人马举着旧国旗穿过镇上，还一边唱着以前的国歌和那些令人想起另一个世纪的革命歌曲。

酒吧都客满了，人们用比以往更大的声音谈笑唱歌。

路卡斯长久以来一直在听收音机，直到某一天古典音乐被新闻所取代为止。

路卡斯看着窗外，中央广场上停放着一辆外国军队的坦克。

路卡斯走出屋子想买包烟，但是所有的商店、杂货店都关门了，于是路卡斯得一直走到车站。他在路上遇到另一辆坦克，那些坦克上的大炮朝他的方向转过来，跟着他动。街上没有人，窗户都紧闭着，百叶窗也都拉下来了。但是，车站里和车站附近满满的都是士兵和边界卫兵，却都没有武装。路卡斯向他们其中一人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动员令解除了。你想搭火车? 这里没有老百姓搭的火车。"

"我不是要搭火车，我只是想来这里买香烟，商店都关门了。"

那士兵递了一包烟给路卡斯，并说：

“你不能进车站，这包烟拿回去吧！在街上闲逛很危险。”

当路卡斯回到家时，孩子已经起床了，他们一起听收音机。

有很多音乐和几段短短的演说。

“我们的革命胜利了，人民又再度迎来了胜利，我们的政府已经求助于我们伟大的保护者来对抗人民的敌人了。”

然后又说：“请保持冷静！现在禁止所有二人以上的集会，禁止卖酒，所有的餐厅和咖啡厅都继续关闭，直到新的命令颁布为止。禁止个人搭乘火车或汽车前往各地，各位必须严格遵守宵禁，入夜后请勿外出。”

然后又是一段音乐，接下来则是一些劝导和警告。

“工厂里的工作必须重新开工，未出现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将被解雇，玩忽职守的人将在特别法庭中遭到起诉，并判处死刑。”

孩子说：“我不懂，到底是谁赢了革命，而且为什么所有行动都被禁止，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凶？”

路卡斯关掉了收音机。

“不要再听收音机了，听了也没用。”

外面仍有抗争、战斗和罢工，而且仍然有人被拘捕、被关，有人消失，被放逐。已经有二十万人因为恐慌而离开这

个国家了。

几个月后，宁静、和平与秩序又重新降临。

路卡斯按下彼得家的门铃：

“我知道你回来了，你为什么要躲我?”

“我没躲你，我只是以为你不想再看到我了，我等你主动来找我。”

路卡斯笑了笑，说道：“我做到了。总之，一切都一如往常，革命也没什么用。”

彼得说：“历史会评判这一切。”

路卡斯又笑了。

“多么伟大的字眼呀！彼得，你怎么了?”

“别笑，我刚刚才逃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一开始，我向党部提出辞呈，然后被人说服要我再担任以前镇上的职务。我很喜欢这个小镇，它在人的心灵里有一股力量。一旦人们在这里住过，就不能不回来，而且你也在这里，路卡斯。”

“这是爱的表白吗?”

“不，是友谊。我知道我不能期待你什么。克萝拉呢？她回来了吗?”

“没有，克萝拉没回来，已经有人住进她家了。”

彼得说：

“首都有三万多人死了，有些人甚至对着有女人、小孩的人群射击，如果克萝拉参加了什么……”

“她一定是参加了所有在首都发生的事，我想她现在已经和托马斯在一起了。这样也好，她总是不停地谈论托马斯，她脑子里只有托马斯，她只爱托马斯，也因为托马斯而生病，不管怎么样，她都是为了托马斯而死的。”

一阵沉默之后，彼得说：“这段时期，边界没有人监视，有好多人穿越边界，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去找寻你的兄弟呢?”

“我从没想过，我怎么能让孩子一个人留下来呢?”

“你可以带他一起走呀!”

“没有人会带这种年纪的孩子卷入这样的危险里。”

“人们会带着自己想带走的人，不管是去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真心想带他。那孩子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路卡斯低下头说：“那孩子必须留在这里，他在等他妈妈回来，他不会和我一起走的。”

彼得没回答，路卡斯抬起头注视彼得。

“你说得对，我不想找克劳斯，应该是他回来，离开的人是他。”

彼得说："一个不存在的人是不会回来的。"

"克劳斯是存在的，而且他会回来！"

彼得走近路卡斯，紧抓着他的肩膀。

"冷静点儿，最后你还是得面对现实，不管是你兄弟，还是那孩子的母亲，都不会再回来了。你很清楚。"

路卡斯喃喃自语道："会的，克劳斯会回来的。"

他在椅子前跌了一跤，额头撞上矮桌的边缘，整个人就昏倒在地毯上。彼得将他扶到沙发上，弄来一条湿毛巾，帮他擦拭那张因汗水而浸湿的脸。当路卡斯清醒后，彼得给他喝了点酒，递给他一根点好的烟。

"对不起，路卡斯，以后我们再也不谈这件事了。"

路卡斯问："我们刚刚说了什么？"

"说什么？"

彼得点起另一根烟，接着又说："当然是谈政治。"

路卡斯笑了。

"那一定很烦人，所以我才会睡在你的沙发上。"

"对，就是这样，路卡斯，政治老让你很烦，不是吗？"

孩子已经六岁半了。开学的第一天，路卡斯想陪他去学

校，但那孩子宁愿自己一个人去。当他中午回来时，路卡斯问他一切是否顺利，那孩子说一切都非常顺利。接下来的日子都是这样。那孩子说学校里的一切都很好。然而有一天，他却带着一脸伤痕回来，他说因为他跌倒了。又有一天，他右手上有一些红色的抓痕。第二天，手上的指甲都变黑了，只有大拇指除外，孩子说是被门夹到了。有好几个星期，他都得用左手写字。

一天晚上，孩子回家时，嘴裂了，而且肿起来。他不能吃东西，路卡斯也没问他什么，只倒了羊奶在孩子嘴里，然后在厨房桌上放了一只装满沙砾的袜子、一块尖石头和一把剃刀。他说：

“这些都是我们那时候的武器，当我们必须保护自己不被别的孩子欺负时用的。拿去吧！好好保护自己！”

孩子说：“你们那时候是两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也一样，也必须懂得保护自己。”

孩子看着桌上的东西说：“我不能，我从来就没有能力去打人或弄伤什么人。”

“为什么？别人不都会打你、伤害你吗？”

孩子直视着路卡斯说道：“我受到身体上的伤害，那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我必须把这些伤害加在某人身上，对我来

说，就成了另一种无法承受的伤害。”

路卡斯问：“你要我跟你们老师说吗？”

孩子说：“千万不要！我不准你这样做！路卡斯，永远都别这样做！我抱怨过吗？我要求过你的帮助吗？我向你要过你的武器吗？”

他把桌上那些防卫用的东西一把扫到地上，接着说：

“我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更强壮、更勇敢，而且尤其是更聪明，就是这一点特别重要。”

路卡斯把石头和装满沙砾的袜子丢进垃圾桶，把剃刀折起来，放进口袋里。

“我还是把它带在身上，但我不会再用它了。”

当孩子上床后，路卡斯走进他房间，坐在他床边说：“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玛迪阿斯，我也不再问你问题。当你想离开学校，你会跟我说，对不对？”

孩子说：“我永远也不会离开学校。”

路卡斯问：“告诉我，玛迪阿斯，晚上你一个人的时候偶尔会不会哭一哭呢？”

孩子说：“我习惯一个人了，我从不哭，你很清楚。”

“对，我知道，但你也从不笑。你小时候总是笑眯眯的。”

“那应该是在雅丝蜜娜没死以前。”

"你说什么？玛迪阿斯，雅丝蜜娜并没有死。"

"不，她死了，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否则她早就回来了。"

路卡斯沉默了一会儿说："但是，就算雅丝蜜娜离开之后你也曾经笑过，玛迪阿斯。"

孩子看着天花板。

"对，也许吧！在离开外婆屋子之前。我们不该搬出外婆的屋子！"

路卡斯捧起孩子的脸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们不该离开外婆的屋子。"

孩子闭上眼睛，路卡斯亲亲他的额头。

"好好睡，玛迪阿斯，当你有太多痛苦、太难过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想找个人谈谈的话，就把它写下来，这对你会有帮助的。"

孩子回答："我已经写了，我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了。从我们住在这里以后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还有我的噩梦、学校的事情、一切的一切。我也有像你一样的大笔记本。你呢？你已经有好几本了，而我只有一本，还很薄，我永远不会让你看它。你不让我看你的，我就不让你看我的。"

早上十点，一个上了年纪，满脸胡子的男人走进书店，

路卡斯见过他，这是他最好的客人之一。路卡斯站起来笑着问：“先生，您要什么？”

“我要的都有了，谢谢。我来和你谈玛迪阿斯的事，我是他老师，我寄过好几封信请你来找我。”

路卡斯说：“我没收到过半封信。”

“可是你都有签名。”

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三封信递给路卡斯，然后说道：“这不是你的签名吗？”

路卡斯审视那几封信。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些签名模仿得很像。”

老师笑着收回那几封信。

“我最后也是这么想，玛迪阿斯不愿意我和你说话，所以我才决定在上课时间来访。我请了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在我不在时帮我看着学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的拜访将一直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

路卡斯说：“对，我想这样比较好，玛迪阿斯不准我和你说话。”

“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孩子，甚至有一点骄傲。毋可置疑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尽管如此，我惟一能给你的建议是，让孩子休学，我会在一些必要的文件上签字。”

路卡斯说：“玛迪阿斯不想离开学校。”

“你知道他受到什么遭遇吗？那些孩子的残忍胜过他们的智力。女孩嘲笑他，她们叫他‘蜘蛛’、‘驼子’、‘私生子’。他自己一个人坐在第一排，没有人愿意坐他旁边。那些男孩打他、踢他、对他施以拳脚，坐他后面的同学把他的手压在桌上捶个不停。我干涉过好几次，但是，这只会让事情更恶化。就连他的聪明也让他吃足了苦头，其他孩子无法忍受玛迪阿斯什么都懂，无法忍受他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他们嫉妒他，而且给他的生活带来痛苦。”

路卡斯说：“我知道，虽然他从不跟我说。”

“不，他从不抱怨，甚至也不哭，他的个性很强，但是总不能让他永远忍受这么多的耻辱。让他休学吧！我每天晚上来这里给他上课，对我来说，和一个这么有天赋的孩子一起念书是一件快乐的事。”

路卡斯说：“谢谢你，先生，但这一切不能由我决定，是玛迪阿斯自己坚持要像其他小孩一样正常上学。对他来说，离开学校就等于再次承认他的与众不同、他的残缺。”

老师说：“我了解。但是，他就是和别人不同，他迟早要接受这个事实。”

路卡斯不说话。老师浏览着书架上的书。

“这个地方很宽敞，你觉得在这里放几张桌椅当做孩子们的阅览室如何？我可以带一些旧书过来。我正巧有一些旧书，我还发愁不知怎么处置呢！再说那些孩子们的父母多半没有半本书。相信我，这些孩子有不少人来这里都能安静地看上一两个小时的书。”

路卡斯盯着老师说：“你认为这样做能改善玛迪阿斯和其他孩子的关系，是不是？嗯！起码值得试一试，也许这是个不错的点子，老师。”

6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彼得按了按路卡斯家的门铃，路卡斯从窗户丢出大门钥匙给他。彼得上楼走进屋里。

“我没打扰你吧?”

“正好相反，一点也不。我找过你，但是你不见了，就连玛迪阿斯都因为你不在而担心。”

彼得说：“他真好。他睡了吗?”

“他在房间里，我怎么知道他是睡了还是在做别的事？晚上无论几点钟，他想起床就起床，然后开始看书、写东西、想事情、做功课。”

“他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嗯！如果他想听就可以听得到。”

“既然如此，我宁愿你到我家。”

“没问题。”

到了他家，彼得打开所有房间的窗户，随意跌坐在扶手椅里。

“这股热气真让人受不了，去找点东西来喝喝。坐吧！我刚从车站回来，旅行了一整天，得换四班车，而且每班车之间还得等好久。”

路卡斯倒了酒。

“你从哪里回来的？”

“从我老家来的。因为法官紧急传唤，我才回去的。法官的传唤和维多有关。维多在酒精中毒特有的妄想症发作时，掐死了姐姐。”

路卡斯说：“可怜的维多，你看到他了吗？”

“对，我看到他了。他在一个精神病院里。”

“他还好吗？”

“很好，很平静，因为药物的关系，看来有点浮肿。他很高兴见到我，他还问我你的消息，书店和孩子，他要我向你问好。”

“那他怎么说他姐姐的事？”

“他低声对我说：‘这件事已经做了，已经无法改变了。’”

路卡斯问："他结果会怎样?"

"我不知道，审判还没开始，我想他会在精神病院一直待到他死的那一天为止，维多并没有被关在监狱里。我问他，可以为他做什么，他对我说，固定寄些写作用品给他。'我需要的就只有笔和纸而已。在这里，我终于可以写我的书了。'他这样对我说。"

"对了，维多想写一本书。当我买他那间店时，他曾对我提过这件事，他甚至为了这件事而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

"对，而且他已经开始写他那本书了。"

彼得从他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打字稿纸说道：

"我在火车上看过了。把这叠东西拿回你家吧！看完之后再还我。他在他姐姐尸体旁用打字机完成的。他一掐死他姐姐就坐在桌旁打字写稿。他被人发现时就是那个样子。在维多的房里，被掐死的姐姐躺在床上，维多在打字、喝酒、抽雪茄。是他姐姐的客人第二天去向警察报案的。凶杀案发生的当天，维多走出屋子，从银行里领了钱，然后去买酒、香烟和雪茄。一些约好试穿衣服的客人在门口等，他对她们说，他姐姐因为发烧不舒服，不该打扰她。那些固执的客人想必是等不及要穿新衣了，所以第二天又过来敲门，他们和邻居讨论，结果发现一切都很怪异，于是最后决定叫警察

来。一批警察冲破大门，发现喝醉了的维多静静地继续打着他的手稿，他毫无反抗地任人带走他，而且还把那些已经打好的稿纸一起拿走。念念看吧！虽然有很多错误，还是可以看看，而且很有意思。”

路卡斯带着维多的手稿回家。到了晚上，开始动手抄到他的笔记本里。

今天是八月十五日，酷热持续了三个星期。屋内屋外的热气都一样令人受不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抵挡那股热气。我不喜欢热气，不喜欢夏天。就算是多雨的夏天很凉快，没错，但是那股酷热老让我彻彻底底地大病一场。

刚刚我掐死了我姐姐，她倒在我的床上，我拿了条床单为她盖上。因为这股热气，她的尸体不久就会有味道了，没关系，我等会儿再考虑。我已经把大门锁上了，而且，当有人来敲门时，我也不开门。我还把窗户关上，把百叶窗拉了下来。

我和我姐姐生活了两年，我把我在远方小镇上、靠近边界处那里的书店和房子卖掉了。我来这儿和我姐姐生活是为了能写书。在远方小镇里，写书对我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因

为强烈的寂寞感几乎要让我生病了，而且我也变成了一个酒鬼。而在这里，我以为，在一个会料理家事、煮饭和洗衣的姐姐身边，我会重新找到另一种健康的生活，一种终于能让我写书的平静生活，我一直很想写书。

但是，我原本想像的平静安宁生活，却在转眼间成了地狱。

我姐姐监视我，不断窥视我。我一到这里，她就立刻开始禁止我喝酒抽烟。然后，当我去购物或散步回来时，她就热情地亲吻我。但我很清楚，她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在我身上闻一闻有没有酒味或烟味。我有好几个月克制自己不喝酒，但我绝不能就这样戒烟。所以我就像小孩儿一样偷偷抽烟。有时候，我会买一根雪茄或一包香烟，然后就到森林里去散步。在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嚼几口松树的针叶，吃吃薄荷糖来掩盖烟味。甚至晚上我都把窗户打开抽烟，就连冬天也一样。

通常，我都拿几张纸在书桌前坐着，但脑子里却是完全一片空白。

我能写些什么？在我一生当中，并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我的生活里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我四周也没有什么事，没什么值得写的。而且我姐姐总是来干扰我，她用尽各种借口进我房间，她端茶给我，掸掸家具上的灰尘，整理衣橱里我

那些干净的衣服，她也会趴在我肩上看我的写作是否有进展。为了这些原因，我被迫写满一张又一张的纸，但因为我不知道能写些什么才能填满那些纸，于是我从书上抄了一些故事，不管什么书都可以。有时候，我姐姐趴在我肩上读到一句她觉得很美的句子，她就会很兴奋地鼓励我。

我骗她的事不会有任何被她发现的危险，因为她从不念书，她也许一辈子也没读过一本书，她没时间读书。从小时候起，她就从早到晚不停工作。

到了晚上，她逼我到客厅去。

“你今天工作得够多了，我们来聊聊。”

她一边说话还一边缝着衣服：有时候用手缝，有时候则用她那一台旧式的脚踩缝纫机。她谈邻居，谈客人，谈衣服和布料，谈她有多么疲倦，谈她为了我，维多，这个做弟弟的作品能够成功，作了多大的牺牲。

我不得不待在那儿坐着，不抽烟，不喝酒，只能听她那些愚昧的谈话。当她终于说完走回房间时，我也回到我的房间，点根雪茄或香烟，拿张纸来写满骂我姐姐、骂她那些没见识的客人和她那些可笑的洋装的字。我把那张纸藏到那堆都是些随便从哪本书里抄来一段的纸堆里。

我姐姐送我一部打字机当做圣诞礼物。

“你的稿子已经很厚一叠了，我想你马上就可以写完了对不对？之后，你就得打字。你在商业学校修过一些打字课，就算你忘了一些，没有练习，不过我想你很容易就会记起来的。”

我已经失望透顶了，但是为了让我姐姐高兴，我立刻坐在书桌前，笨手笨脚地按照稿纸上从其他书上抄来的一段文章打了起来，我姐姐边看着我打字边满足地摇着头说：

“情况没那么糟嘛！维多，真是太让我惊讶了。只要再过一会儿，你就能打得和以前一样快了。”

当我独处时，我念一遍打好字的那几页，里面全都是打错、排错的句子。

过了几天，在我去“健康散步”的回途中，我走进郊区的一家酒吧，我只是想喝杯茶让自己暖和一点，因为我的手脚都很冷，甚至完全麻痹了。因为我的血液循环还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坐在靠近火炉的一张桌子旁。服务生问我要什么，我回答：“一杯茶。”

然后我又说：“加兰姆酒。”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又多加了这句话。我没有半点意图想要加上这句，然而我却说出来了。我喝了那杯加兰姆酒的茶，然后又点了一杯兰姆酒，这次不加茶。过了一会儿，我

又点了第三杯。

我很担心地看看四周，这个小镇不大，几乎每个人都认得我姐姐。如果她从她的客人或邻居那里得知我进酒吧……但是我只看到一些疲倦、冷漠和没见过的男人脸庞，因此我的顾虑也随之消失。我又喝了一杯兰姆酒，然后才走出酒吧。我的步伐很不稳，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喝酒了，因此酒精很快就冲上了头。

我不知道怎么回家，我怕我姐姐，我在街上游荡了一阵子，在一家杂货店里买了一盒薄荷糖，然后立刻放了两颗到嘴里。在付钱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想这么说，但我却以冷漠的语调对售货小姐说："再给我一瓶李子酒、两包烟和三根雪茄。"

我把酒瓶放在我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屋外在下雪，我突然感到非常非常的快乐，我再也不怕回去，再也不怕我姐姐了。当我回到家时，她从裁缝室里高喊：

"我还要赶工，维多，你的晚餐在炉里热着，我晚一点再吃。"

我在厨房很快地吃完，回到房间，把房门锁上。这是我第一次敢锁上我的房门；当我姐姐想进我房间时，我叫出声来，我居然敢叫出声了！我大喊：

“别来烦我，我突然有一些很好的构想！我得在它们消失之前记下来。”

我姐姐客气地回答：“我不是想打扰你，我只是想向你道晚安。”

“晚安，苏菲！”

她还是没有离开。

“我有个客人很苛刻，在新年前得把她的新洋装做好。原谅我，维多，不该让你一个人吃晚餐。”

“没关系。”我好心地回答，“上床去吧，苏菲，很晚了。”

她沉默了一阵，问道：“你为什么把门锁上？维多？你不应该锁门的，真的没有必要。”

我喝了一口酒好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不想被打扰，我正在写东西。”

“很好，非常好，维多。”

我喝完了那整瓶酒，那只不过是半公升装的酒。然后我又抽了两根雪茄和很多的烟，我把烟蒂丢到窗外，外面正在下雪。我把空瓶子丢出窗外，丢到远远的街上。雪把烟蒂和酒瓶都掩盖了。

第二天早上，我姐姐敲我的房门，我没回答，她又敲了一阵。我高喊：

“我要睡觉！”

我听见她走了。

我一直到下午两点才起床，我姐姐弄了饭在厨房等我。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我把菜热了三次。”

“我不饿，帮我弄杯咖啡。”

“现在两点了，你怎么睡那么久？”

“我一直写到早上五点，我是个艺术家，我有权利在我想工作的时候工作，在灵感来的时候工作。写作和裁缝是不一样的，好好把这点记在脑子里，苏菲。”

我姐姐带着欣赏的眼光看着我：“你说得对，维多，原谅我。你就快写完你的书了吗？”

“对，很快就写完了。”

“多好！这将会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念过的那几段让我很有信心。”

我心里在想：可怜的白痴！

我越喝越多，越来越不谨慎。我把几包香烟遗忘在大衣口袋里，我姐姐借着要刷洗的理由，翻找我的口袋。一天，她走进我房里，手里挥舞着一包只剩下一半的香烟喊道：

“你在抽烟！”

我不在乎地回答："对，我抽烟，我没抽烟就写不下去。"

"你答应我不再抽的！"

"我也这么对自己承诺过，但是我了解，如果我不抽，就不能写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良心问题。苏菲，如果我不抽，我也就不写了。我还是决定继续抽烟写作，这样比活着不写东西还好。我不久就快把书写完了。苏菲，你应该让我自由完成我的书，而且不要管我有没有抽烟。"

我姐姐大受感动，走了出去。然后她拿了一只烟灰缸回来，把烟灰缸放在我书桌上说道：

"那就抽吧！事情没那么严重，而且如果又是为了你的书……"

为了喝酒，我采用了下面的计策：

我在镇上的不同地区买了几升酒，避免在同一家店连续买两次。我把瓶子放在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带回来，然后藏在走廊上的伞架里。当我姐姐出门或睡觉时，我再取回瓶子，把自己关在房里，半夜喝酒、抽烟。

我躲开那些酒吧，我又很有节制地回去散步了。直到春天，我和姐姐之间一切都很好。而这一年，当苏菲开始不耐烦时，她会说："你该写完你的书了吧！维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近来，你从不在下午两点以前起床，气色也不好。你

会生病的，我也会。”

“我写完了，苏菲，现在我必须稍事修改，并且打字，这是件大工程。”

“我从没想过写一本书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一本书并不是一件洋装！苏菲，别忘了。”

夏天来了，我对热气感到极度的痛苦，我都在森林里度过下午，也就是睡在树底下，偶尔睡着了，我会做些模模糊糊的梦。一天黄昏，暴风雨惊醒了我，那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雨。这天是八月十四日。我尽力拖着不方便的腿脚走出森林。我冲往路上遇见的第一家酒吧躲雨，一些工人和一些老百姓在里面喝酒。他们因为暴风雨的来临而兴奋，因为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下雨了。我点了一杯柠檬水，他们都在笑，其中一个人还递了一杯红酒给我，我接受了。接着，我点了一瓶红酒给所有的人喝。在下雨的那段时间里，这种情形就一直这样重复下去。我一瓶接着一瓶地点，被温暖的友谊所包围，那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我的同伴一群接着一群走了。而我并不想回家，我觉得自己好孤单，我没有自己的家，不知道要去哪里，我本想回去找我在

远方小镇的房子和书店，那个小镇是个理想的地方，我现在很确定地知道，我原本就不该离开那个边界小镇，而来投靠这个我从小就讨厌的姐姐。

酒吧老板说："我们要打烊了！"

站在街上，我觉得我的左腿，我那条有毛病的腿在发软。最后，我跌倒了，其余的我一概记不得。当我醒来时，已是满身大汗躺在自己的床上。我不敢走出房间一步，一些片段的记忆慢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些快活的脸庞和粗鲁的脸庞，在一个郊区的小酒吧里……过了一会儿，雨水、泥巴……那个把我带走的警察身上穿的制服……我姐姐那张扭曲了的脸……我对她的辱骂……那些警察的笑声……

房里很安静，屋外的太阳再度闪耀，一股闷热也随之袭来。

我爬起来，从床底下抽出我的旧皮箱，开始往里面塞衣服，这是我的解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我头晕脑涨，我的眼睛、嘴巴、喉咙都灼热无比。我感到头晕，我得坐下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绝不可能到得了车站。我翻了翻字纸篓，找到一瓶差点儿被打破的酒，拾起瓶子就喝，觉得好多了。我摸摸头，左耳后方有一块好痛的肿块。我又举起酒瓶，正当移近嘴边时，我姐姐突然走进我的房间。我放下酒瓶等着，我姐姐也在等，就这样沉默了很久，

是她先用一种平静但怪异的语调打破了沉默。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没有。”

我回答。

“这太容易了吧！太容易了！有人竟没什么话好说！他在路上被警察捡回来，烂醉如泥地倒在泥巴里，然后却没什么好说的！”

我说：“别管我，我要走了！”

她嘘了一声说道：“是呀！我看到了！你的行李都准备好了，但你要去哪儿？可怜的笨蛋，没钱你要去哪儿?”

“我银行里还有一些卖掉书店剩下的钱。”

“哦？是吗？我怀疑你的钱还能剩下多少。你把你的文具店廉价出售，而你从那里得来的一点钱，你都把它浪费在喝酒和抽烟上了。”

我当然从没向她提起过那些金币银币的事，也没说我还多收了一些珠宝，而且我同样把它们放在银行里。我只是简单地回答：“剩下的钱还够我离开。”

她说：“那我呢？我可没人付钱给我。我给你吃，给你住，还照顾你，将来谁来还我这一切呢?”

我扣上皮箱。

“我会还你的，让我走吧！”

她突然变得很温和，并说道：“别再要孩子脾气了，维多。我最后一次原谅你，昨晚发生的只是意外，老毛病复发。只要你把书写完，一切就会改观了。”

我问：“什么书？”

她拿起我的“手稿”说：“这本书，你的书。”

“我连一行字都没写过。”

“这里有快两百页的打字稿。”

“对，两百页从各种书籍上抄下来的文章。”

“抄的？我不懂。”

“你从来就什么都不懂。这两百页是我从书上抄下来的，那里面没有一行字是我自己写的。”

她望着我。我举起酒瓶喝酒，喝了一阵子。她摇摇头说道：

“我不相信，你喝醉了，你在胡言乱语，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冷笑两声：“为了让你以为我在写书，但是我在这里写不出来。你打扰我的生活，不停偷窥我，妨碍我写书，不仅如此，你还要我看你，你在房里进进出出的让我写不下去。你破坏了一切，毁灭了一切，你毁灭了所有的创作、生命、

自由和灵感。从小你就只会监视我、指挥我、牵着我的鼻子走，从小你就这样！”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话了。她说话时还一边看着房间地板和磨穿的旧地毯。

“我为了你的工作、你的书牺牲了一切，我踮着脚尖走路为的是怕吵到你。但是，你近两年来坐在那里却没写下半个字！你只会吃饭，只会喝酒，只会抽烟！你只是个大懒虫，一无是处的家伙，酒鬼，寄生虫！我已经把你即将出书的事告诉我每一个客人，然而你却什么也没写！我会变成全镇人的笑柄！你给我们家带来耻辱！我应该让你待在那个脏兮兮的小客厅，在满是污垢的书店里自生自灭。你一个人在那里待了二十多年。在那里，我吵不到你，也没人会吵你。为什么你不在那里写本书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本事写，就算是普通的烂小说也写不出一行来，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和最好的环境之下，你也写不出来！”

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喝酒，然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远方——好像从隔壁房间传来似的回答她。我对她说，她说得很对，只要她活着一天，我就永远不可能写出什么东西。我还提醒她，我们小时候的幼稚经验——当时，因为她比我大几岁，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因此而受到的惊吓，远超过

她所能想像的程度。

我姐姐回答说，那只不过是小孩玩的游戏，而且现在再谈起那件事很令人恶心，尤其她现在还一直保持处女之身。另外，很久以前她就不再对“那件事”感兴趣了。

我说我知道她对“那件事”不感兴趣，因为她喜欢摸那些女客人的臀部和胸部。当她在帮客人试穿衣服时，我曾经观察过她，我看见当她触摸到那些年轻美丽女顾客时，脸上流露出来的那份愉悦，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如此年轻美丽过，她一直就只是个女色狼。

我告诉她，因为她丑陋的外表和她虚伪的清教徒主义，她没能让任何男人对她感兴趣，所以她的兴趣转向她的顾客——她常以量身、弄平衣服皱褶为借口，陶醉在碰触那些找她定做洋装的年轻少女的感觉中。

我姐姐说：“维多，你太过分了，够了！”

她一把抓住我那瓶酒，往打字机上敲打，酒洒在书桌上。她紧握那只已经碎裂的瓶口靠过来。

我站起来，抓住她的手臂，扭住她的手腕，她放开那只瓶子，我们倒在床上，我压在她身上，双手紧紧掐住她细瘦的脖子。

当她停止挣扎时，我射精了。

第二天，路卡斯把维多的手稿还给彼得。

几个月后，彼得又前往他的故乡，为了出庭作证，又是好几个星期不在镇上。在回来的途中，他经过书店，摸摸玛迪阿斯的头，并对路卡斯说："今晚到我家来。"

路卡斯说："有什么严重的事吗，彼得？"

彼得摇摇头道："现在不要问我问题，晚一点再说。"

当彼得走了之后，玛迪阿斯转身问路卡斯："彼得发生不幸了吗？"

"不，不是彼得，我怕是他的一个朋友。"

孩子说："那还不是一样，搞不好还更糟。"

路卡斯紧紧抱住玛迪阿斯。

"你说得对，有时候是会更糟。"

一到彼得家，路卡斯就问："怎么了？"

彼得把他刚倒的一杯酒一口气喝光。

"怎么了？判死刑，昨天早上执行绞刑。喝吧！"

"你醉了，彼得！"

彼得举起瓶子，看看酒的高度，冷笑说："对，我已经喝下半瓶了，我是维多的接班人。"

路卡斯站起身来说："我改天再来，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谈什么都没用。"

彼得说："正好相反，我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谈维多。坐下吧！拿去，这是你的，维多给你的。"

他把一个小布包推到路卡斯面前。

路卡斯问："这是什么？"

"一些黄金和珠宝，还有一些钱。维多没时间花掉。他对我说：'把这些东西全还给路卡斯，他买那栋房子和文具店买得太贵了。至于你，彼得，我把我的房子留给你，就是那栋我姐姐和我父母住的房子，我们下面没有继承人，我姐姐和我都没有继承人。把那栋房子给卖了，那是一栋受到诅咒的房子。从我们小时候起，厄运的诅咒就降临在那栋房子上。把它卖了，回到远方的那个小镇上，那个我不应该离开的美丽地方。'"

路卡斯沉默了一阵子才说："你原本以为维多会被判比较轻的刑罚，你甚至希望他不必关在监狱里，而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余生。"

"我弄错了，结果就是这样。我无法预知精神医师认为维多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也不知道维多在法庭上会表现得像个蠢蛋一样。他没表现出任何内疚、难过和悔恨。他只是不停重复：'我应该这么做，我应该把她杀了，这是惟一可以让我写书的办法。'陪审团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因为某人

阻止你写书而把那个人杀掉。他们也明白表示，想借几杯酒下肚杀死老实人而脱罪，也未免太便宜他了。所以他们的结论是，维多是个自私、邪恶的人，对整个社会很危险。当时除了我之外，所有证人的证词都对他不利，反而有利于他那个过着模范生活、令人尊敬而且被所有人欣赏的姐姐——尤其是她的女性顾客们，对她更是赞赏有加。”

路卡斯问：“你在法庭外不能见到他吗?”

“判决后可以。我获得允许进入牢房看他，爱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一直陪他陪到最后一天。”

“他害怕吗?”

“害怕？我想这个字眼应该不适合。一开始时，他不相信这会是事实，他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我并不清楚他是否曾经期望过宽赦或奇迹的出现，但是在他签署遗嘱的那一天，他显然就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了。最后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我知道我就要死了，彼得。但是我无法理解，除了我姐姐那具尸体之外，将会有第二具尸体出现，也就是我的尸体。然而谁会要这第二具尸体呢？是上帝吗？当然不会，他要我的尸体没用。是社会吗？如果这个社会让我活着，也许它还会赚回一本或好几本书，而不是赚到一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尸体。’”

路卡斯问："行刑的时候你去看了吗？"

"没有，他曾经要我去，但我拒绝了。你认为我很懦弱，对不对？"

"就算我这么认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了解你的心情。"

"如果是你，你会去吧？"

"对，如果他要我去，我就会去。"

7

文具店已经改建成阅览室了。一些小孩习惯到那儿看书或画画，另外一些小孩当外头很冷，或在雪地里玩久、玩累时，也会进来到阅览室里。在那儿，小孩会待上十五分钟，这样已足够让他们边翻画册边让身体暖和起来。还有些小孩则隔着玻璃窗往里瞧，待路卡斯出去招呼他们进去时，他们就跑掉了。

有时候，玛迪阿斯从楼上公寓下来，拿了一本书坐在路卡斯身旁，一两个小时后就又上楼去。当他再下来时已是打烊的时候了。玛迪阿斯不和其他小孩交往。当孩子们全走光了，玛迪阿斯就把书籍整理好，字纸篓倒干净，椅子摆到桌上，然后用粗麻布拖把将脏了的地板拖干净。他还会清点用

品数量。

“他们又偷了七根彩色笔、三本书，还浪费了十张纸。”

路卡斯说：“没关系，玛迪阿斯。假如他们开口要求，我也会全都给他们。他们很害羞，所以宁可不说一声就拿走了。这并不严重。”

有一天将近傍晚，当大伙静静看书时，玛迪阿斯递了一张纸条到路卡斯面前，上面写着“看那个女人”。在玻璃橱窗外街上的阴暗处，有个女人的影子，一个没有脸孔的人影望着文具店里明亮的大厅，路卡斯一站起来，影子就消失了。

玛迪阿斯低声说道：“她一直跟踪我。下课时，她都越过学校操场旁的围墙看我。在回来的路上，她也跟在我后面。”

路卡斯问；“她跟你说话了吗？”

“没有，几天前有一次她拿了一个苹果给我，我没拿。还有一次，有四个男孩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想脱光我的衣服，她就训了他们一顿，而且还打他们耳光。后来我就逃跑了。”

“这么说，她并不凶，她在保护你。”

“对，但是为什么？她没有任何理由要保护我。她为什么要跟踪我？为什么她要看我？我很害怕她的眼神。我怕看到她的眼睛。”

路卡斯说：“玛迪阿斯，别担心，很多女人在战争中失去

了自己的孩子，她们无法忘怀，因此她们会被其他小孩所吸引。这些小孩往往能唤起她们记忆中失去的孩子的印象。”

玛迪阿斯冷笑说：“这倒让我很惊讶，我竟能唤起别人对自己孩子的印象。”

到了晚上，路卡斯按了雅丝蜜娜姨妈家的电铃。她打开窗子问道：“做什么？”

“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没时间，我得去上班了。”

“我等你。”

她一踏出屋子，路卡斯便说：“我送你去。你经常上夜班？”

“一个礼拜三天，跟所有人一样。你想谈什么？谈我的工作？”

“不，谈小孩的事。我只要求你别再打扰他了。”

“我没对他做什么。”

“我知道，但是你跟着他，你还监视他，这会扰乱他的生活，你懂吗？”

“我懂，可怜的孩子，她居然抛弃他……”

他们静静地走在那条空荡而又积雪的街上。那女人将脸缩在围巾里，她的双肩因哽咽啜泣而抖动。

路卡斯问她："你丈夫什么时候释放？"

"我丈夫？他死了，你不知道吗？"

"嗯，我不知道。很抱歉。"

"根据官方的说法，他是自杀身亡的。但是我听那里一个认识他而且已被释放的人说，他并没有自杀，而是因为牢房伙伴看不惯他对自己女儿做过的事而杀了他。"

此时，他们站在那间被霓虹灯照得透亮的大纺织厂前。一群带着寒气而又拥挤的人影从四处涌来，接着隐没在金属制的大门后方。即使站在这儿，机器的声响听起来也是震耳欲聋。

路卡斯问道："如果你丈夫没死，你还会和他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他应该不会回镇上。我想他会到首都去找雅丝蜜娜。"

工厂的汽笛响了。路卡斯说："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再不进去你会迟到。"

那女人仰起她苍白却还年轻的脸庞，一对和雅丝蜜娜一样的黑色大眼睛闪烁着：

"现在就只有我独自一人了，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同意，我是不是可以将那孩子带到我家来？"

路卡斯以比汽笛更大的声音喊叫道："带走玛迪阿斯？别想！他是我的，我一个人的！我不会让你接近他、看他、跟他说话、跟踪他！"

那女人朝工厂大门后退。

"冷静点！你疯啦？只不过是建议而已！"

路卡斯一转身就直奔文具店。到了文具店，他靠在房子的墙边好让心情平静下来。

一位少女走进文具店，在路卡斯面前停了下来，脸上带着微笑说：

"你不认识我了吗？路卡斯。"

"我可能认识你吗？"

"阿格涅丝。"

路卡斯想了一下。

"我不认识，很抱歉，小姐。"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哦！我曾到过你家听音乐。当时我只有六岁，你本来想做个秋千给我。"

路斯卡说："我想起来了，是你姨妈蕾欧妮要你来的。"

"对！没错，后来她死了。现在是工厂的厂长要我来买画册给托儿所的孩子。"

"你在工厂上班？你这个年纪应该还在学校上学吧？"

阿格涅丝脸红了："我已经十五岁了，去年从学校毕业，我不是在工厂上班，我是幼儿园老师。孩子们都叫我小姐。"

路卡斯笑说："我也是，我也叫了你小姐。"

她递了一张纸币给路卡斯，说："给我几本书、一些纸，还有画画用的彩色笔。"

阿格涅丝常常来。她总是在书架上找书找很久，她也坐在一群孩子之间，和他们一起看书，一起画画。

玛迪阿斯第一次看到她时，便对路卡斯说："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哦！"

"女人？她还只是个孩子呢！"

"她有胸部，不会是个孩子。"

路卡斯看着阿格涅丝在红色毛衣下突出的胸部说：

"你说得对，玛迪阿斯，她有胸部，我没注意到。"

"你也没注意到她的头发吗？她的头发也很漂亮。你看，她的头发在灯光下多闪亮啊！"

路卡斯看着阿格涅丝的金黄色头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玛迪阿斯又继续说：

"看看她乌黑的睫毛。"

路卡斯说："那是眼影膏。"

"看看她的嘴唇。"

“口红。以她的年龄来说，她不应该化妆啊！”

“没错，路卡斯。她即使不化妆也很漂亮。”

路卡斯笑着说道：“那你呢？以你的年龄来说，也还不可能会看女孩子啊！”

“我们班上的女孩子我都不看，她们长得又呆又丑。”

阿格涅丝站起身，爬上四脚梯去取一本书。她的裙子很短，可以看见她的吊袜带和黑丝袜。丝袜已经开始抽丝了。当她发现的时候，就在食指上沾口水弄湿涂在抽丝处，免得它再继续抽丝。为了做这个动作，她必须弯下腰，于是就让人也看到她穿了一条缀着粉红色花朵、小女孩穿的白色内裤。

一天晚上，她一直待到店里打烊，然后对路卡斯说：“我帮你打扫。”

路卡斯说：“打扫工作都由玛迪阿斯负责，他做得很好。”

玛迪阿斯对阿格涅丝说：“如果你来帮忙，事情会更快做完。而且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还可以为你煎一些涂了果酱的薄饼呢！”

阿格涅丝说：“所有的人都喜欢吃涂了果酱的薄饼。”

路卡斯上楼回他房间。过了一会儿，玛迪阿斯叫他：“来吃吧！路卡斯。”

他们在厨房里吃涂了果酱的薄饼，还喝了茶。路卡斯没说话，阿格涅丝和玛迪阿斯有说有笑的。餐后，玛迪阿斯说：“天黑了，该送阿格涅丝回家了。”

阿格涅丝说：“我可以自己回去，天黑我不怕。”

路卡斯说：“来，我送你回去。”

到了阿格涅丝家门前，她问：“你不进来吗?”

“不要了。”

“为什么?”

“你只是个孩子，阿格涅丝。”

“不，我已不是个小孩了。我是女人。你不是第一个进我房间的人。我父母不在，他们工作去了。即使他们在家……我也有自己的房间做我想做的事。”

路卡斯说：“晚安，阿格涅丝，我得走了。”

阿格涅丝说：“我知道你要上哪儿去。就在更远的地方，在小街道上，那些士兵找女孩子的地方。”

“没错！但这不用你管。”

第二天，路卡斯对玛迪阿斯说：“想邀别人到我们家吃饭前，最好先问问我的意见。”

“你不喜欢阿格涅丝？太可惜了。她可是很喜欢你呢！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因为你，她才这么常来店里。”

路卡斯说："你太会幻想了，玛迪阿斯。"

"你不想娶她吗?"

"娶她？什么鬼主意啊！不会，我绝不会娶她！"

"为什么？你还在等雅丝蜜娜吗？她不会回来了。"

路卡斯说："我谁都不想娶。"

时值春天，面向院子的那扇门是敞开的。玛迪阿斯正在照料他的苗圃和牲畜。他有一只白色兔子、几只猫和一只约瑟夫送的黑狗。另外，他也很有耐心地等待母鸡在鸡窝里孵出小鸡。

路卡斯望着屋里那群对书本感兴趣的孩子们，他们正在专心阅读。

一个小男孩瞄了路卡斯一眼，并且笑了一笑。他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还有一双蓝眼睛。他第一次来这里。

路卡斯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这孩子身上移开。他坐在柜台后面，翻开一本书，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孩子看，突然间，一阵剧烈的疼痛穿透他搭在书上的左手——一根圆规插入他的手背——他感到有一半的身体都快麻痹了。路卡斯慢慢转身面向玛迪阿斯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玛迪阿斯哼了一声说："我不让你看他！"

"我谁都没看啊！"

"才不呢！别骗我！我看见你在看他。我不要你那样看他！"

路卡斯拔起圆规，拿了一条手帕按在伤口上。

"我上楼去给伤口消毒。"

当他再下楼时，孩子们都不在了。只见玛迪阿斯将金属帘门拉下来。

"我告诉他们今天要提早打烊。"

路卡斯抱起玛迪阿斯走进房里，让他躺在床上，说：

"你是怎么啦？玛迪阿斯。"

"为什么你要看那个金发男孩？"

"他让我想起某个人。"

"某个你以前爱过的人？"

"嗯，是我的兄弟。"

"除了我以外，你不能爱别人，即使是你的兄弟。"

路卡斯沉默不语，孩子又接着说："聪明根本就毫无用处，长得好看而且有一头金发反而比较好，如果你结了婚，就会有像他那样的孩子，一头金发的男孩，就和你兄弟一样。你会有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孩子，俊秀，金黄色的头发，不会残废。我不是你的儿子，我是雅丝蜜娜的儿子。"

路卡斯说："你就是我的孩子，我不要别的孩子。"

他露出他那只包裹着绷带的手说："你弄伤了我，你知道吗?"

孩子说："你也是，你也伤了我，但是你却不知道。"

路卡斯说："我并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有件事你一定得知道，玛迪阿斯。这个世界上惟一会让我重视的人，就是你。"

孩子说："我不相信，只有雅丝蜜娜才是真正爱我的，而她却死了。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

"雅丝蜜娜没死，她只是离开了。"

"她不会不带我就离开，所以她已经死了。"

孩子又说："阅览室该关掉了！是什么念头让你想开阅览室?"

"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我认为你可以在那里交到朋友。"

"朋友？我不想要。而且我从来就没要你开阅览室。事实正好相反，我要你关闭阅览室。"

路卡斯说："我会关了它。明天晚上我会告诉其他孩子。因为天气还不错，他们可以到户外看书、画画。"

第二天，金发男孩又来了。路卡斯没看他，只是盯着书上一行又一行的字。玛迪阿斯说：

“你不敢再看他了？但是你又很想，对不对？已经有五分钟了，你的书一页都没翻。”

路卡斯合上书，然后把脸埋在双手里。

阿格涅丝走进文具店，玛迪阿斯走到她面前，她抱起他。玛迪阿斯问道：

“为什么你不过来了？”

“我没时间。我在邻镇上课，准备当老师。我不常回来。”

“但是现在你要待在这里，待在我们镇上？”

“是呀！”

“你今晚要来我们家吃薄饼吗？”

“好极了，但是我要照顾我弟弟。我爸妈上班去了。”

玛迪阿斯说：“把他也带过来，我们家的薄饼够吃的了，我上楼去揉面团。”

“那么，我来替你整理店里。”

玛迪阿斯上楼。路卡斯对孩子们说：“你们可以拿走在桌上的书，还有纸张，另外，我送每人一盒彩色笔。这么好的天气不该把自己关在这里，到你们家的院子或公园里看书画画吧！如果你们缺什么东西，就来找我要！”

孩子们都出去了，最后只剩下那个金色头发的小男孩静静待在他的位子上。路卡斯轻声问他：

“你呢？你不回家吗？”

那孩子没回答，路卡斯转身对阿格涅丝说：“我并不知道这就是你弟弟，我对他一点都不清楚。”

“他很害羞。他叫做赛缪艾勒，是我建议他到这里来的。现在他开始学识字了。这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哥哥西蒙，五年前就到工厂上班了，他是卡车司机。”

那个金黄色头发的男孩站了起来，拉着他姐姐的手说：“我们要到这位先生家里吃薄饼吗？”

阿格涅丝说：“是呀，我们上楼去吧！得去帮玛迪阿斯的忙。”

他们爬上通往房里的楼梯。厨房里，玛迪阿斯正在揉面团做薄饼。阿格涅丝说：

“玛迪阿斯，我向你介绍我弟弟。他叫赛缪艾勒。你们可以做朋友，你们的年龄差不多。”

玛迪阿斯瞪大了眼睛，甩掉木汤匙，走出厨房。阿格涅丝转身问路卡斯：

“他不舒服吗？”

路卡斯说：“玛迪阿斯一定是到他房里找什么东西去了。现在开始煎薄饼吧！阿格涅丝，我去去就来。”

路卡斯走进玛迪阿斯的房里。那孩子躺在他的羽绒被

上，他说："别吵我，我想睡觉。"

"玛迪阿斯，是你邀请他们的，不是吗？要有礼貌才对！"

"我邀请了阿格涅丝，我不知道她弟弟是他。"

"我也一样，我也不知道啊！玛迪阿斯，将就一下吧！为了阿格涅丝。你不是很喜欢她吗？"

"那你呢？你喜欢她的弟弟。你们一踏进厨房，我就知道这才真的是一家人。一对好看而且有金黄色头发的父母，和他们漂亮又有金发的孩子。至于我……我没有家人、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我没有金发，我不但丑，而且还是个残废。"

路卡斯紧紧抱住他说："玛迪阿斯，我的乖宝贝，你是我的全部。"

玛迪阿斯笑了笑："好吧！我们去吃吧！"

厨房里的餐桌上摆满了东西，中间摆了一大摞薄饼。

阿格涅丝说了很多话，她一直站起来为大伙儿倒茶，她对自己的弟弟和玛迪阿斯照料得一样好。

"要果酱吗？奶酪？还是巧克力？"

路卡斯注意着玛迪阿斯，他吃得很少，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金发男孩看。那孩子吃得很多，当路卡斯和他的目光相遇时，他会对路卡斯笑一笑，当他姐姐递东西给他时，他

也会对她笑一笑，但是，当他的蓝眼睛看到玛迪阿斯的黑眼睛时，他会垂下眼睛。

阿格涅丝和玛迪阿斯一起洗碗碟，路卡斯则回到他房里。过了一会儿，玛迪阿斯过来叫他：

“该送阿格涅丝和她弟弟回家啦！”

阿格涅丝说：“我们真的不怕自己回家。”

玛迪阿斯坚持喊道：“重要的是要有礼貌，送他们回家吧！”

路卡斯送他们回去，向他们道了晚安之后，来到失眠者的公园里，坐在一条长凳上。

失眠者说：“现在是三点半。十一点半时，那孩子在他房里点火。虽然我平常不这么做，但我还是冒昧地去问他。我怕会引起火灾，所以我问那孩子为什么这么做。他要我别担心，他说他只是把他写坏了的作业放在窗前的铁桶里烧。我问他为什么不拿到厨房里烧，他说他不想到厨房烧它。后来那堆火很快就熄灭了，我也没再看到那孩子，也没再听到声音。”

路卡斯爬上楼梯，走进自己的房里，然后再到孩子的房

间。窗前有个马口铁桶，里面装了烧尽的纸张。孩子的床是空的。枕边有本合上的蓝色笔记本。在那张白色的标签上写着“玛迪阿斯的笔记本”。路卡斯翻开笔记本，只见到空白的纸页和纸张被撕掉的痕迹。路卡斯拉开暗红色的窗帘。在母亲和小婴儿的骷髅旁，吊着的是玛迪阿斯小小的身躯，已经发青了。

失眠者听到长长的一声悲鸣，他下楼走到街上，按下路卡斯家的门铃，没有人响应。那老人爬上楼梯，走进路卡斯房间，他看到另一道门，把门打开。路卡斯躺在床上，胸前紧紧抱着那孩子的尸体。

“路卡斯？”

路卡斯没有回答，他那双睁开的大眼睛直盯着天花板。失眠者又下了楼到街上，他去按彼得家的门铃，彼得打开一扇窗子问：“米歇尔，出了什么事？”

“路卡斯需要你，他遇到大麻烦了，快来！”

“米歇尔，你回家去，一切有我照料。”

他来到路卡斯家楼上，看到一只铁桶，床上躺着两具躯体。他拉开窗帘，窗帘后面露出那些骷髅。同一个挂钩上，有一段被剃刀割断的绳子。他转身面向那张床，慢慢推开孩子的身体，然后打了路卡斯两记耳光，叫道：“醒醒！”

路卡斯闭上眼睛，彼得摇着他说："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路卡斯说："雅丝蜜娜把他给带走了。"

彼得严厉地说："路卡斯，除了我以外，绝对不能在别人面前重复这句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看着我!"

路卡斯看着彼得："是，我懂了。彼得，现在我该做什么?"

"什么都别做，在这里躺着。我会给你拿镇静剂来，也会替你处理这些手续。"

路卡斯抱起玛迪阿斯的尸体说："谢谢你，彼得，我不需要镇静剂。"

"不要？那么至少哭一哭吧！你的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可能还插在门上吧!"

"我要把你关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以出去，我会再过来。"

彼得在厨房里找到一只袋子，他把骷髅从挂钩上取下来，让它们滑进袋子里，然后带回家去。

路卡斯和彼得跟着约瑟夫的四轮马车走，马车上摆的是小孩的棺材。

到了墓地，一个挖墓者坐在土堆上，正在享用洋葱腌肉。

玛迪阿斯和路卡斯的外公外婆葬在一起。

当挖墓者把坑洞填平后，路卡斯亲手将十字架插上，在那上面刻着“玛迪阿斯”及两个日期。那孩子活了七岁四个月。

约瑟夫问道：“路卡斯，我带你回家，好吗?”

路卡斯说：“回去吧！约瑟夫，但是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待在这里也于事无补啊!”

彼得说：“走吧！路卡斯，我和你一起回去。”

路卡斯听着马车声远离。他坐在坟墓旁，鸟儿在空中歌唱。

一个身着黑衣的女人静悄悄地走过来，在十字架下放了一束紫罗兰。

过了一会儿，彼得又回来了，他拍了路卡斯的肩膀一下，说：“走吧！天快黑了。”

路卡斯说：“我不能让他独自在这儿过夜。他害怕天黑，他年纪还这么小。”

“不会的，他现在不会再害怕了。走吧！路卡斯。”

路卡斯站了起来，盯着坟墓说：

“我早就该让他和他母亲一起走的，彼得，我犯了该死的错误——我不惜任何代价，一直想照顾那个孩子。”

彼得说：“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在生命里都曾经犯过不可饶恕的过错，等到我们恍然大悟时，早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他们回到镇上。在文具店前，彼得问道：“你想到我家，还是想回自己家？”

“我想回家。”

路卡斯一回到家，就坐在书桌前，望着那孩子房间关上的房门。他又翻开一本小学生的笔记本，里面写着：“关于玛迪阿斯，他最近的表现一切都很好，他总是第一个去上学，而且夜里也不再做噩梦了。”

路卡斯合上笔记本，走出屋子，再次返回墓地，睡在那孩子的坟墓上。

黎明时，失眠者过来叫醒他：“走吧！路卡斯，文具店该开门了。”

“哦……是的，米歇尔。”

8

克劳斯搭火车来了。小车站没多大改变，一辆大巴士正停在那儿等游客。

克劳斯没搭那辆巴士，他朝镇中心走去。栗树花盛开，街道上的冷清寂静一如往昔。

到了中央广场，克劳斯停下脚步。在原来那些简陋低矮的房屋基地上，矗立着一幢三层楼高的建筑物，那是一家旅馆。克劳斯走进去向接待员询问："这家旅馆是什么时候建的?"

"大约十年啦！先生。您要订房间吗?"

"我还不知道。我可能几个小时后就要回去。你愿意暂时替我保管行李吗?"

“乐意之至。”

克劳斯走出旅馆，穿越小镇，经过最后那一排房子，然后就是一条未铺柏油，直接通往运动场的小路。克劳斯穿过运动场，在河边的草地上坐下。过了一会儿，一群小孩开始玩起球来，克劳斯问了其中一个小孩：“这个运动场是什么时候完成的？以前就有了吗？”

那孩子耸耸肩答道：“运动场？以前就有了！”

克劳斯转回镇上，走向城堡，然后又到墓地。他找寻了好久，但是都没有找到外婆和外公的坟墓。他又回到镇上，坐在中央广场的长凳上，看着人群购物、下班回家、散步或骑自行车溜达。只有几辆车子来来往往。当商店打烊、广场上空无一人时，克劳斯这才再度走进旅馆。

“小姐，我要一间房间。”

“住几天？”

“我还不知道。”

“先生，我可以看看您的护照吗？”

“喏！”

“您是外国人？您是哪儿学的，能把我们的语言说得这么好？”

“就在这里。我是在这个镇上度过童年的。”

她看着他："这么说，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克劳斯笑着说："你觉得我有这么老吗?"

那年轻女子涨红了脸："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给您一间我们最好的房间，旺季还没开始，房间几乎都空着。"

"你们这家旅馆的观光客很多吗?"

"夏天时很多。我顺便给您介绍一下餐厅，先生。"

克劳斯走进位于二楼的房间，两扇窗正好面向广场。

克劳斯在冷冷清清的餐厅里用餐，然后再上楼回他房里。他打开行李箱，把衣服放进衣橱里，然后拉了一把扶手椅到其中的一扇窗子前坐下，看着眼前毫无人气的街道。在广场的另一边，那排旧房子仍然很完整，曾经修护过，也重新漆上了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的油漆。在每间房子的一楼，不是工厂便是商店，有杂货店、纪念品店、乳品商店、文具店、时装店。那间文具店就位于蓝色房子的一楼。克劳斯小时候，它就已经在那儿了，他经常到那家文具店买纸笔。

第二天，克劳斯又来到运动场、城堡、墓地、车站……到处走。当他疲倦时就进酒吧休息，或是到公园坐坐。到了

傍晚，他来到中央广场，走进文具店。

一个白发男人坐在柜台后方，正在台灯下看书。文具店里一片昏暗，没有半个客人。那个白发男人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忘了开灯。"

店里和玻璃橱窗顿时亮了起来。白发男人问："你想要什么?"

克劳斯说："别麻烦，我只是看看而已。"

那男人拿掉眼镜。

"路卡斯!"

克劳斯笑着说："你认识我的兄弟！他在哪里?"

那男人又重复了一遍："路卡斯!"

"我是路卡斯的双胞胎兄弟，我叫克劳斯。"

"别闹了，路卡斯，你饶了我吧!"

克劳斯从口袋里掏出护照："你自己看看!"

那男人检查了他的护照后说："这东西无法证明什么。"

克劳斯说："很抱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能证明我的身份。我是克劳斯 · T。我在找我的兄弟路卡斯。你认识他，他一定跟你提起过我，我是他的兄弟克劳斯。"

"是的，他常跟我提起你，但是我必须对你发誓，我从来就不相信你的存在。"

克劳斯笑着说："当我向别人提到路卡斯时，他们也一样不相信我说的。这很可笑，不是吗？"

"不，不是这样的。来！我们到那儿坐坐！"

他指了店里后方一张矮桌子和店里一些扶手椅，就在一扇面向花园的落地窗前。

"如果你不是路卡斯，我就必须自我介绍。我叫彼得·N。但是，如果你不是路卡斯，你为什么会进来这儿？就这么刚好来到这儿？"

克劳斯说："我昨天才到的。我先到外婆家去，但是那房子不在了，变成了一座运动场。说到我会走进这里，是因为在我小时候，这间房子就已经是家文具店了。我们常到这里买纸，买铅笔。我还记得是哪个男人开的店，他是个又胖又苍白的男人。我来这里就是想找他。"

"是维多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从来就不知道。"

"他叫维多，他已经死了。"

"当然，他那时候就已经不年轻了。"

"没错！"

彼得看着花园消失在夜色中。克劳斯说：

"我一直相信在这么多年后，能在外婆家找到路卡斯。他

人在哪里？”

彼得继续望着夜色缓缓说：“我不知道。”

“这个镇上有没有人会知道？”

“没有，我不认为会有人知道。”

“你很了解他吗？”

彼得深深看着克劳斯说：“我了解他的程度，就如同一般人能了解某个人一样。”

彼得倾身越过桌面，紧握着克劳斯的双肩：

“得了，路卡斯，别再开玩笑了！没有用的！难道你不觉得这么对待我是很可耻的事吗？”

克劳斯挣脱开来，站起身子说：“我知道你和路卡斯的交情很好。”

“是的，很好。很抱歉，克劳斯。我认识路卡斯是在他十五岁的那年。三十岁时，他就失踪了。”

“失踪了？你是说他离开了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也有可能是这个国家。而他今天假借另一个名字回来。我一直觉得用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LUCAS 与 CLAUS 玩文字游戏是很愚蠢的事。”

“我们的外公有个重叠的名字，就是克劳斯—路卡斯。我们的母亲深爱他的父亲，所以就给了我们这两个名字。在你

面前的不是路卡斯，彼得，我是克劳斯。”

彼得站了起来。

“好吧！克劳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拿些东西给你，是你兄弟寄放在我这儿的。等我一下！”

彼得到楼上的房间里。过了一会儿，他带了五大本小学生的笔记本下来。

“喏，这是留给你的。起初还比较多，但是后来他拿走了一些，还淘汰了所有不需要的部分。如果他还有时间的话，我相信他会把这些全都淘汰掉。”

克劳斯摇摇头说：“不，不是全部，他会留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部分。”他接过这些笔记本，笑着说：“毕竟，这证明了路卡斯的存在。谢谢你，彼得。有人看过这些笔记本吗?”

“除了我，没人看过。”

“我住在对面的旅馆。我会再过来的。”

克劳斯彻夜阅读笔记本，偶尔瞄一瞄窗外的街道。

在文具店楼上的三扇窗子中，两扇窗子有好长一段时间都还亮着灯，而第三扇窗则是暗的。

到了早上，彼得拉起铁门，克劳斯还在睡觉。下午，他

走出旅馆，到镇上一家有名的酒吧里用餐。在那里，无论什么时候，整天都供应热食。

天空阴沉沉的，克劳斯又来到运动场，坐在河旁边。他就这么坐着，直到夜幕降临，天空下起雨。当克劳斯来到中央广场时，文具店已经关门了。克劳斯按了按公寓的门铃。彼得俯身到窗边：

“门没关，我在等你，直接上来吧！”

克劳斯在厨房里找到彼得。炉火上有好几个平底锅。彼得说：

“还没做饭。有白兰地，你要不要？”

“好吧！我看了笔记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在那孩子死了之后？”

“没什么。路卡斯继续工作。他早上开店，晚上关门。他不说话，只为客人服务。他几乎不再说话了。有些人认为他哑了。我常过来，我们静静下棋。他下得很差。他不再看书了，也不再写东西了。我想他吃得很少，而且几乎没睡过觉。他房里的灯点了一整夜，但是他却不在那里。他到阴暗的路上散步，然后到墓地。他说，最完美的睡觉场所，就是曾经爱过的人的坟墓。”

彼得沉默不语，斟了一杯酒。克劳斯说：“然后呢？继

续，彼得。”

“嗯，五年后，正当运动场的兴建工程进行时，我听说有人在你们外婆家附近的河边发现一具女人尸体埋在那儿。我通知路卡斯这件事。他向我道谢，然后第二天就失踪了。从那天起，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他在桌上留了一封信，把房子和文具店托给我管理。你知道吗？这整个事件中最悲惨的就是，雅丝蜜娜的尸体已经无法辨认了。官方草草了结了那件事。大战和革命时期，在这个不幸的国家土地上，到处都有尸体。那具尸体也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想越过边界却踩到地雷的女人。路卡斯根本就不必担心。”

克劳斯说：“现在他也应该回来了，这种案子有时效性。”

“是啊！我也这么想。二十年后就不具时效了。”

彼得深深看了克劳斯一眼。

“就是这样，克劳斯。路卡斯现在可能会回来。”

克劳斯回应彼得的眼神。

“是的。彼得，路卡斯有可能会回来。”

“有人说他藏在森林里，入夜后到镇上闲逛，但这都只是无稽之谈。”

彼得摇摇头。

“克劳斯，到我房里来，我让你看看路卡斯写的信。”

克劳斯读着这封信：

“我把我的房子和文具店托属给彼得·N，以保持房子的原状为条件，直到我回来，或是我的兄弟克劳斯·T回来为止。签名：路卡斯·T。”

彼得说：“他强调‘保持房子的原状’。现在，不管你是克劳斯还是路卡斯，这栋房子都是属于你的。”

“彼得，你看看，我只能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签证有效期只有三十天。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国民，而且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外国人在这儿，都不能随便拥有什么东西的。”

彼得说：“但是，你可以收下现金啊！那是二十年来我每个月存入银行的文具店盈利。”

“那么你靠什么过活？”

“我有一笔公务员退休金和出租那间维多房子的租金。而照料这家文具店，也只是为了你们两人。我很小心地记录各项账目，你可以看看。”

克劳斯说：“谢谢你，彼得。我不需要钱，而且我也不想看那些账目。我回来只是为了看看我的兄弟。”

“为什么你从未写信给他？”

“既然我们决定了要分离，就必须是彻底的分离。分离需要的并不是国界，而是安静。”

“但是你回来了。为什么?”

“这项考验已经够久的了。我很累，而且生病了，我想看看路卡斯。”

“你很清楚，你不会再见到他了。”

一个女人的呼唤声从隔壁房传来。

“什么人? 彼得! 是谁?”克劳斯看着彼得问，“你有老婆? 你结婚了?”

“没有，是克萝拉。”

“克萝拉? 她没死?”

“大家都认为她死了，没错。但是，她只是被关起来而已。路卡斯失踪了一阵子后，她回来了。她既没工作也没钱，她来找路卡斯。我把她带到我家，也就是这里。她住在小房间里，就是那孩子的房间。我在照顾她。你想看看她吗?”

“是的，我很想看看她。”

彼得打开房门。

“克萝拉，有个朋友来拜访我们。”

克劳斯走进房门。克萝拉坐在窗前的摇椅里，一条毯子

盖在膝盖上，肩上披了一条披巾，手上拿了一本书，但是她并没有看，眼神迷失在敞开的窗子外。她一前一后地摇晃着。

克劳斯说：“你好，克萝拉。”

克萝拉没看他，而是用一种单调的语调在背诵：

“一如往常地下着雨，又细又冷的雨水打在屋子上、树上、坟墓上。当他们来看我时，雨水流淌在他们扭曲的脸颊上。他们看着我，寒气变得凝重。我四周的围墙再也保护不了我，它们从来就没保护过我。墙壁的坚固只是一种假象，它的洁白也被玷污了。”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粗暴起来。

“彼得，我饿了，什么时候吃饭？跟你在一起，每一顿饭都延迟了。”

彼得转身走进厨房。克劳斯说：“是我，克萝拉。”

“是你？”

她看着克劳斯，紧紧抓住他的手臂。他跪在她脚边，抱住她的腿，把头埋在她的膝上。克萝拉抚摸他的头发。克劳斯握起克萝拉的手，压在他的脸颊上，紧靠他自己的嘴唇。那是一只干枯细瘦的手，布满了老人斑。

她说：“你丢下我一个人好久好久，太久了，托马斯。”

泪水在她脸上流。克劳斯掏出手帕为她擦眼泪：

“我不是托马斯。你一点儿也不想念路卡斯吗?”

克萝拉闭上眼睛，摇摇头:“你没变，托马斯。你有点儿老，但是你还是老样子，抱我。”

她笑了，嘴里的牙都掉了。

克劳斯后退几步站了起来，他走到窗边望向街道。中央广场空空荡荡，阴沉沉地浸在雨水中。只有旅馆，由于入口的灯火辉煌而摆脱了阴沉的笼罩。

克萝拉又开始摇晃起椅子。

“你走吧！你是谁？你在我的房间做什么？为什么彼得不来？我要吃饭，要睡觉了。他迟到了。”

克劳斯走出克萝拉的房间，到厨房里找到彼得。

“克萝拉饿了。”

彼得端了一只盘子给克萝拉。再回来时，他说:

“她很喜欢吃东西。我每天为她准备三次食物，幸好她吃了药所以睡得多。”

“她对你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彼得端上炖菜和面条。

“不，不是这样的，她对待我就像对待她的仆人一样，但是我无所谓。吃吧！克劳斯。”

“我不饿。她从不出门吗?”

“克萝拉吗？没有，她自己也不愿意出门。她会迷路。她看了很多书，而且也喜欢看天空。”

“失眠者呢？他的房子应该在对面吧？就是现在旅馆所在的地方。”

彼得站起身来。

“没错！正是。我也不饿。走吧！我们出去。”

他们走在街上。彼得指了一间房子说：

“当时我就住那儿，二楼。如果你不累，我也可以带你到克萝拉住的地方。”

“我不累。”

彼得在车站大街上的一栋二楼建筑前停下来：

“就是这里。这间房子马上就要像这条街上所有房子一样被拆掉了。那些房子太老旧了，而且又不干净。”

克劳斯颤抖着身子说：“我们回去吧！我有点儿冷。”

他们在旅馆门前道别，克劳斯说：

“我去了好几次墓地，但是都没看到外婆的坟墓。”

“我明天再指给你看。你下午六点到文具店来，那时候天还亮着。”

在墓园中一个废弃的角落里，彼得把伞插在地上。

“坟墓就在这里。”

“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就是这个地方？这里有的只是一堆杂草，没有十字架，什么也没有。你一定搞错了！”

“我搞错？如果你知道我为了找你的兄弟路卡斯而来过这里几次就好了。而且即使后来他失踪了，我还来过呢！这地方对我而言，几乎成了我每天散步的目的地。”

他们返回镇上。彼得为克萝拉照料妥当之后，他们就到路卡斯房里喝白兰地。雨水滴落窗椽打进屋里，于是彼得找来拖把抹干雨水。

“克劳斯，谈谈你自己吧！”

“我没什么好谈的。”

“那里日子比较好过吗？”

克劳斯耸耸肩表示：“那是一个向钱看齐的社会，生活上没什么大问题。三十年来，我一直活在孤寂乏味的生活里。”

“你一直都没有老婆和小孩吗？”

“女人，是的，有很多女人。没有小孩。”

一阵沉默后，他问道：“彼得，你处理掉那些骷髅了吗？”

“我又把它们放回原处了。你想看看吗？”

“吵到克萝拉可就麻烦了。”

“我们不会经过她的房间，还有另外一道门，你不记得了吗?”

“我怎么可能会记得?”

“不，我的意思是，刚才你经过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了，就是楼梯平台上左边的第一道门。”

“没有，我没注意到。”

“那道门和墙上的挂毯真的会让人看混了。”

他们走进一个小房间，这个地方和克萝拉的房间之间隔了一幅沉重的布帘。彼得打开手电筒，照亮那些骷髅。

克劳斯低声说：“这里有三具。”

彼得说：“你可以用一般语调说话。克萝拉不会醒过来的。她服了药量不轻的镇静剂。我忘了告诉你，在玛迪阿斯埋葬后两年，路卡斯把他的尸体挖出来。他告诉我，这样一来他就轻松多了，因为他已经厌倦待在坟墓旁陪孩子过夜了。”

彼得照亮了骷髅底下的一张床垫：

“他就一直睡在这里。”

克劳斯伸手触摸那张床垫，和那床盖在上面的一条灰色军用毛毯，说：

“很暖和。”

“克劳斯，你想到了什么吗?”

“我想睡在这里，一个晚上也好。彼得，可以吗?”

“这是你的家。”

K镇当局函送D国大使馆一份调查报告。

主旨：要求遣返贵国国民克劳斯·T。此人目前被监禁在K镇监狱。

克劳斯·T，年龄，五十岁，持有有效护照及三十天的观光签证，于今年四月二日抵达本镇。他在本镇惟一一家旅馆，即位于中央广场的“大酒店”租了一个房间。

克劳斯·T在旅馆停留三周，如同一般观光客，在镇上散步，参观历史遗迹，在旅馆或镇上最好的餐厅用餐。

克劳斯·T经常前往旅馆对面的文具店买笔和纸，由于他懂得本国语言，可以毫无困难地与书店老板B女士交谈，他也在公共场所与其他人交谈。

三周后，克劳斯·T询问B女士，可否租给他文具店楼上的两间房间，租金每个月结算一次。由于他提出较高的价

钱，因此B女士就让出她那栋有两间房的公寓，而自己则迁居至不远处的女儿家。

克劳斯·T曾经三度申请要求延长他的签证时效，每次申请都顺利办妥。因此，当他在八月第四次要求延长加签时遭拒绝，而克劳斯·T则完全无视该申请被驳回之事实，同时，由于本镇职员的疏忽，此一问题就一直延误至十月。十月三十日在一项例行的身份检查行动中，本镇警员查出克劳斯·T的证件不符规定。

当时，克劳斯·T身无分文，积欠B女士两个月的房租，几乎滴食未进，他一家接着一家到酒吧里演奏口琴。酒吧的醉客帮他支付酒钱，B女士每天都带一些浓汤给他。

讯问中，克劳斯·T一直坚称他生于本国，在本镇度过童年，住在他外婆家，他也声明希望能在本镇继续停留，直到他的兄弟路卡斯·T回来。但是，路卡斯·T这个名字并未列入K镇的任何登记资料中，克劳斯·T也没有。

本镇恳请贵国付清随函附上之请款单（罚款、调查费、B女士的房租），并责成贵国大使馆，将克劳斯·T遣返回国。

K镇当局签名：I.S.

附记：

当然，本镇基于安全上的理由，检查过克劳斯·T所拥有的手稿，从这些手稿看来，似乎可以证明他兄弟路卡斯的存在，其中根据手稿得知，大部分的内容由路卡斯执笔，而当事人克劳斯只在第八章的最后加了几页。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从头到尾的字迹都出自同一人之手，而且那些纸张并没有任何老旧的迹象。整篇文章都以同样的字迹，由同一个人所写，并且就时间来推断，最长不超过六个月。也就是说，这些手稿是克劳斯·T停留本镇时自己写的。

有关文章的内容，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文中提及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存于K镇。然而，除了一个人之外，即文中声称克劳斯·T的外婆，本镇发现了有关她的线索。事实上，该女子拥有一栋房子，但现今已为运动场所取代。那栋房子在三十五年前因无人继承而让出，该女子在本镇登记的名字是玛莉亚·Z，配偶为V先生。

战争期间，很可能有人托她照顾一个或数个幼童。